湖濱秋色

王平陵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平陵著

湖濱秋色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湖濱秋色

重慶的一角

南山的脚底，有一間聊蔽風雨的破屋，是利用遺棄在山脚的空地，把長短不一樣的松枝，木片，竹根，層層架起，再加上黃色的山土築成功的。屋子裏光光的沒有什麼陳設，門外，有幾隻穿破的草鞋，錯寫了的稿子，信封，紙煙頭，裝火柴的空匣子……拉拉雜雜地堆積着。

門縫裏，閃過一縷菜油燈的微光，像表示「油乾燈草盡」的樣子，一架老式的擺鐘，停息在子夜十二點上，著作家吳翔放下筆桿，眼睛注視尚未完成的文稿，「心不在焉」地開鐘。

一會兒放下擺鐘振筆疾書，又停住筆，搔首苦想。到第一段寫完，便離開坐次，踱到牀側的書架上，翻閱參考書，忽的心靈神至，狂喜高呼，驚醒了熟睡在母親懷抱裏的嬰兒。他的妻也給孩子鬧醒了，從棉被中探出頭來，瞧瞧自已的丈夫，聲音抖抖地說：「天亮了！你還沒有睡嗎？」

吳翔慌忙丟開筆桿，跑到牀邊，抱起那剛滿週歲的小孩，盡力安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慨嘆着說：『唉！李芸！我怎麼能睡啊！勝利了，就要還鄉了，我們的盤費在那裏呢？』妻在囘答：『你的身體要緊呢！』

吳翔又抱了孩子踱到牀邊，妻雙手接過去，孩子總算得到安慰，覺得哭哭鬧鬧也要挾不到什麼，又闔下疲乏的小眼睛呼呼睡着了。

「你也應該休息了。」妻說這話時，十分關切似的。

他點點頭，吻一下自己的孩子，低聲說：「小寶寶，不要再鬧了，讓爸爸再寫完五千字，就和你一起睡。」

李芸又從棉被中抬起頭來，望望丈夫瘦弱的背影，踱囘寫字桌，在鬼火一般的燈光下，看見他的面容有些灰白了，背脊彎曲，昂不起自己的項頸，不時氣喘，咳嗽，她深深担心丈夫的健康，因恐破壞他的文思，祇好把酸苦的眼淚，一把一把抹在破舊的枕頭上。

吳翔爲了銜接中斷的思路，靜坐在斷了腿的椅子上，凝神默想；但想不出什麼來，逼着他苦苦地捶打自己的腦殼。

李芸吞聲飲泣說：『我們窮苦是命分，大家能囘去，我們也總能囘去的。你不必爲我們拚命啊！』

『唉！你眞是討厭！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了。』吳翔重重地擱下筆桿，苦惱地囘答。

「我在關心你啊！」

他伸展文稿，準備繼續寫，冷冷地笑着說：「哼！哼！你關心我有什麽用呢！」

從吳翔的家，到山的中腰，是一塊寬廣的平坡，森森的樹林裏，有一座精緻的巨宅，是國際商人沈鴻才的別墅，一星半星的燈光，懸在黑魆魆的樹叢，可照見乘輪駕車的貴客們從自築的坦道上，直達別墅。這時候，沈鴻才在別墅裏發起的跳舞會，正在熱烈地進行。

這別墅裝璜得極其考究，常在週末舉行茶舞，是充分帶有祕密性的小規模的娛樂，他款待來賓，眞是無微不至，有各種各樣的洋酒，香煙，糖果，和重價精製的點心，許多衣衫麗都的貴客們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種情況，正與著作家吳翔的生活，成一個嚴肅的對比，他們一在山上，一在山脚，在這裏，也許就是天堂地獄的縮影吧！

以前，他們曾在上海一家電影公司担任編導，吳翔覺得中國的電影業還沒有築好藝術的基礎，就不幹了，沈鴻才依然繼續下去，還兼了若干種畫報，小報，電影戲劇增刊的主編，收入頗有可觀。吳翔雖和他不同道，但他們在那時期的私交頗不惡，戰時，上海變成淪陷後的孤島，他們又同過流離的生活，同時輾轉播遷，到了大後方。

沈鴻才常自命爲「識時務的俊傑」，看見吳翔一天到晚埋頭於抗戰八股的寫作，從來不肯活動，跑到抗戰的另一個角落裏去，探探消息，也來投機一下，稍稍改善生活的現狀，免得妻子窮得像叫化子，而又沒有一個重公道，講良心，辨是非的人，來憐恤他，同情他，眞是世界

上少有的傻瓜。他常告訴吳翔不要太理想，現實一些，開口愛國，閉口愛民族，固然要緊，可是，連自已最起碼的生活都無法維持，那就是最無用的廢料，還配得上愛國，愛民族嗎？像這樣似是而非的話，吳翔不但不感激，反覺得他是把過去走河內，跑昆明，飛印度，所掠取的國難財，竭力擺出富有的樣子，給自已的貧苦一種刻毒的諷刺，這種假惺惺的憐憫，實在是變相的示威，要不然，他也在電影與文藝的圈子裏，混過幾年的，他此刻發了財，難道已忘却從前投稿賣文的痛苦嗎？況且，他又是××書局的董事長，對一般窮作家，老是有口惠而實不至，因爲這樣，吳翔對於他發了財，築了別墅，藏了嬌妻以後的人格，已發生極端的懷疑。

他們儘管還是住得那麽近，沈鴻才也常常請他在週末的茶舞會，伴太太來湊湊興趣；可是，在他以爲接受這樣的邀請，是可恥的，所以從沒有領過他的情。

夜深了，他還在妻子的鼾聲中，慘淡的燈光下，手不停筆地寫，寫，寫。

沈鴻才總感覺重慶不如上海，他也急於歸去，但因爲各種未了的事，拖住了脚跟；還不能趕回上海，非常發悶，無聊之極，便和香港逃難來此的舞星張愛娜，攪在一起。

他不需要知道她的來歷，也不願意瞭解她的過去，覺得她面目清秀，姿態不俗，便相互愛上了。有一天晚上，特別爲她開一次茶舞會，是因爲她最近從美國新來的歌舞片裏，學到一種新步子，要在一般舞客們面前表現一番。來賓中，大都是跑跑國際路線的專家們，其餘就是國難中的暴發戶。這些人的西裝穿得不頂挺，但質料和領帶都是頂上等的，抽煙的姿態，吃大菜

的技巧，也不熟練而自然，然爲了自炫其富有，特別講究紙煙的質料，至少要是駱駝牌、砲台、吉士牌。他們頗感在交際場中，不會說外國語的苦處，正和專靠色相來支持放蕩生活的流線型的女人一樣，開始跟隨戰前教會學校學而未成的人們，學習不三不四的『洋涇語』了，的確，這些人都是老來學皮匠，然祇要拚音不複雜的普通話，也能對答幾句的，他們在跳舞開始時，就雜七搭八，不中不西地談着，笑着。

一隻流行的狐步曲，從話匣子裏播彈了，沈鴻才首先和張愛娜在光滑的地板上，試驗剛學會的新步，來賓們都拍掌稱奇，極盡恭維獻媚的能事，他們之中，也有懷着「躍躍欲試」的心情，要同這一位漂亮的小姐跳一下新步的，張愛娜故意向沈鴻才眨眨眼，好像不得到會心的默契，不敢自作主張似的，沈鴻才微微笑了笑，他才和那位欽慕已久，深恐高攀不上的來賓，熱烈地跳起來，跳完了，大家煖哄哄地拍一陣掌，張愛娜在衆望所歸的視線下，顧盼自豪地向大家點點頭，似乎是一位名閨秀的模樣兒，大大方方走近沈鴻才，危坐在沙發的邊沿上。當大家又集中注意於新換的舞曲時，他便倒在沈鴻才的肩膀上，嘴裏哼哼華爾滋的舞曲。

秋末的下弦月，已升到半山，明朗如洗的月光，溜進山脚的敗屋裏來。吳翔推開一扇紙糊的破窗，交換新鮮的空氣，看看半天的月色，聽到熱鬧的聲音，從沈鴻才的別墅裏沸騰在整個山峯上，接着是話匣子裏播出的爵士樂。隱約在月光下瞥見沈鴻才彎着張愛娜的手，到戶外的林子裏來散步，使他想起吳梅村「詠吳王台」的詩，噓一口氣輕聲地背誦：「唉！台下臥薪台

上舞，同是通宵不眠人。』立卽關起窗子，坐下來，再把油燈加亮些，努力寫他未完成的傑作，『中國文藝復興史』。

他們在斜月疏星下，自由自在地散步。那些參加的來賓們好像從來不曾遇到這樣的盛會，是不是因爲擺在桌子上的洋酒，紙煙，糖果，以及各色各樣的點心，還沒有吃完呢？時間已到上午兩點多了，他們對於沈鴻才的別墅，依舊深切的留戀，決沒有一位願意自動告別的。

『鴻才！你那位老朋友，好像還在用功呢！』張愛娜慢吞吞地說。『是嗎？』他無所謂地答：『唔，是的，他屋子裏還有燈光射出來。』

『我們去看看他，請他來玩玩好不好？』

『讓他去罷！這傢伙不聽我的話，自討苦吃，我可憐他那位又美麗又賢慧的太太，跟他住破房子，吃平價米。』

『他太太能跳舞嗎？』張愛娜好奇地問。

『怎麽不能。他能寫，能唱，又能說流利的外國話，卽使一點不打扮，純粹是淡裝素服，都不失却自然的美。不過，吳翔祇曉得寫文章，找不到什麽錢，生活太苦了，我很同情他太太。愛娜！你知道，一個美人兒是經不起受苦的，受苦，就要失去他的青春，他們全靠保養得好。』沈鴻才說出結尾的幾句話，一眼不霎地對着張愛娜，意思是給他一點恐怖的暗示。

張愛娜怔了一怔；但他不相信他的話，根據他自已的經驗，如果眞是那麽漂亮，現在隨處

是暴發戶，手頭有三五億法幣，都市裏有若干公司貿易行，在風景幽美的城郊有幾座別墅的富翁，隨時找得到，他何必跟着一個窮作家吃一輩子苦呢？要是我，我早就分離了。她想，這一定是沈鴻才借題發揮，有心威脅自己的。便一把拉了他的手，向着有燈光的方向走下去；但她不是深夜拜訪窮作家，是要見識一下那位美麗賢慧的太太。沈鴻才不由自主地跟着走，走到吳翔的窗沿下，輕輕扣窗，張愛娜格咧咧地笑，吳翔驚駭地問出來，『誰？』

『我啊！你還沒有睡嗎？吳翔兄！』沈鴻才站在窗外的屋簷下好聲好氣的應答。

吳翔隨手推開窗子，一個時髦的女人，躲在他背後抿着嘴發笑，吳翔才慌忙介紹，張愛娜走前一步，滿不在乎地說：『不要太用功啊！吳先生！我們還在跳舞呢！你馬上叫太太起來，同去參加好不好？』

沈鴻才不贊成張愛娜這樣說，未免說得太直爽了，立卽婉婉轉轉解釋：『不算是跳舞會，邀幾個老朋友隨便玩玩的，你有功夫去喝杯咖啡嗎？』

『吳太太最好同去坐坐。』張愛娜說。『快天亮了吧？』吳翔冷冷地說了一句。

『祇要你們賞光，跳到天亮又何妨。』張愛娜邊說，邊笑，笑得一佛出世似的。

吳翔不以爲然，一本正經地拒絕：『謝謝你們，我急於要完成一本書，我太太要燒飯，煮茶，帶孩子，實在沒有功夫，更沒有那麼多的閒情逸緻，參加跳舞會呢！』

沈鴻才含譏帶嘲地問：『老兄此刻寫什麼？』

『準備寫一部二十多萬字的論文——中國文藝復興史。』吳翔說。沈鴻才說不出的好笑，又不便笑出聲來，怪形怪狀說：『噢！噢！過幾天，倒要來請教了！中國也有過文藝復興嗎？』

『怎麽沒有呢？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和全民族的抗日大戰，同時發生的。中國沒有足夠的飛機大砲，也沒有一切用於戰爭的裝備，全靠一般有良心的作家、新聞記者，以及各部門的文化工作者，耗盡心血，發揚我們的民族精神，鼓勵廣大的老百姓把血肉和敵人死拚到底的。武裝同志們的壯烈犧牲，固然可泣可歌，而作家們在大時代的激流裏，絕不爲個人打算，寧可把自已的心血，做復興文藝的肥料，那裏可以沒有一本莊嚴的記載呢！』吳翔嚴肅地說出自已工作的意義。

沈鴻才被利慾汨沒的理知，像吳翔書桌上忽明忽滅的菜油燈，在昏沉的狀態中突然明亮起來，不好意思地說：『憑良心，抗戰以來的文藝家是有功勞的！但所有的官銜和勳章，決不會落在他們的頭上。老兄，你的中國文藝復興史應該寫，值得一寫，寫成了，希望交給我的書局出版，最近，我也許要先回上海，我可以關照程望仙，他是書局的經理，一定出重價接受老兄的稿子。』

當他良心發現時，吐出的這番肺腑話，深深感動了吳翔的心，覺得幾年來對他引起的誤會，頗爲慚愧，便誠懇地伸出手來，彼此緊緊握着，足有一分鐘那麽久。吳翔悽惻地說：『你

究竟是斯文中人。這幾年，你儘管對自已的良心不忠實，做了些不正當的事，還可以得救的！我希望你回到上海以後，把書局辦得像樣些，爲國家多培養一些元氣。我的中國文藝復與史，一定交給你出版。」

沈鴻才也頗爲親切地回答：「讓我回去多想想，我一定能照你所說的話去做。」

張愛娜看他們如癡如呆地表現出各種可笑的狀態，又聽到許多和她的生活毫不相關的廢話，異常沉悶，她想把過於嚴重的空氣緩和一下說：「吳先生！叫太太起來，同去玩玩呵！今晚上的舞伴，跳得都不壞呢！」

「跳舞嗎？」吳翔問。

「是的，跳舞不但能提起生活的情調，而且還能增加你寫作的趣味呢。」張愛娜自作聰明地說着。

他因爲要寫文章，還是再三辭謝，實在不能參加。

「走吧，走吧，吳先生不會賞光的。」張愛娜說着，懊喪地又拖拉了沈鴻才回到別墅去。

沈鴻才祇得和吳翔說一聲再見，扶持了張愛娜的臂膀，從山脚下重回到山上來。

張愛娜穿了一雙高跟鞋，亭亭地走着，幾乎把芬芳的面頰，整個投向沈鴻才的懷抱，嬌滴滴地說：「這個人不識抬舉的。」又盡可能地發出輕狂的笑聲，像是對吳翔表示一種惡意的譏刺。

熟睡在母親懷抱中的孩子，又給這一陣輕狂的笑聲驚醒了，號哭的聲音，正和張愛娜的笑聲，交相應和，他的母親百般的撫慰，要孩子不要哭，不要妨害他爸爸的思路；但這孩子由於缺乏營養，飢餓的火，使他吵鬧不休。

『小寶寶，好生地睡呵！讓爸爸寫完這部書，明天到書局裏預支一點稿費來，買牛奶餅干給你吃。』吳翔一面寫，一面高高興興地說。

這孩子好像已能聽懂爸爸的話，天真地啞啞欲語：『好的，爸爸！我明天要吃牛奶餅干。』

吳翔想不到孩子是那麼聰明，撲嗤地笑起來，隨着是一陣輕咳，打動了積久未瘉的肺結核，從胸坎中翻起一口血，含在喉嚨裏，偷偷地背着自己的妻吐到痰瓶裏去。

李芸非常機警地坐起來，問她的丈夫：『是血？』

他故意堅決否認：「不，不，不是啊！」

『親愛的，你必須休息了！』

『我的文藝復興史還祇有一個結論了，快完了，我爲要一氣呵成，不能中途擱筆的。奇怪！此刻的文思，眞像韓潮蘇海一樣。』

『寫完了結論，你千萬不能再寫別的了。』

『是了，我聽你的話。』

這時候，沈鴻才的別墅裏，樂聲、喧嘩聲、比先前越發熱鬧了，彷彿已到最後的剎那，都預備發出所有的氣力，把享樂的最高峯，表現到頂點一般。

客人們跳完了最後一次狐步舞，都心滿意足地散走。舞廳裏杯盤狼藉，僕役們忙着打掃。沈鴻才握緊張愛娜的手，到後面內室裏去。

「今晚上玩得怎樣？很好吧！」沈鴻才問。

『很好，但我還覺得不夠。』張愛娜的回答。

「好吧！隔幾天，我們再玩一個痛快。」

張愛娜總以為那位埋頭寫文章的吳先生，是可憐的書獃子，為什麽不把寫文章的時間以及用在文章上的心血，打打發財的算盤？忽然從她的櫻唇小嘴裏吐出一句穉氣的話：「我很同情你那位寫文章的老朋友，鴻才！」

「你說的是吳翔嗎？」

「是的，就是那個肺病已到第三期的書獃子。這年頭文章還值錢嗎？我朋友有一個寶石鑽戒，放在拍賣行足有一個月了，還沒賣掉呢！」

沈鴻才自以為是說：「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些書也很值錢，如同我編的那些書，銷路極好，一點不是吹，我什麽生意經都懂，人家的書店叫苦連天，我開的書局就利市十倍。原因是此刻的生活，把誰都壓榨得喘不過氣來，有錢的人，亦不痛快，誰都需要發洩，我只要投

其所好，適應大家的需要，給大家發洩一下，你還怕沒有銷路嗎！」

「請教高明，我也需要發洩，可是，無論什麽書，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發洩。」張愛娜像煞有介事地問。

「哼……哼……哼……你們在書本裏是得不到發洩的。」他說着，從鼻管裏竄出一股不入調的笑聲。

「鬼東西，你又說笑話了。」張愛娜說着，像要伸手擰他一把似的 。又馬上縮回自己的手，詞嚴義正地問：「據你說，那些書才有銷路呢？」

他不願多說那方面的話，打一個呵欠，懶洋洋地自言自語：『此刻粉紅色的書最好銷，紅色的差一點，清清白白，規規矩矩的書，頂不好銷。』說完，伸一伸懶腰 ，體攤無力地又在嚷：『唔！唔！天快亮了，我們要睡了！』

他的話，挑起張愛娜的囘憶，她囘憶到從前在南京上海看某某劇團演「日出」 女主角陳白露唱的歌就是這樣的，她便伏在他的臂彎裏，嬌滴滴地唱：「天亮了，太陽留在後面，我們要睡了。」

沈鴻才急忙扶她起來，推開內室的門，推推擁擁地冲到臥房裏去，大家依錯就錯，魂不附體地亂說一陣：「天亮了！月兒彎彎，掛在樹梢，呵，呵！我們要睡了。』『哈！哈！哈！』都瘋狂地發笑，這以後，一切的一切，都跟隨熄滅的燈光，表示暫時的「閒寂」。

到明天，吳翔拿了一部份寫成的原稿，如約拜訪。他希望當「中國文藝復興史」尚未脫稿

之前，能預支到十多萬稿費，可以湊足還鄉的盤費。他一步一步從山脚下爬到山上去，已把能夠想到的事，都想得頭頭是道，懷着一肚子的希望，興奮地爬到沈鴻才的別墅，敲一下門，在門前兜一個圈子，期望有人跑出來；但聽不到門內的動靜，又扣一下門，等候良久，僕役慢慢走來開門，那個人不需要知道訪問者的事由，祇簡簡單單說了幾句敷衍話：『老爺還沒起身，你有什麽事，請等一回來。』吳翔就把一部分文藝復興史的原稿親手交給僕役，並且鄭重其事的關照：『是了，請你先把我寫的稿子送給沈先生，讓他過一過目，這是預備在他書局裏出版的，我等一回來看他。我知道他昨夜睡得很遲，深更半夜，還和我談心的。』

僕役接過稿子，從吳翔的陳述中，似乎明白是一位作家，又是老爺的朋友，較有禮貌地回答：『最好請先生在吃午飯的時候來，那時候，他總該起身了。』

吳翔雖沒有見到沈鴻才，他以爲決不是故意拒絕，昨夜睡得晚，是事實，反正，等一會就可以明白的，還是充滿無限希望轉回去。

『見到沈先生沒有？』當他喜冲冲地走進門，太太就問起來。

『沒有呵！他還不曾起身呢！』

沈鴻才在睡眼朦朧裏，摸到一捲字跡潦草的文稿，是僕役輕輕塞在枕邊的，霍的坐起，擦擦眼神，從窗眼射進的光亮下，看清楚是吳翔寫的『中國文藝復興史』。他想不起這一捲無用的廢料，爲什麽會落到自己手裏來，一夜的困倦，已澈底遺忘了昨夜對吳翔說的話；但吳翔決

不會忘記的，就是他說話的腔調，都已刻在腦板上了。

沈鴻才懶得追究，紙管喃喃地說：「奇怪，這廢料爲什麼到我手裏來？也許是小孩子拿來當紙筒玩的。他看了看，才知道是吳翔寫的。立即招呼僕役跑進來。

『趕快把這一捲文稿，還給住在山脚那間破房子裏的吳先生。當心，萬萬不可遺失一頁！』

『本來是吳先生要我送給老爺的，他一清早起，就來過一次了。他說，先把文章留在這裏，讓老爺過一過目。』僕役囁嚅地報告。

沈鴻才恍然記起昨夜的事，如同大夢初醒，記起了隔世的事一樣，嘴裏嘰哩咕嚕說：『不錯！是我自己說的，我已經抛到九霄雲外了，不過，大家要還鄉了，誰還有閒空看這些書，要我接受這樣的稿子，稿費是小事，排工、印刷、紙張這麼貴，簡直是要我浪費幾百萬塊錢。』

『你在說些什麼呵！』張愛娜打一個呵欠，沒精打彩問。他像是忽然遇到，一個疑難問題立待解決一般，徵求張愛娜的意見：『你看怎麼辦？昨晚上隨便和吳翔說一句，他信以爲眞了。文稿已經送來了，還不過一小部份！現在化錢印這樣的書，我的書局，祇好關門大吉了。

張愛娜抱怨似的說：『你自討麻煩，一個賣文求活的窮作家，是斷乎不能給他一點生活上的希望的。你說要印他的稿子，他怎麼肯放過這樣的好機會！』

『老爺：吳先生十二點鐘還要來看你的。』那個人站立許久，又吞吞吐吐地說一句。

沈鴻才想了想，已有對付他的主意，就在文稿的封面上用鉛筆塗寫幾句話，馬上吩咐那個

人送還去。交待了這件事，吃力地噓一口氣，把困乏的身體躺下來，邊說：『唔！再睡一回吧！倦極了！』

『你怎麽寫的？不要節外生枝呵！』張愛娜關切似的問。

『今天下午，讓他捧了「中國文藝復興史」去會程望仙吧！他是書局的經理，他總有法子對付的，我樂得做一個好人了。你說是不是？』他一面說，一面就打鼾。張愛娜很贊同，不住地說好，她還想多談幾句的；但他已呼呼地睡着了。

到下午吳翔眞的拿了「中國文藝復興史」的原稿，跑到××書局的門市部，在門前暫時停一停脚跟，翻翻花花綠綠的書，覺得沒有一本是他合意的，都是迎合低級趣味的書刊。這些書刊，他知道都是書局的老闆們爲了滿足一般暴發戶的欲望而出版的。××書店的生意，即在書業不景氣的狀况下，生意還是很好，男女顧客都擁塞在書架上，玩賞新到的電影畫報，注視紅明星的裸體小照。另外一羣漂亮的顧客，正在研究沈鴻才主編的「新知叢書」，全套二十册，已有「處世哲學」，「性知識」，「夫婦之道」，「新裝一束」，「結婚與愛情」……先後出版了。每一本都刻着主編者的近影，同樣的序，在序文裏說明編著這一套叢書的意見，還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近比艾森豪威爾開闢第二戰場，好像還要偉大得多。他耳朵裏時常聽到那些顧客的恭維：

顧客甲運用疑問的口氣，告訴自己的同伴：『聽說這位作者又年青，又漂亮，又富而多

金，不愧爲現代婦女的大情人。」

顧客乙出神地揣摹沈鴻才刻在封面上的姿態，不自覺的讚嘆：「媚極了！如果我是女人，我的魂魄也會被他風騷的眼稍兒釣住了的。」

吳翔停在××書局的門前，不到三分鐘，親見大家爭先恐後購買沈鴻才主編的叢書，剎那就消去了一大堆。他又看見一個四十開外的人，站在櫃台邊，目視無數的男女顧客們都從手提箱中，西裝的褲袋裏，掏出一扎一扎的法幣來，爭購「新知叢書」，歡喜得眉飛色舞，仔細捻捻自己的短鬚，表示驕矜的微笑，吳翔睜了他一眼，肯定他是書局的經理程留仙，因爲別的書賈們不像他那樣休戚相關。

一會兒，又闖入幾個打扮入時的少女，發現書店中擠滿了人，故意捧着一本「孔子哲學」和十足道學氣的「儒門語要」，消磨時刻，她們的視線還是偷偷地注視那些新知叢書，待那些人走過去以後，便飛快地搶上一步，拿了一本愛看的「性知識」，「新裝一束」，「夫婦之道」，向櫃台上付了錢，藏在手提箱裏，面紅耳赤地跑出去。知道底蘊的書賈們，有意向她們拋一個嘲弄的眼鋒，逼得那些漂亮的少女愈加難爲情，現出說不出的窘狀。

程經理回頭看到裝在杜窗裏的那些哲學書，以及千年不動，萬年不爛的聖經賢傳，又看到不脛而走，洛陽紙貴的「新知叢書」，一則以喜，一則以怒。沉悶地搖搖頭，開始和身旁的書賈們研究這些書的銷路問題。

程望仙：「這裏的房租，貴得不像話了，用十萬塊錢一月的房租，來囤積這些博古通今的聖經賢傳，要是再等半年賣不了，就是每一頁書都變成金葉子，也無法抵銷我們的損失呢！」

書賈甲：「程經理！我看不必等沈老闆來決定了，我們提早把這些聖經賢傳，來一次大減價，趕緊肅清一下吧！」

書賈乙：「經理，恐怕打了一個倒九折，外加特別贈劵，也沒有人買。」

程望仙考慮一回，斬釘截鐵的說：『我做主，乾脆把他們燒了吧！比如在廿八年秋天吃着一顆一百磅的炸彈，至少，還可以把有用的房子騰出來，另作別用的。』

書賈們一窩蜂地拍掌，表示絕對的贊同，大家就動作起來，把塵灰積壓的哲學書，科學書，搬運到後面的空地上去，準備付之一炬。

就在這時候，吳翔自動地走到程望仙的面前，突如其來的問：『這位就是程 望仙先生嗎？』

程望仙呆了一呆，連連說：『是……是的。』

『我叫吳翔，沈鴻才的老朋友，是他要我來會見先生的。』

他在自我介紹之後，程望仙便請他到會客室裏坐。文縐縐地問：『先生來有何事？』

他從破舊的褲袋裏，用非常緩慢的手勢，拿出他的新著「中國文藝復興史」來。

程望仙接過去，揭開一頁，瞟一瞟目錄，帶有奇怪的聲調問：『中國也曾有過文藝復興運

勦嗎？」

「自然有過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和全民族的抗日大戰同時發生的。」吳翔那麽莊嚴地囘答。

程望仙托住下顎，半閉着眼睛問：「沈老圖對先生怎麽說的？」

「他已决定接受我的稿子了，封面空白上幾句話，就是他的親筆，他要我拿了稿子來和先生商量的。」

程望仙把書面上的幾句話看了又看，遲疑不决地說：「鉛筆寫的，好像不是他的親筆。」

「是他自己寫的，今天上午在別墅裏寫的。」吳翔重復地申明。

「先生，就是他寫的也沒有用，老實告訴你，還都了，書局已不再接受任何稿子。」程望仙毫不客氣地拒絕。

吳翔情不自禁地直陳：「正是爲了要還都，我希望換一點錢做盤川，稿費多寡可以讓步，决不計較。」

「不是稿費問題，像先生這一類的大著，我們爲了騰出有用的房子，正在忍痛搬到屋後空地上，付之一炬呢！」

「絲毫不能通融嗎？」

「先生，你是內行，請體恤我們這裏二十多位同事們的吃飯問題，把大著帶囘去吧！」程

留仙一面說，一面拱拱手，送還他的「中國文藝復興史」。

吳翔抖抖地拿回自已的原稿，一言不發，和程留仙默默地對視。

程留仙高呼僕役進茶，進煙，不動聲色地逐客。

他祇得帶着「中國文藝復興史」的原稿，垂頭喪氣，走出××書局的大門。

程留仙目送他在馬路上東歪西斜地走着，到看不見他的影子時，放聲大笑起來，自鳴得意說：「這傢伙眞是不識時務，抗戰已經結束，大家打算回去了，何必還寫這一類無用的廢料。這年頭，我們只要請沈老闆多出幾本「新裝一束」，「夫婦之道」的新知叢書，我們的文藝就復興啦！」

吳翔熬了一夜的辛苦，到這時才感覺到生活的厭倦，他彷彿聽到妻的勸告，小孩子的號哭，眼睛裏金星亂舞，實在忍不住，拖着笨重的脚步，到路邊一家小茶店，泡一碗茶喝了幾口，便伏在桌面上疲乏地睡着了。

完）

新亭淚

胡虜的鐵騎，逼侵中原，像驟發的洪水一樣，勢將由黃河流域，泛濫到大江南北，無量數受難的老百姓，都扶老攜幼，推拖笨重的牛車，肩挑簡單的行李，跟隨抗戰政府，被逼南遷。領導抗戰的晉元帝便在建康奠定了號召全國軍民共赴國難的中樞。

北胡人劉曜，石虎所統率的兵衆，生長在北方的僻區，有堅強的體力，還不脫部落時代的遺風，從未受過文化的洗禮，他們祇知道以攻侵掠奪爲職業，所以，在晉室統治的範圍內，凡經胡騎蹂躪的地帶，關於殘殺民衆，毀滅文化，破壞建築的工作，可說是幹得異常澈底，不僅幾千里的原野，看不見人煙，就是年年春天的燕子歸來，也找不到梁上的舊居，祇好把自巳的家搭上荒原的枯樹上了。整個的中國，僅剩江南的一角；然他們還是貪而無厭，還不肯讓無量數的老百姓得到片刻喘息，依舊跟蹤追擊，順流而下，在逼近新都的『畿輔之區』，擺下長驅前侵的鐵陣。

作爲抗戰中心的建康，因爲時間倉促，不過粗具雛形。像王導，謝安這些佐命立功的人員，本來是王室的親屬，他們之間，也有兒女婚姻的關係，又是好朋友，對於國家的事，簡直當作自巳的事一樣，決不會馬馬虎虎，利用國難來增加個人的權利，而把全國民衆的幸福丟在

臉後的；但他們就是竭盡了心智，也無法克服當前的難關。自從汴京由於戰略關係，忽忽棄守，一般智勇兼備，熱心愛國的英雄們，大都被困在胡虜包圍的淪陷區，尚未南來，這在領導者和王謝這些負責人，自然是說不出的焦急和憂慮，時時刻刻熱望四方的羣雄，奮起勤王，期待天下的豪傑，投筆響應，共同挽救空前的國難。於是，他們便在新都近郊五十里，建造一個『新亭』，迎接共赴國難的英雄們。

正是暮春三月天，『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時候，顛沛流離的難民羣，在暖洋洋的和風中，投奔祖國的懷抱。一時物望所歸的庾信，桓彝也帶了他們的眷屬，忍耐長途跋踄的痛苦，相率來歸了。王謝知道這個消息，便同他們的子姪輩，歡宴南來的人士於「新亭」。大家好久不見了，彼此需要明白別來的消息。謝安首先瞥見一個年富力強，氣概不凡的年青人，站在桓彝的身旁，那少年正在觀察江南的形勢。看到袞袞諸公祇會哭泣，沒有辦法，表示十分鄙視的樣子，謝安眼不轉睛地望着他，隔一回，便笑嘻嘻地問：『這位年青的小朋友，是？』

『噢！溫兒！趕快向謝伯伯，王伯伯見一個禮。』桓溫向自己的伯父望一望，桀驁不馴地走過去，鞠一個躬，王謝立即起身，也同樣鞠一個躬，回答這位新英雄。特別是謝安很歡喜他，馬上要自己的子弟輩謝玄謝石和他做朋友。桓溫就提議在各位伯父面前比一比武藝，王導第一個贊同他的意見，回頭問自己的姪兒王羲之，『羲兒！你祇會寫字做文章，你也能參加比武嗎？』說着，喝一杯酒，拊掌大笑起來。王羲之不願示弱，侃侃地回答：『導伯！項羽說

過，劍一人敵，不足學，要學萬人敵，我不願和小弟弟們爭一技的短長』。

『羲兒！來！你把今天的盛會記下來。』謝安說着，指一指庾信，繼續說下去：『這位就是寫「哀江南賦」的庾子山先生，他是當代的大文豪，你要向他敬一個禮。』

庾信也早知道王羲之的大名，想不到是這樣年青，當王羲之向他敬禮時，連連欵謝：『不敢！不敢！』在言辭之間，深含着後生可畏的意義。

小朋友們開始作友誼的比賽，桓溫個子高大，膂力絕倫，舞刀，玩劍，都勝過謝家的小弟弟。忽然半空中一隻巨鷹，振翼翱翔，謝玄看見了，歡呼地叫起來：『溫哥哥我們來比箭吧！』

『好！比箭，就來比箭。』桓溫必操勝算地嚷着。謝石不動聲色，無可無不可的神氣說：『我們在箭上寫下自已的名字、同時發射，誰射中了鷹的頭，就是第一名。』

大家又瘋狂地拍掌，贊成謝石的好辦法。

新亭歡宴的貴客們，都把視線注射在三位小弟弟的箭頭上，又抬頭看看翱翔在天空的巨。

小弟弟們正在試眼力，彎硬弓，昂……昂……箭頭飛離了弓弦，半空中卽刻失去那隻巨鷹的影子。謝安興奮極了，自己跑出去，把那隻射中的鷹尋囘來，發覺射中頭部的，是自己的小弟弟謝石，中腹的是姪兒謝玄，桓溫的箭射在巨鷹的屁股上，他們都是同時射中的，可是第一名是謝石，桓溫很不服氣，睜大了炯炯的眼睛，面紅耳赤，怪難爲情地站在桓彝的身旁。老成謀國的王謝看到青年們這樣勇敢有爲，武藝精深，相信偏安的晉室，祇要廣開求賢之路，蓄

鼠接引天下的英才，儘可能地訓練他們的下一代，使能繼承他們的重任，終必能逐胡虜，收失地，復覩太平盛世的。

年紀比他們長幾歲的王羲之，爲他們各各斟一杯酒，略盡慰勞之意，一面高高興興說：『小弟弟們！你們要殺盡胡虜，如同今天射殺這隻巨鷹一樣』。

這時候，庾子山先生在賞鑒『新亭』週遭的風景，忽然嘆一口氣，含淚自語：『唉！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

這句話，把在坐的人，激動得大哭起來，哭得像淚人兒似的。祇有儒雅的謝安，足智多謀的王導，不以爲意，仍舊和小弟弟們在一塊兒玩。桓蘇從旁察探王謝並不是沒有憂慮，但面部的表情，是溫和的，沉靜的，那種偉大的雍容却敵的風度，使他脆弱的心情，也增加百倍的勇氣。當大家作『楚囚對泣』的時候，大着聲音說：『朋友們！江左已出了管夷吾，從此以後，我們不必像小兒女似地哭哭啼啼了。』

但那些人以爲整個的中國，祇留剩江南的一角，未被蹂躪；而且僅有幾個老兵殘卒，何値胡虜的一擊，始終覺得中國是沒有什麼前途了，他們的號哭聲還是震天價響。

桓溫沉痛地喝乾王羲之的慰勞酒，他實在聽不慣那些老頭子的哭聲，便豪爽地囘答王羲之：『羲之！這時候要我們流汗，流血，大家流淚有什麼用呢？』

那些流淚的老頭子，眼巴巴地說：『小弟弟！我們不中用了，一切的希望，都在你們身上

了。』

『各位老伯伯！不必哭，哭是無用的，祇要你們肯誠心提攜下一代，不封鎖下一代孩子們的出路，我敢對天起誓，我一定掃蕩胡虜，送你們重還汴京去！』桓溫理直氣壯地說，吐出自己的抱負。

謝安拍拍姪兒的肩背婉婉轉轉說：『玄兒！你看溫哥哥說的話，多麽有志氣。』

謝玄點點頭，在他俊秀聰敏的面頰上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也運用婉轉的聲音回答他的伯父：『伯父，我同溫哥哥的意見不一樣，復國是大事，要大家幫忙，萬萬不能靠一兩個人。』

『是的！我們要號召天下的年青人，都起來担當復國的任務，玄兒的話，很有道理。』王導莊重地說了這些話，又面對在坐的客人說：『寇兵已經壓境了，我們已經逃無可逃了，建康縱有長江天險，但我能至，寇亦能至，並不是我們的萬里長城啊！』

在座的人，聽到王導的話，都說不出的感動。接着，庾子山先生便把他有名的『哀江南賦』，琅誦一遍，提高大家的警覺性，諷勸當政的王謝，務必要開誠心，布公道，爲志在復國的晉天子，從各方面起用有才力有胆識的英俊，共肩復國的大業。

這以後，天下的羣英，都風起雲湧，起來響應了。一向家住京口的祖士雅，預料偏在一隅的江南，未必能偏安，很早就散發家財，招收一般敢死的志士，日夜訓練，準備保衛自己的家鄉：到晉室南渡，王謝渴求天下賢才時，第一個帶領自己訓練的志士，從京口駕一葉片舟，溯

江而上，搖往建康去，祖士雅目覩浩闊的浪濤，錦繡的田野，兩岸繁盛的農村，就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愛國愛家的念頭，更油然而生；同時，負責的中樞，這樣熱情充沛，愛才如命，共策國是，愈增同仇敵愾，犧牲報國的精神。當舟泛中流，在洶湧的浪濤上，破浪前進時，不自覺地放聲高歌：

『祖逖不能澄清中原，有如此江！』

船上的志士們，壓不住激越的心情，都煥發不可一世的丈夫氣概，齊聲唱和。比及經過瓜步，天色傍晚了，一抹斜陽，在碧綠的江浪上，塗瀉牠的餘暉，泛作金黃色；他們雖然急於趕到建康，朝見他們愛戴的領袖，願意分担興亡的重任；但天塹的長江，在晚間是無法前進的。祖士雅因想起自己的老友劉越石駐兵在瓜步，便泊舟江岸，領着年青的志士們，在他家裏停宿一宵。

劉越石眞想不到年青的祖士雅，更加年青下，他們一見面，什麽家常的絮語，酬應的客套，一句都沒有說，彼此祇互問：『當胡虜繼續前侵時，你預備怎麽樣？』

祖士雅來不及回答，忙着介紹一羣同來的志士；劉越石也把他苦心準備的工作，以及麾下的好漢們，一面介紹，一面報告。彼此都放寬了心，就抵掌縱論規復中原的政略與戰略，一致主張驅儆荆州的陶士行，當王師直指夏口時，興兵夾擊；同時邀請聲震遠邇，韜略卓絕的溫太眞，從速仗劍前來，參襄戎機。他們都是心折有素，肝胆相照的朋友。

祖士雅吩咐志士們吃飽了飯，安營落寨後，他和劉越石同睡在一起；但滿腹的心事，困擾着他，無論如何睡不着。他常聽人家說，晉天子眞是勵精圖治的領袖；不過，寄天下之重的王，謝，桓，庾，雖是一時上選，惟專於任用自己的親屬子姪，是不可諱言的缺點，是不是會阻礙賢路呢？他們的親屬子姪，也同他們一樣，都是一時的上選嗎？是不是會妬功嫉能，把嚴肅的救國大事，僅僅在外表上粉飾一下，專在不切實際的口頭上，盡到宣傳和表現的能事呢？像這些重要的問題，他在未會見王謝桓庾之前，是無從解釋的。

喔……喔……鷄叫了，營門外吹着提心吊胆的號角，他一夜沒有合過眼，便振衣而起，在屋子裏舞起寶劍來。那並未熟睡，枕戈待旦的劉越石，跟着霍然而起，和祖士雅對舞起來，他們愈舞愈興奮，一直對舞到東方微明，太陽上升。

天亮了，劉越石爲要知道新都的新氣象，也同坐祖士雅的船，上溯建康去。

建康的情景，眞的煥然一新了，隨處都充滿着蓬勃的朝氣，熱烈的愛國的情緒，晉天子，王謝桓庾，以及一切的屬僚，無不公忠體國，上下一心，力圖建樹復興的宏規。他們的子姪輩，像王羲之，桓溫，謝玄，謝石……在平時，並沒有在朝廷佔有一官半職，而他們的確是蓋世的英才，祇有遇到最困難的關頭，除了他們，無人敢於嘗試的工作，才由這一羣年青人出去担當而已。……這種種，在祖士雅劉越石既到了建康以後，完全明白了。他們親眼看見這樣賢德的領導，那麼清明的政治，都自願爲祖國效死，自願追隨王謝桓庾之後，在復興的大業上，

決不保留自己的天才與能力。風聲所播，匝月之間，十萬雄糾糾，氣昂昂，爲國犧牲的青年軍，便齊集在新都的都門，聽候抗戰中樞的派遣。

國士無雙

一座陰森的老屋，好像永遠照不到陽光，青泥苔從牆壁上爬上屋頂，屋後，門前，盡是荒涼的墳場，墳場逼近這一座老屋，關閉在屋子裏的人們，雖然還是活着的，但與這些葬埋在泥土裏的罪犯，距離並不遠，隨時都能被執法官斬決，接受到大地所贈送的最後的禮物！——一杯黃土覆蓋的墳堆。

在這座老屋裏，充滿了人類的怨望和嘆息，他們跟隨沛公征討暴秦，總算告一個段落了，因爲嬴秦的孺子，已經扛櫬泣降，主敵早被劉項的聯軍，澈底擊破，此刻是項羽在西楚，沛公在漢中，各據一方，稱王稱霸，儘管苦難的老百姓還沒得到解救，而這一羣幽囚在老屋裏的兵丁，也曾出生入死，冒萬險衝進函谷關，撲滅了暴秦最後的堡壘，在任何方面說，總算對得起自己的主子了；但是，沛公還要留他們在漢中，不肯讓他們囘歸自己的故鄉，眞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開小差，本是不得已的下策；可是，如果沛公要勒迫他們打項羽，項羽也打沛公，沒頭沒腦地鬧下去，不過加重老百姓的痛苦。他們想來想去，既然被沛公幽囚在這裏，還是乾脆讓他斬決吧！至少，他們再也不會把自己的血肉和頭顱，供極少數的人做升官發財，爭城奪地的資本了。

漢家軍向東逃亡的，每天常有數十起，沛公爲防制這風氣的蔓延，特派滕公先斬決了十四個人，把他們的頭顱，分別懸掛在漢家的營門。

他們十四個逃亡的弟兄，挨次排列在殺場上，場的四週，是荷刀執戈，身披盔甲的兵馬，龐雜的喧鬧聲震天動地，不可遏止，高坐帥台的滕公，睜大眼睛，把殺場的每一個角落，掃視一回，那些赤脚披髮的斬犯，都像被魔鬼奪去了魂魄，驚嚇得低下頭來。滕公揮一揮令旗，全場頓時靜寂，一羣喝醉了酒的劊子手，手執雪亮的鋼刀，殺氣騰騰，從人叢中跑出來，向監斬官行一個禮，慌忙退到斬犯的身旁，把鋒利的刀口，緊貼着他們的項頸，滕公憤怒地拿起一枝筆，高聲斬犯的名姓，一個瓜子樣的大紅點，落到登記名姓的簿子上，接着，劊子手把刀口輕輕一推，那裝在粗壯的軀幹上的頭顱，便毫不費力地落下來，一縷鮮紅的血線，筆直而有力地冒出，石碑似的軀幹，立即扑到泥土裏，『呵——呵——』一陣陰慘，低沉，尖銳的長聲音，瘋狂地從每一個活人嘴裏叫出來，比殺人還可怕。

剎那的時間內，已把斫殺的手續進行到第十三個，當亮爍爍的刀鋒，將要擱在第十四個的頸上時，滕公先瞪視他一回，覺得這罪犯的模樣不平凡，又像很面熟，彷彿在那裏會見過似的，慌忙查一查罪犯的名單，『呵！韓信！你就是韓信！』他吃了一驚似地喃喃自語。韓信早知道負責監斬的是滕公，他是蕭相國的朋友，漢王的老鄉，雖然說不上有了不起的戰功，但有一副熱烈豪爽的心腸，他掌握着『生殺之權』，便仰起頭來，熟視滕公，對着他看了又看，深

恨自已的滿腹經綸，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奇花，驟遭暴風雨的撕滅，就此永遠淹沒在沙漠裏，無人知道。他已决心抱着無限的鬱悶，聽候最後的裁判了，因仰天長嘆，大着聲音，發出無可如何的獨語：

『漢王！漢王！在漢中做一個王，你難道就心滿意足嗎？要不然，你爲什麽殺我呢？』

『停斬！』一聲緊急的號令，馬上從監斬官滕公嘴裏異常沉着有力地衝出來，制止那些瘋狂的劊子手。

劊子手們都立刻飛奔到監斬官的面前，舉起鮮紅的血刀，誠惶恐地請示。

『停斬！』滕公又鄭重地叱令着。

滕公說完了這句話，劊子手退下去，觀殺頭的人們，又驚奇，又駭怕，不知監斬官是何用意。一會兒，滕公親自從帥台上走下來，走到韓信的面前，表示非常的歉意，爲他釋去束縛，誠誠懇懇說：『韓將軍！我聞名已久了，想不到在這裏遇到你 ！我們幾乎錯殺了天下的大英雄。』

『我逃出項王的掌握，隻身追隨漢王，好容易來到漢中，而到今天，半年了，還沒有見過漢王一面呵！』韓信憤憤地說。

『你爲什麽不來找我呢？』滕公說。

『我找過你多次了！我也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呢？』

韓信當說出這話時，感激得要流淚。他們緊緊地握着手，士兵們從人叢中喝開一條路，讓他們亦步亦趨地走出來，跨上戰車，羣衆們瘋狂地高呼，都在打聽是什麽人？認識他的，接頭交耳說：『韓信！他是韓信！江蘇淮陰人。』

滕公偕韓信到自已的營幕裏來，屏除左右，經過長時間的密談。韓信滔滔不絕地縷述掃蕩三秦，逐鹿中原，摧毀項羽的大計，滕公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超絕的謀略，祇恨自已遇到他，未免太遲了。他在抱怨追隨漢王的人，祇是爲吃飯而來，不是替漢王做事的，爲什麽像韓信這樣的大英雄，不使漢王知道，不使漢王重用他。滕公很想留韓信在自已的營幕裏，但自已的範圍太小了，實在容不下他，最後，他便決定推薦給蕭相國。

韓信深深感謝他的好意；不過，他已決定東歸，不願留在漢中了，但求滕公釋放他回去吧！他覺得最初跟漢王打天下的，都有不可抹煞的汗馬功勞，他們不會背叛漢王，漢王也不應該遺棄他們。漢中是這麽小，位置又是那麽少，那裏容得下許多人；何況，這裏的謀士，武將，已經夠多了，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已安排定妥了，自已是一個年青小伙子，從沒有爲漢王立功的機會，又是半路插上來，也沒有和大家共過患難，建立了悠久的『同袍之誼』，就算留在這裏，至多是佔了一個無足重輕的閒曹，混一口飯吃，實在是與已有損，與漢無益。因此，他堅決地向滕公請求

『滕將軍！你讓我東歸吧！』

『你要留在這裏！漢中需要你！我相信，漢中王一定需要你！』

『不了，我要回淮陰去！你放心，我受了你的大義深恩，我決不幫項王打漢王，爲項王立一計，設一謀。』

『唉！你不能回去呵！韓將軍！』滕公含着眼淚說了這句話，把話頭頓一頓，看看韓信的面色，似乎和緩些了，不若剛才的堅決了，便把漢中的情形詳詳細細告訴他，盡力申說漢王愛才如命，追隨漢王的人，爲了吃飯而來的飯桶當然也有，但多數是看到老百姓受盡暴秦的苛政，企圖從水深火熱中拯救他們的，豈是爲了個人的衣食，如蕭相國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值捷地解答了韓信所提出的疑問以後，再說明漢中人才雖多，但要找出一個像韓將軍這樣文武兼資的人，絕對沒有。韓信聽了滕公一番由肺腑中吐出的老實話，已消淡了刑場上的驚悸，心境逐漸平靜，能運用思考作合理的答覆，不一定是情感的衝動了。他微微笑了笑，慢吞吞地說：

『滕將軍！我相信你說的話，都是真的，但我不願就去會見蕭相國。』

『唉！你不必疑心了，老實說，漢家將決不妒功嫉能，決不是項羽帳下那些官僚市儈，我要你立刻見見我們的蕭相國，你見了他之後，就會明白我所說的，沒有一句不是真話，韓將軍！』

韓信面對着滕公那樣質樸而熱忱的神色，使他也有感恩知己，相見恨晚之感，但一想到留在漢中半年了，終於委屈在行伍中抬不起頭來，漢家將還要把他的頭作爲示衆的標本，他又一陣

心冷，堅決要東歸，堅決不肯馬上見蕭相國。

滕公知道他的心情太激昂了，漢家的僚友們實在得罪了他，爲什麽把他放在逃兵之列，罔受這樣的酷刑呢！他如果不是監斬官，這一位蓋世的英雄，還不是白白地完結嗎？他又覺得天下英雄在這樣的情形下犧牲了的，眞不知多少，韓信能夠遇到他，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呢！想到這裏，他也回過頭來，對他微微地笑了笑，慢吞吞地說：「好！韓將軍！你就在我的營幕裏休息一回吧！我要告辭了！」

滕公離開了營幕，立即拜見蕭相國，詳述在刑場上釋放韓信的經過，韓信在抑鬱不平的苦悶情況下，痛陳自已的抱負。蕭相國大吃一驚，避席而起，嘴裏喃喃地：「呵！韓信！我早知道你在漢中，我時時刻刻想找你，你爲什麽不來見我呢？」

「韓信眞是蓋世的大英雄！」滕公說。

「在那裏？」

「就在我的營幕裏。」

「好！同我去，我要見見他。」

蕭相國說完，就拉住滕公並馬去見韓將軍。韓將軍不以爲蕭相國果然來了，而且一見面是那麽意想不到的誠摯，他便不卑不亢，和蕭相國縱論天下事，認爲天下羣雄，都是乘時佔據的羣盜，蕭淸他們，易如掃蕩一堆枯草，他又把與滕公陳述過的抱負，重述了一遍。

蕭相國說不出的感佩，一種『深慶得人』的大喜悅，使他揚揚大拇指，忘其所以地喊出來：

『國士無雙！國士無雙！』

蕭相國恨不得就同他到漢王那裏去；可是，他和漢王在沛縣發難，同生死，共患難，已經多年了，深知漢王太傲慢，看國事如兒戲，拜大將如喚小兒。其實，漢王使人難堪的，僅是他在不知不覺中表現的傲慢，他是有知人之明，用人之量的。因此，他不得不先爲進言，獲得漢王的同意，再引見『國士無雙』的韓信。

他懷着滿腹的喜悅，從韓信那裏走出來。分手時，囑咐滕公，必須要把韓將軍當作漢家的上賓。滕公出於心願地聽從蕭相國的吩咐。

初冬的明月夜，清冷的月光，像一幅樸雅的素描，從窗眼裏映照到韓將軍的臥房，遠遠的號角聲，夾雜了戰馬的長嘶，寒雁的悲鳴，稚子的號哭，擾亂了他的清夢，他睜開腥忪的睡眼，靜悄悄地看着窗外常綠樹的影子，在月光下輕輕地搖移。又下意識地摸摸自己的上下顎，長而硬的鬍子，像刀鋒似的刺手，腰架更瘦弱了。反正睡不着，就從床上爬起來，打開窗子，憑窗眺望漢中的風景，秦嶺，太行的山脈，高峯入雲，氣象雄壯，的確是天然的萬里長城；不過，沛公不能重用他，是滅不了三秦，衝不過函谷關的封鎖的，即有秦嶺太行之險，有什麼用呢！

正在沉思的時候，像有一陣巡邏者的步履聲，快速跑過去，他後退了一步，又走近窗櫺，

月光西斜了，黑影籠罩着寂寞的大地，百無聊賴轉回來，睜一睜掛在牆壁上的長劍，還是從淮陰投奔項羽的舊物，總算沒有離開自己的身，對這一位老朋友，發生了熱情的感遇，默默地慨嘆說：『唉！你也生銹了！你還是留在這裏，還是陪我東歸呢？』說着，把燈火捻亮些。想起滕公蕭相國的爲人，真是寬厚長者的氣度，待自已實在是仁至義盡了；繼又想起這一羣人不好駕馭，祇是一時的利用，終必爲所害的，想來想去，還是離開這裏爲上策，還不如趁月色朦朧，立刻騎馬逃走，回到淮陰去，招兵買馬，殺敗劉項，另創一個新局面。劉項的個性、才具、以及包圍着他們的那批傢伙，他都領教過了，祇要自己有決心，不難把他們一舉撲滅的。

韓信已把全部的睿智，集中在如何使自己能於最短的一刻，策馬跑出漢家營。

『昂……昂……』一匹戰馬在營幕前發出悲涼的呼叫。他馬上披起軍裝，拔出長劍在靴尖擦一擦，又套入劍匣，緊緊地扣在腰際，推開房門，輕輕走了幾步，走到園子裏，園外的野犬，忽然汪……汪……地叫了幾聲，他立即伏在花影下，隔一會，悄悄地疾走，跳過短短的圍牆，跨上營幕前的馬背，在冷清清的月光下，向曠野中疾馳。跑過荒村僻壤，沿途是累累的墳塚，那些久經沙場的江東子弟們的遺體，永遠休息在這裏，再也看不到故鄉的屋脊了。韓信悽愴欲泣，真不知漫山遍野的烽火，何時撲滅，他相信自己是老百姓的救星，極有把握撲滅那些魔鬼們製造的火災，重視太平景象的。天色漸漸破曉，不知名的山鳥，已從巢裏飛出來，停在黃桷樹上舉行牠們的歌唱會，承受新鮮的陽光。韓信在晨光熹微中，回頭看看蒼老的漢中城，

漸離漸遠，在煙樹雲翳裏，消失了牠的全貌，他策馬走過山澗，走過曲折的山路，走上坦坦的大道，眼前的境界使眼界放寬，鬱塞的思慮，也隨着放寬了，肩膊上好像釋去了一件不堪勝任的重壓，由緊張而漸趨鬆弛的心情，鼓勵着伺隙來犯的睡魔，加速侵襲，馬蹄聲得得，如一首單調乏味的眠歌，他伏在馬背上睡着了。一覺醒來，日已停午，繼續加鞭前進，力求逃出漢中王的力量所能控制的範圍；但這一片戰後的廢墟，荒涼無人煙，人飢，馬餓，疲乏不能成行。當他將要被迫停止在中途時，後面呼喊聲大作，回望，塵埃滿天，一羣持戟荷戈的兵馬，從蔥籠的山樹中湧出來。眞想不到又被漢兵追上了，死命鞭策疲乏的馬，愈鞭策愈走不上，後面的兵馬却愈逼愈近了；而他的乘馬，像已經感到生命的末路，就在眼前，實在對不起牠的乘客，祇好先自躺倒了，韓信鼓作最後的勇氣，徒步狂奔，因爲過度的辛苦，終於支持不住，就乾脆回過頭來，拔出寶劍，等候漢兵的到來，準備奮力抗拒，抗拒不過，便和自已的寶劍共存亡，決不把自己的生命，給那些狗子們討好主子的歡心。他早知道漢王不足與共大事，漢王的左右，都是不懷好意，居心叵測，他們容留不住一個胆略兼資，文武超越的英雄。蕭相國貌似老成，何嘗不是一個蓄心要定計謀害他的兇手之一。

當漢兵出現在韓信的面前時。一個方面大耳，鬚髮蒼白，寬厚和善的長者，叱呼武士們退後，他獨自在武士中單騎跑到韓信的面前來。韓信看見他正是蕭相國　又死命地徒步狂奔，上了年紀的蕭相國，汗流浹背，氣喘喘的喊叫：『韓將軍！我是蕭何！你放心啊！不要離開我們

啊！』

韓信依然不回一回頭。

『韓將軍！韓將軍！請你回來啊！』蕭相國力竭聲嘶地叫着。

韓信實在跑不上了，知已絕望，又仰天長嘆了一聲，『唉！我完了！』在他說完這句話，拔出寶劍，即圖自裁的刹那間，蕭相國不顧一切，從馬背上跳下來，出其不意抱住他，奮命捉住他的手，祇會流淚，說不出一句話。隔一會，才能鎮壓激動的熱情，斷斷續續地訴說他的苦衷，最後說：『韓將軍！我已經跑了三天三夜了！你爲什麽要離開我們呢！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了！』

韓信被一種超過預料的熱情所打動，也有些忍不住了，機械地放鬆了握緊的寶劍，落到泥地上。

武士們立刻爲韓將軍更換軍馬和戰袍，大家坐在泥地上休息了一回，分食帶來的乾糧。

蕭相國追到了韓將軍，如獲至寶，他們有談有笑，在笑談中討論天下事，決心共扶漢王，赤誠合作，撲滅滿山遍野的火災。

他們抱着無限的欣喜，在晚風夕陽裏，揚着鞭影，並馬重回漢家營。

陵園明月夜

時季已屆隆冬，陵園的臘梅，爭吐清幽的芳香，到這裏來玩耍的人，已全不是過去常來的遊蹤，他們早在五年前跟隨抗戰中心的移動，暫時離開神聖的首都，他們都拋棄悠閒的生活，爲了祖國的復興，直接間接參加民族解放的戰爭；而此刻留在這裏，優哉遊哉，聊以卒歲的一羣享樂者，是許多忘記了自己的國籍，在敵寇卵翼下甘作鷹犬的新貴，是秦淮河邊的歌女和下妓，是忘記了同胞被慘殺， 妻女被強奸，祖宗的墳墓被踐踏， 仍舊恬不知恥，強顏事仇的奴種；此外，就是成羣結隊的以搶刼起家的島國的海盜。這一羣卑汚的脚印，踏在莊嚴神聖的祭壇，照例是名山奇卉的恥辱；但是，大自然畢竟是偉大的，陵園的臘梅，靈谷寺的常綠樹，從深邃的山谷裏流出的涓涓清泉，環生於寺院屋側的篁竹，以及鍾山上傘蓋似的青松……這種種自然美妙的點綴，並不因這些鳥跡獸蹄的踐踏，減少清翠的光澤，還是噴發觸鼻的芳香，怒茁蓬勃的生機。大自然的慧眼，好像已從他們趾高氣揚的現階段，看到他們的消沉沒落，就在雲眼卽至的將來。 便當作忽然添了一批人形的畜類， 穿插在豺狼狐狗之中：遨遊於山巔水涯一樣，旣無損於大自然的偉大，就讓他們在滅亡之前，暫時滿足一下獸性的享樂吧！

環繞於陵園一帶的曠地，在七七事變以前，早經市政府當局，劃分了區域，讓富有資產的

人們，自由購置。有些已由許多從外國學成歸來的建築師，仿照歐美流線型的新圖案，精密設計，創造了一個地上的樂園；而屬於陵園範圍以內的花樹，亭榭，隨着季候所表現的形形色色，都是陵園管理處的技術師苦心經營的成績。中山路是一條直達陵園，啣接京杭國道的幹路，全用純粹的最好的柏油，塗抹得光可鑑人；路的兩旁，成蔭的法國梧桐、洋槐、桃李，把常青的肥碩的葉子，遮塞住路面的隙縫。這一條彎彎曲曲的路，爬上中山陵最高的石級上留下去，就同一條青灰色的巨蟒，蜿蜒地從山洞裏遊出來似的。各式各樣的車輛，發出混雜的叫鳴，像從大森林裏跑出無數的怪獸，打陵園前疾馳而過。

遊客們沿着中山路的人行道，悠悠自在地散步，一種飄飄然的神甜，可以忘却遙足的勞苦；清脆的鳥語，音樂似地從樹枝上漏下來，你可以欲行又止，領略一回悅耳的天籟，就是一個人在躑躅，也不會感覺寂寞的。待金黃色的太陽，穿過茂密的樹葉，箭似地射在平直的路面，幻成水晶一般的閃光時，就知道時已近午了。

沿中山路走着，出了中山門，不到一里多路就是明故宮的殘址，古道上，具體而式微的石馬石獅，道貌岸然的翁仲，都靜默地排列着，牠們站在這裏，在將近六百年的時期中，從未移動過一步；但一幕幕的人間活劇，不知幾經變化，都在牠們的眼前閃過去了。從這裏可以一直爬到明孝陵的頂點，那是高度僅次於紫金山的一座山峯。在孝陵的左側，是規模宏大的遺族學校，京杭國道懶洋洋地躺在學校的門前，從學校的後面走過去，是中山教育館；我們耗資鉅

萬，與築數年才告完成的全國運動場，就在館址的附近，這些建築物，像羣星拱圍了北斗似的，拱圍着紫金山巔神聖的祭壇。

全國運動場面對着祭壇，如果在春秋佳日，全國的運動員們在這裏競走比劍，開始各種的球賽，就同古希臘舉行亞林匹克大祭時，號召全國孔武有力的英雄們競技决賽的廣場。

在陵園的範圍內，每一寸土地都是潔淨的，一花一木，都是芬芳撲鼻，不染一塵的，不論那一類型的建築，都代表東方文化最崇高的意義，象徵 國父寬大博愛，莊嚴慈祥的精神。而現在是給撒旦佔有着作爲施展罪惡的淵藪，重重的黑暗，掩沒了人類的良知，使光明照不到這裏，本來是地上的樂園，此刻是暗無天日，慘無人道的地獄，無數的牛鬼蛇神，正在黑鼻地獄裏歡唱狂舞。

陵園的附近，還有許多私家的住屋，都是戰前建造的，現在也給一般兇惡的撒旦，拿去藏垢納汚了。就在紫金山的半腰，山峯凸出像懷孕婦快要臨盆時的大肚，寬廣，砥平，有一條馬路連接着四通八達的中山路，從多年的老樹林的枝枒裏，遠遠地可以窺見一座壯麗的巨宅，是敵寇剛侵入南京時就動工興建，預備招待東京，柏林，羅馬，還有長春這些地方的貴賓的。現在，敵寇已變更了預定的用度， 在這巨宅中所招待的， 並不是從上列各地到南京去觀光的貴賓，而是從河內投奔到敵寇的懷抱，由敵寇一手捧他上台的汪傀儡。

這巨宅的構造，竭盡其出神入化的能事，鋼板製成的牆，比緊要的陣地還要堅固，每一個

閘，一座樓，一條過廊，都有祕密的機關抵禦突來的襲擊。自汪傀儡移住在這裏面，敵寇又添了一些在防禦上認爲是十分必要的設備，屋外，重重的電網，彎曲的壕溝，乃至各式口徑的砲位……都像經過軍事家的擘劃，窮年累月所佈置的工事，敵寇司令部派出的巡邏，武裝的憲警，成日成夜，輪班換次地守住交通的要點。敵寇爲了愛護他，已不知浪費幾許心血，耗去多少經費，敵寇要做到絕不使有任何的風險，損害汪傀儡的毫髮。

這屋子，雖也是屬於陵園的一部，但和外界是完全隔絕的，是指定爲不准遊覽的禁地。往來於陵園的人們，祇能在遙遙的一角，偷偷地窺看一下屋子週圍所擺佈的殺人的兇器，起一陣內心的戰慄。不經敵寇的特許，誰都無法朝見他們所謂的汪主席；那命令不能飛出屋簷的汪傀儡，要是得不着敵寇的照准，當然也不許自作主張，召見他所能指使的嘍囉們的。他在名義上是這裏最覺得好聽的一個人，在表面上也是最被尊敬的一個人，而實際上是給敵寇當作一件活寶封鎖在純鋼打成的箱子裏，彷彿是傳說的一隻括妖怪封鎖在西湖邊的雷峯塔裏是一樣。

汪傀儡住在那裏，盡量地享受着敵寇所賞賜的窮奢極慾的供奉。屋子裏一切的裝璜，儘是刺激性特別強烈的設備，例如：俗不可耐的大紅花，按時開放，硃色的繡椅，襯映着湖綠色的綢衾，當有一種不可名狀的香氣，衝進鼻子裏去，人們祇須一觸到這些奇異的色香，那不可壓抑的胡思幻想，就立即怦怦挑動。慾望像鯨魚似的張開大嘴，要求着滿足而不可得，反變爲極大的苦惱，寸磔人類的天性與良知；牆壁上，懸掛了些古怪的漫畫，是出自日本劣等漫畫家之

手故意描摹的裸體畫——比下賤的春畫還要惡劣到十倍的裸體畫。那些掌管廣播事業的播音員，執行敵寇的命令，在汪傀儡進餐，休息，睡眠之前或者散步遊玩的時間，把敵寇急於要提倡的『王道文藝』，揚州調，泗州調，四季相思調，小放牛，蘇州灘簧，十杯酒，十八摸……這一類的肉麻難耐的調兒更番播送，意思是要破解汪傀儡的寂寞，却愈益加重他的苦惱；因為這些歌聲，是淫樂的，放蕩的，有時候又是十分淒涼傷感的，這使他常不免發生身世之悲，急圖趁着拙劣的詩興之被挑起，把難於克服的胡思幻想，乞憐於又腐又酸的濫調，五言，七絕，古詩，長短句等等，盡情宣洩一回；不過，當他勉強寫成一首詩，或填就一闋卜算子，摸魚兒的詞曲，再仔細吟誦了幾遍，考慮若干次，覺得自己的心事，縱能轉彎抹角地吐出一鱗半爪；可是，受了格律的限制，並沒有能爽爽快快地說出，文字是終於無靈的，就是句斟字酌，內心的煩鬱，生活的矛盾，依然存在。他從簽訂『日汪密約』，滿足了主子的心願，被主子敕封為汪記的主席後，關於個人的生活，已可暫時釋念，他的主子在這上面已計劃得異常妥貼，決不至於使他在生活上，物質的享受上，感覺缺少什麼的，就是他們天皇陛下的日常供奉，也不會比他更安逸，更舒適；但是越是生活在萬事滿足的境遇裏，越是美中不足，總好像還遺失了什麼似地不能稱心如意。他能在主子的栽培與保護下，實現了二十年來渴想的主席夢；可是，他不能做到也同中國古代的帝王似的，環繞在他的左右前後，羅列着六宮，九嬪，七十二御妃，八十二貴人，以及計數不清楚的美麗年青的婦女，任憑他的選擇，可以隨意把羊車牽引到某一

位寵姬的繡閣，作爲發洩煩鬱的對象，使還有一段作惡的生命，在驕奢淫逸中度過去；而時時刻刻站在身後，對在他面前，說話的聲音，比男人更洪亮，發怒時，比獅子還要有威風的女人，祇有一位常把自己嚴加管束，連呼吸的自由都盡被剝奪了的妻。他自以爲是富於情感的人，能寫出使自己下淚，使讀者動情的詩，能製作那些帶有頹廢氣息的妙句，也能對着盲目的趨炎附勢者，以及被他麻醉了的衆生，聲淚俱下，裝腔做勢，在台上發表像煞確有內容而實際是毫無意義的話，這些話，在聽的人，不以爲是廢話，而聽完以後，誰也說不出他那感慨淋漓的聲調裏，究竟包含了些什麽，他十分滿意自己有這樣一種感人的，煽動的技術；同時，又天生一副白嫩的臉——是大家公認爲長春不老的美少年的臉蛋兒，因此，當他攬鏡自窺，不免暗自神傷，想起隋煬帝說的兩句有名的遺言：『好頭顱，誰當斫我？』便立刻抽筆舒毫，塡詞一闋，借以透示難言的苦悶，把認爲滿意的精句，『艱難留得餘生在，縱識餘生更苦……』時刻掛在嘴角，酸楚的眼淚，不自覺地淌在面頰上。這時候，他眞需要得到些溫柔的安慰，尤其希望聽幾句像音樂一般的甜蜜蜜的軟語，使能把人生的煩鬱，暫時拋開一邊的；但從妻的嘴裏所接觸的聲音，都是些暗算別人的陰謀，生硬的政治新聞，以及可信不可信的情報，他不知道自己的太太從那裏搜括到這些乏味的消息。當他看見太太擁起浮腫的橫肉，高闊的身材，披了一件祇有她的輪廓才算却却合度的黑大氅，慢慢地踱着，走近他的身旁時，常使他心胆俱碎，急圖躲避，而又恐違抗她的逆鱗，在盛怒下咆哮起來，於是他就祇得在極端憎恨的情形下，假裝

恰顏悅色的神氣，恭聆清誨，聽着她津津樂道地發出一大篇高談闊論，唯唯地承認做這些，幹那些了。太太的話，也同軍部的敕命，天皇頒下來的詔書一樣，他從不敢輕易拂逆的；所以，那些跟隨汪傀儡賣身投靠的嘍囉們，都已學會了一個升官發財的訣竅，就是，但求能打通汪太太的偏門，能夠把自己沒有靈魂的活屍，躲藏在她的黑大胯下，千方百計把握到她的喜歡，這樣，他們的飯碗，就是鋼製鐵打的，任何險惡的風浪，都能抵擋得住，斷不會損壞了一隻角落；而且，他們偷活在世上的餘生，也就比保了壽險，兵險，水險，火險，一切的險，更要萬無一失。老實說，他們如果得着了汪太太的掩護，就是開罪於汪傀儡，又怎麼樣呢，他還能違抗太太的意旨，遷怒於她所喜歡的人兒嗎？正相反，要是嘍囉們之中，有這麼一個衝撞了汪太太，那他的命運，就算是完結了，就是他們的汪主席存心要愛護妻所不悅愛的人，也是愛莫能助的。汪傀儡極有自知之明。他不僅是敵寇御用的傀儡，而實在是自己的妻所操縱戲弄的玩具。他屢圖掙扎，掙脫太太加在他頸項裏的鎖鍊。為了這，曾和他無話不說的心腹們，從長計議，密謀應付的策略。有些心腹們由於巴結不上汪太太或和她發生利害衝突的緣故，頗想站在汪傀儡的一邊，抱着滿肚的抑塞，借題發揮一下的；可是，當汪傀儡一見到太太的『儀態』，一聽到她可怕的咆哮，那些經過心腹們苦苦考慮所擬定的非常妥當而極有功於汪傀儡的妙策，不但無法實施，竟會澈底遺忘，連影子都記憶不起的。

在首都南京的每一塊土，每一條街巷，每一個城角……中國的愛國志士們是不會使那些奸

僞和敵寇，安安穩穩地享樂的。這些志士們在鐵蹄的蹂躪下，冒着生命的危險，幹那「潛水艇式」的工作，不幸，卽被鷹犬的爪牙所擒抓，給敵寇綁到雨花台去打靶，甚至抽乾鮮紅的血液，灌進消過毒的瓶子裏，送到野戰病院，給受傷的鬼子們當作注射的補劑，或者是酷刑吊打，備極人世的慘苦，而至於丟棄了寶貴的生命；但決沒有一個愛國的志士，屈伏敵寇的淫威，屈膝投降，冰結了復仇雪恥的心。南京始終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神聖的首都，留住在那裏的中國人，除了敵僞的一羣，他們不做奴隸，不作敵寇的鷹犬，他們卽不能表現愛國的舉動，他們的心是光明的，純潔的，是沒有一時片刻忘記自己的祖國的。當敵寇初進城的時候，嗜血的敵寇，在下關火車站，車站附近的山崗上，神策門，太平門外的田野裏，就把我們受傷的士兵，徒手的戰鬥員，逃不脫的老百姓，婦女，小孩，遊戲似地殺戮了三十多萬。他們經過這一次狂暴的殺戮，覺得中國人還是那麼多，在數量上好像並沒有減少了一個，才知道中國人是殺不盡的，他們預感到無限的仇恨，已在中國人的心坎裏生了根，終有一天在他們身上尋求加倍的報復的，他們眷顧到自己的將來，有些駭怕起來了。特別是深居簡出的汪傀儡，正不知自己死有餘辜的殘生，將在何時何地宣告結束。他雖也是四萬萬五千萬人中的一個；但到了自己的一切，都已交給敵寇，由敵寇任意支配時，便覺悟到他是中國人中最孤單的一個，最危險的一個。他悶居在那座屋子裏，一天到晚，做着荒誕不經的夢，渴望在他的掌心裏，眞能握持生殺予奪的權力，能夠充當名副其實的主席可以由他來發號施令，爲所欲爲，如其所願地毀壞

一部歷史，再揑造一部歷史，這樣，千百年後的人類，就無人知道他是一個破壞抗戰，出賣民族利益的大漢奸，而也誤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呢！他未常不想從主子的嚴密監視下，抬起頷子，呼吸一次自由的空氣；可是，那些嘍囉們知道他將假托出巡的名義，企圖走出變相的牢獄時，他們就會搆通敵寇，盡力阻止；敵寇們便故意在他住屋的週圍，放射連珠似的排槍，謊稱中國的遊擊隊又來夜襲了，汪傀儡常嚇得一佛出世，惟恐自己不能躲藏得更安全，更神祕。那些嘍囉們更肆無忌憚，更可以沉浸在賭窟，烟窠，陶醉在夫子廟新開張的舞廳裏，實行慢性的自殺了。

他一面痛恨中國的遊擊隊，一面是感恩保護他的主子，以及為了他的安全，進行着『掃蕩』中國遊擊隊的鬼子們；他祇恨自己並沒有什麼可以答報主子的恩典。因此，他在嘍囉們之中，雖猶撐持自己所應有的尊嚴；但在主子前，決不敢擺出神氣活現的模樣，說明他是主席的身份。敵寇也知道他的細底，絕對無權束縛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天皇，不過賜給他一個好聽的名義，至於在名義下必須配合若干分量的『權力』，天皇沒有賜給他。他們在心照不宣中，都默認他是一個徒具人形，缺乏人性的傀儡。

冬天的夜，海似的深了，下弦月扁着身體從紫金山的樹尖上寂寞地滴下去，乏力的光線，斜射到高閣，穿進百葉窗，偷窺汪傀儡的臥室。他的沉迷的靈魂，忽被刺醒，使他闔不攏睡眼，披衣走起，在屋子裏踱了幾步，呵哈一聲，惚恍中，他久已熄滅了的智慧，像一盞暗黑的

燈，驟然一亮，他才澈悟自己在生命的歷程裏，大部分的好時光，都白白地浪費了，他不知道拋棄多少次改過自新的機會，讓自己懺悔前非之餘，再做一個堂堂的人。現在，他已活到六十開外了，距離人生最後的終點，一天迫近一天，他爲什麽不能趁上帝留給他的無限好的餘暉，幹出一點與國家民族有益的工作，保全自己的晚節，讓將來的歷史家表示敬佩的論評呢！冷酷的現實，已向他提最嚴厲的警告：『一切的機會，全都消逝了。』他的自傳，已寫到煞尾的一頁，雖然他的軀殼還是活着的，他的一生，已到蓋棺論定的階段了。面前是堅硬的石壁，證明他已走近人生的盡頭，他實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原諒自己的錯誤了，那在昏黑中亮起的智慧，使他清楚地照見過去和現在的罪惡，他深感刺痛。

他輕輕打開窗子，瞪大眼睛，從紫金山麓，看到陵園的週遭，看到一塊烏雲蓋着冷靜的古城，疏稀的路燈，在夜風中抖動，田野是靜穆的，祇有山中的樹葉瑟縮聲，毫無變化地擊動他的耳膜。城裏冒出的燈光，隱隱地渲染着玄武湖旁的北極閣，像一隻巨大的怪獸，將要展開四趾，逃出城圈，向原野裏狂奔似的。把北極閣做目標，他還能部分地說明這城市在以前有些什麽機關。他在五年前常到的地方，是行政院，鐵道部，是丁家橋中政會的議場；那時候，他記得在中政會開完了會，道經外交部時，還要把汽車開進去，坐在虛位以待的第一把交椅上，向那些諾諾承命的屬員，詢問幾句無關痛癢的廢話或無可無不可地翻翻堆在案頭的例行公事呢！南京高高的城牆，北極閣，紫金山，玄武湖……還同從前一樣。

突然，高閣下，響起打更的聲音，那驚心動魄的號角，從山後敵寇的營部裏，嗚嗚地傳來，接着，成隊的鐵蹄，像担任了夜巡的使命似的，打紫金山麓切擦切擦地踏過去，他驚覺自己此刻所棲止的地方，是敵寇卵翼下的南京，並不是五年前的南京呵！當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正和敵寇拚死活的今天，祇有他，和他所役使的無恥的嘍囉們，悄悄地回到敵寇侵佔的南京了，他們回南京，可說是在中國人中最早的一批了。昔日的光華，是渺茫的回憶中偶然一閃的『黃粱夢』，已同吹向空中的肥皂泡，給無情的狂風，撕得粉碎，面對着就要到來的悲慘的命運，週身的血液循環，起了劇烈的收縮，一顆充滿憂悶的心，在淒涼無比的寂寞中，感到一陣徹背的寒冷。他便隨手關上百葉窗，機械地轉回來，扭亮電燈，走近書架，亂找一回丟在書架上的舊稿，他抽出一首詩，掠一掠有些模糊的視綫，粗略地瞟一下，覺得很滿意，確實能道盡他的心事，解消他的苦惱，神精質地發出低悶的聲音，若斷若續地唸下去：

『去惡如茹戟，滋有行復萌，
披善如培花，茫茫不易形。
不生濟時意，枵落無所成。
倚枕眼汎瀾，中夜聞商聲。
願我淚爲霜，殺草不使生；
願我淚爲露，滋花使向榮，

不然爲江河，日夜東南傾。」

唸完了一遍，又一遍，連唸了好幾遍，默揣隱藏着的詩意，慘酷地笑起來，一面在屋子裏徘徊，一面根據他天書似的詩句自言自語：

「我要殺盡愛國的志士，無奈越殺越多；
我要栽培盡忠天皇的朋友，
可恨栽培未成，都紛紛逃走。
我效忠於天皇的苦心呵！永不會實現了，我祇有痛哭。
半夜裏，聽被殺者的慘號，我靠枕哭到天曉。
我願淚化爲霜，把志士們斬草除根；
我願淚化爲露，滋養些效忠於天皇的花，皆大歡欣。
要不然，我就祇有痛哭。
哭得眼淚汪汪，像江河一般的流，
向東南流，日日夜夜，
流向東洋大海裏去。」

說完了，他又憤怒似地把這首詩丟在原來的書架上，深深地發出一聲陰沉的嘆息，隨後，就像一條疲乏的蛇，無力的躺在牀上，他不願再從這些方面想去了，儘可能地把支配思想的腦

系組織，回復到平靜的狀態。

他伸直了脚安睡着像死過去一樣。月光沿着紫金山麓的樹尖，漸漸沉落下去。

休矣！十二時！

——中野正剛之死——

中野參加外務省秘密會議後，又到黑龍會老頭目頭山滿家裏，坐了一刻，才回歸代代木本町——他自己的寓所。那時候還不到十點鐘，街路上已死寂無行人，經過銀座不夜的鬧市，也是蕭條落寞，遠不同往昔似的人囂塵上，五光十色了。當汽車駛到鄰近家門的曠野，忽記起那裏是一塊埋葬戰死者骨灰的墳場，從坟場的黑魆魆的森林裏，有幾點星星的鬼火，在林子裏出現，彷彿是戰死者的眼睛。「他們把寶貴年青的生命，捐助給自己的國家，仍無救於國家的危亡，也許是死不甘心的吧！」他想：『所以，他們是在黑夜裏眼睜睜地凝視日本的滅亡呢！』

到家，像有一股陰森森的鬼氣，包圍着他，他自己住慣的一座屋子，也不同過去似的舒適，和暖，屋子裏的陳設——特別是西南太平洋的一幅戰爭圖，使他頭痛，絲毫沒有趣味，都像在無言的冷僻中，嘲諷牠們的主人。他走近書架，找出一册軟性的讀物，想變換一下突然激變的心情，振作萎縮的生命力，讓自己還能好好地活下去，終於無效，隨把那本書向桌子上丟過去。抬起頭來，看看昭和天皇御筆題贈的玉照，覺得天皇待自己太好了，天皇是無用的老實

人，東條專於揑造勝利的消息欺騙他，可憐他一點都不知道；日本的命運，已站在火山的缺口，等候爆炸，而許多有錢的財閥，簡直茫無所知，還在和那些放火的人們尋歡作樂，準備在火山上跳舞呢！他記得去年曾在台谷公園向民衆們作過一次公開講演，很坦白地指出東條的錯誤，他告訴民衆：『南進太遲了，北進也失去了機會，當英國從敦克爾克慘敗撤退時，日本爲什麽不乘機南進，席捲整個的南洋呢？當德國的常勝軍深入蘇聯，莫斯科危急，史太林格勒旦夕可下時，日本爲什麽不立卽北進呢？』

『唉！』他嘆一口氣，慘怛地搖搖頭，沉悶，寂寞，不知如何是好，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像發了瘋一般，把視綫掃射他心愛的東西，書籍，古玩，勳章，掛在牆壁上的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文憑，與自己的妻在結婚時照的像片……這以後，他便把過去漫遊柏林羅馬時，希特勒墨梭利尼親筆題贈的書，拿在手裏，粗枝大葉地翻了一翻，他帶着鄙夷的微笑，笑墨梭利尼的鬼臉，不自覺地把一本刻着意大利文的墨梭利尼自傳，從手裏落到地氈上，立刻憤恨地揮動左脚，揮到左邊的牆角。隨卽端坐着，面上擺起無限莊肅崇敬的樣子，看希特勒題贈的『我的奮鬥』。這是他平素讀熟了的書，現在是舊書不厭百回看，很快就看完，如同溫習自己的文章一樣，眞的，刊在「我的奮鬥」裏的內容，眞像他自己的作品，「天下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也就運用「嘆觀止矣」的悃誠、不斷地讚嘆：『好文章！好文章！老希！你！』說着又抬頭凝視掛在昭和天皇玉照旁的老希像，良久，含有莫名的悲愁，回頭看一看自己的小照，昏沉地自

喘：『我完了！我是完了！』

隔一回，神次漸漸清醒，想起今天下午五點鐘在外務省參加重光葵召集的密會，才知道日本的海空軍衰落到不堪一擊的形勢了，二年前，山本五十六辛辛苦苦搶來的據點，幾乎有三分之二，盡被麥克阿瑟所奪回，日本的本土，全部堡壘的縱深，已個個暴露在『敵人』的攻勢前，此刻是面臨着滅亡的危機——面臨着不可挽救，萬刼不復的危機。他深自悔恨，日本不該開罪於中國，既惹起了中國反抗的火燄，就必須從速回頭，向我們今天的「主敵」英美蘇，趁北不備，先來一個無情的襲擊，讓多數的中國人熟睡在迷魂陣裏，少數的中國執政者受着甜密的誘惑，自甘投入我們預定的圈套，待擊敗了『主敵』，再來逼使中國訂城下之盟。現在呢，中國人覺醒了，中國人眞是遠東的睡獅，他的頭上，正高高豎起正義和平的大旗，大着聲音，向世界怒吼。『誰把這一隻睡獅喊醒的？』哼……哼……他慘酷地笑一笑，接着冷冰冰地回答自己的疑問，『最初是我，後來是近衛，板桓，土肥原，現在是東條。』

他想起自己是有罪的，最先把日本倒拖到地獄裏去的，是他：引日本良善的民衆走向死亡的絕路的，是他；宣傳希特勒的思想，像玩弄催眠術似的，把日本海陸軍的首腦，催眠得要發瘋，不惜把日本的國運來作『孤注一擲』的，也是他。到今大，好大喜功的東條，眼看着近衛失敗了，米內失敗了，阿部又失敗了。在他以前的這許多殺害日本的劊子手，都還沒有把日本殺死，他妄想在自己手裏，從驚風駭浪中救出日本，妄想做日本開天闢地的第一個大功臣，永

遠受日本人的崇拜；但是，可惜他担當不起這樣的重任呵！他才是最後斷送日本的兇犯呢！日本既不能在四年前從中國調兵南進，又不能在二年前和德國夾擊蘇聯，更不能在一年前進攻印度，配合侵入高加索的德軍，會師波斯灣，舉棋不定，坐視這許多有利的好機會，輕輕滑過了。他愈想得深刻，愈憤不欲生，屢屢要把頭部從牆壁上撞過去，他痛恨東條，痛恨到如不能摧燬東條情願自戕的程度。

五點鐘光景，從外務省散了會，氣鼓鼓地跑到頭山滿那裏。頭山滿這老頭也頗不同意東條最近的策略，他說：『東條想把現有的實力，保存着作爲和英美談判的資本了。』

中野不覺放聲狂笑，認爲是荒唐的幻想，連連說：『東條在做夢了，東條是死不足惜的！』

頭山滿也知道這是東條的單想思，憑他活到將近八十的活經驗，他自己的腦袋，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近百年史』，他親眼看見在過去年代的外交，都是日本欺騙了英美，當國力不充，便自承是英國的『看門狗』，揚言爲英國防制美國和俄國，挑撥他們之間的惡感，但到毛羽既豐時，立即反噬栽培自己的主人，結果呢，祇有更加緊英美俄的團結，愈使他們折穿了日本慣用的法寶。頭山滿不加思索地回答：『是的！相信你的話，中野君！』

『我知道，英美已經放棄這個上當的笨法了，他們自己有力量保護自己的利益，爲什麼還用得着我們這一隻不可靠的『看門狗』呢』？中野爽爽氣氣說。

『所以，我聽說；東條的策略，是可憐到絕頂的單思想。』

『何況，珍珠港的不宣而戰，偷偷殲滅人家的威爾斯親王號，却敵號，還要妄殺英國的戰俘，在天津，香港，上海，剝去英國婦女的褲子，野蠻地淫辱她們，這都是叫人家永遠不會忘記的國恥，必須要徹底報復的國恥。』中野又補充了自己不完足的意見。

頭山滿十分同意中野的話；不過，他預料到日本的危殆，距離已一天近一天，他雖然活到近八十歲了，他那雙昏花的老眼，一定還能看得見日本空前未有的大地震，將把日本一切的一切，全部殲滅的。他正同中野一樣，彷彿看到繁華的東京，整個的東瀛三島，這五十年來非法搶到的贓物，都在逃避不了的命運裏，慄慄地起抖，他自己也有些害怕起來。

中野目視這老頭的戚容，在凹下去的眼眶裏，隱隱地閃鑠着淚光，越發加增了自己的苦痛。便慢慢斯理地站起來，悲悶地告辭，這老頭緊握着他的手，亦步亦趨，送到門外，分手時，頭山滿又壓低聲音問：『中野君！你還有法子挽救日本的命運嗎？』

中野四面張望了一回，悽涼地回答：『沒有，沒有，太遲了。』

幾個像偵探模樣的人，鬼鬼祟祟走過去，中野知道是東條派來偵探自己的行動的。就把要說未說的話蘊藏在肚子裏，向頭山滿鞠一個九十度的躬，回歸自己的寓所。

夜深了，他的思想是混亂的，錯綜的，想想這樣，那樣，又把念頭轉到頭山滿的問題上來，他很想老實告訴頭山滿：東條不是老希的信徒，日本的希特勒，是我，要是在三年前天皇把

首相的交椅讓給我，我是成功了。『老希』！他望望老希的像片，哀戚地叫起來：『連你也成功了。』可是，現在已注定了滅亡的命運，我們的生命，已緊緊地控制在同盟國的掌握。他經過千方百計的鬥爭，組織這樣，組織那樣，終於沒有能爭取到日本的政權，他恨老實無用的昭和，又恨自己不該提倡希特勒主義，反爲軍閥們製造霸持政權的理由，把日本也化成骨灰，送進自掘的墳墓。他猛烈地棰擊自己的胸部和頭殼，深悔不該宣傳希特勒的謬說，瘋狂地撕燬希特勒的像，和他贈送的那本書！——「我的奮鬥」，運用異常憂鬱的低調，叫喚自己的名氏說：『中野！你是有罪的，你應該死了！』

說完，坐在書桌邊，立下最後的遺囑：

『我眼睜睜地凝視日本以死，毫無遺憾。』

隨卽拿起一把鋒利的刀，沉着地剔開自己的腹部，咬緊牙齦，忍住極人世的痛楚，讓腸子伴和了鮮紅的血，淌滿了一地，眼睜睜地凝視昭和的像，一陣劇烈的痛感，使他昏倒。

壁上的掛鐘，正敲着十二下，他好像聽到日本滅亡的喪鐘。在快要斷氣的剎那，勉強掙開闔下來的眼皮，伸直彎曲的手指，瞧着腹部裏淌出的鮮血，在地氈上留下一句神秘的天書式的預言：

『休矣！十二時！』

進城

重慶的天氣，是誰都捉摸不定的，住在鄉下的人，如果有什麽事必須在城圈裏就擱三兩天的話，就得準備三個季節可以通融的服裝。比如說：離家那一刻，攝氏寒暑表約在八十度左右，相當於春末夏初，或夏末秋初的時令，那麽，除身上穿了一套恰到好處的服裝外，至少也得有一套秋冬咸宜的，答覆天氣的變化；最好是能預備一襲淡灰布的中山裝，那就不僅春夏秋三季可以對付，卽使忽然颳起冷氣澈骨的老北風，把溫度退縮到發財的老爺們輕裘上身的程度，當你走在馬路上，站在人面前，祗須把腰架挺直些，頭頸昂昂地，人們決不以爲你缺少禦寒的服裝，而疑心你是一位富於革命性的公務員，應該具有那麽一種英挺的神氣的；所以，淡灰布的中山裝，在窮酸的公務員，是比較最適宜的服裝，這是經驗告訴我們的。

李嘉賓來重慶已有五個年頭，四個足年了，他是大機關裏一位掛名的小職員，事變初起，就逗留在南京，到國都開始搬動到武漢的一天，他便跟隨國都的搬動而搬動，抗戰轉入第二期，把重慶當作風暴中的燈塔時，他便在這燈塔上充當一位無足重輕的守留，他的脚跟，是緊隨着我們的國都由南京而武漢，由武漢而重慶，從沒有越出國都所在地五十里的外圍，他要算是一位與國都同進退的人物了。其實，這那裏是他的本願呢，正因爲年年的生活水準，是和大家扯價

丁的紙煙似的，對着下坡的方向，沉沉下墜的；他那套淡灰布的中山裝，儘管縫滿了錢袋，不過是有其名的形式，已經好久沒有在錢袋裏保留足夠買一包紙煙的法幣了，在『無錢不行』的現階段，他祇能看着人家今天上南泉，明天遊北泉，甚至浪跡成都哪，青城哪，峨嵋哪，陶醉在巴蜀的名山大川，好在抗戰勝利，打回老家去，和那些未及逃出來的良民與良友，滔滔話舊的。他也有些在各機關榮任了要職的朋友，時刻慫恿他在城圈裏走動走動，也許能碰到好的機會；而他總覺得枯坐八小時的辦公桌，簽到、簽退、寫信、看報、看閒書、……名爲辦公，實際是『辦私』，不僅與抗戰無關，每天還要跋山涉江，賠車錢，傷腦筋，與他更是得不償失。因此，憂國情殷，匡時無力的他，多時沒有進城了，和朋友也懶得通信息，至於誰在國難中升了官，誰在國難中起了家，誰在國難中成了名，誰在國難中發了財，壓根兒就不知道。

李嘉賓除了進城領薪之外，其餘大部份的時間是坐在屋子裏，靜觀門前的樹葉，春天發青，夏天繁榮，秋天凋落，最初，不免微感寂寞，習以爲常之後，倒也不覺得什麼。

一天，他接到×機關寄來一封信，說是：『×部長另有高就了……×部長待同人極好，同人不能不歡送他，略表惜別的情誼；並且，還可以趁此良機，恭聆×部長最後一次的訓話呢……』云云。

『唔！我是應該進城了。』李嘉賓看完了信，沒精打彩地說。

他隨手掠一掠模糊的眼角，摸摸多時未剃的硬鬍子，回頭發覺到那套掛在牀柱上的淡灰布

中山裝，已經又破又舊，糟糕到不成樣子了，而擱在牀底下的破皮鞋，正張開大嘴巴，像一個冷酷無情的債主，向他急於討還舊債一般：……這種種，都使他心灰意懶，絕對挑不起進城的勇氣來；但是，×部長待他不算壞，決不能惜此一行的。便徐徐離座，一個人在屋子裏踱了幾步，淡越越的視線在壁上的聯句和圖畫上掃射一回，又低頭凝思，默默地自語：『也好，就到城裏跑一趟吧！打聽×部長究竟高就那一個肥缺？我反正是掛名呵！能有更好的名可掛，也不虛此一行。』說完，走近懸着日曆的壁角，把眼睛透出深度近視鏡的黑邊框，張探一下，驚嘆着說：『哦！已經十一月三號了！日子過得眞快呵！』

陽曆的十一月，正當農曆的十月小陽春；雖說冬季已經到了，日光照在面頰上，依然感覺到如同春天一樣的溫暖。李嘉賓以爲那一套掛在牀柱上的中山裝，似乎還頗行時，便小心地取下來，撣撣灰塵，披在身上；隨後伸手到牀底下，掏出那雙破皮鞋，擦上一點鞋油，抹，擦，抹着，擦着，勉強抹擦出一絲光亮，套在脚上；并且運用飛快的手法，忍痛刮刮硬粗的鬍子，他算是竭盡裝璜自己的能事了，便在暖洋洋的春天似的和風中，提着不十分緩慢的脚步，遵循下坡的山路，走進城去。在路上，他還順便賞鑑一下清曠的山景，聽聽百鳥的歌聲，心坎裏感到一陣莫名的快愉。

到城，他要趕辦的第一件大事，是急忙跑到××部，抱着滿高興的熱忱，參加同人們發起的送別會。可是，禮堂上不見一個人，看錶，正是應該開會的時刻，爲什麽絲毫沒有開會的象

徵？他的心沉落在懷疑，失望的深淵。後來，他遇到一位發起這一件工作的同人，才知道已經改期了，原因倒不在送別者沒有時間，而是被歡送的×部長，抽不出多餘的工夫。

李嘉賓是閒人有的是閒工夫，便在城圈裏走走，看看新奇的光景。他覺得一年來未經敵機光顧的陪都，不過物價昂貴些，使多數善良的人們，長安居大不易；但少數發財的人，正是興高彩烈，慶幸自己生財有道，把浮現在表皮上的市容，又攪得像過去一般的繁榮了。路上逢到好久不見面，彷彿要經過再介紹的熟人，彼此互道寒暄；因爲已有相當時間的隔離，自己超出利害圈，躲在山村裏，不和他們爭名奪利的緣故，都不同以前似地怒目相向，而頗對他有一種親密之感；不過，這樣的親密之感，並不能延長到幾分鐘的時間，祇要大家站在車輛不經過的路邊，多寒暄幾句，就漸漸冲淡了。

天氣忽然顯得悶鬱起來，空中瀰漫着黃澄澄的沙色，白熱的陽光，如同老畫師畫了幾筆不稱心的線條，赫然震怒，把赤赭的顏料，塗毀了整個的畫面一樣。一會兒，天氣急轉直下，那常常飇動的東北風，從江上，山坡上，發出大聲音，呼呼地喊叫，把冬天不常有的悶鬱，剎那間澈底驅逐了之後，接着，暴距離兩個季節的寒冷，逼着沒有攜帶三個季節可以通融的服裝，足夠抵禦氣候倏變的人們，就同「打擺子」似的，慄慄地顫抖。李嘉賓拖着沉重的脚步，面迎冷風走過去，看着那含有足量水分的濃雲，幛幕一般低懸在曾被炸燬了的搖搖欲傾的屋脊上。快要下雨了，同時，他那套淡灰布的中山裝，無論鼓足多麽熱烈的勇氣，究竟不能充分發揮綱

寒的功用。無意中，行經浴春池澡堂，因想起洗澡是窮人最高度的享受，不僅可以洗淨身上的乃至心頭的霉塵，使你在悶鬱中恢復一點人生的趣味，而且，當外面是寒冷的冬季，裏面依然是溫和的春天；兼之，新浴以後，躺在沙發上，喝清茶，抽香烟，在過去的生活歷程中，尋於挑選得意的故事，瞑想一下，未嘗不是快意的舉動。

浴春池是建築，設備，比較週密的澡堂，樓上是旅館，有精緻華麗的房間，一向是招待飛香港，走昆明，跑仰光……那些手面豪闊的國際商人的。他好久不曾在洗澡上化過錢了。外面的冷空氣，像在推送他的脚步向着到浴春池的弄堂裏走進去。

屋子裏，幾張 Spring 沙發，整齊地交擺着，湖綠燈罩，遮掩從顏色燈泡放出的柔光，反映粉紅色的牆壁，以及掛在牆壁上的中西畫， 幾段燒紅的炭火， 擱在炭盆裏，盛滿沸水的銅壺，悠悠地彈奏有聲無義的歌。他揭開門簾，輕脚踱進去，在幽雅的燈光下，祇有一個人像剛洗完澡，闔攏眼皮，活屍似地躺着，嘴裏啣了一枝烟，在舒展困乏，茶役坐在矮凳上搥脚，一把又一把，輕重緩徐，彷彿有做詩的旋律似的。屋子裏，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喧擾的聲音。

室內的熱度， 使他剝下淡灰色的中山裝頹頹地坐在沙發上， 喝口茶，脫去足衣，赤着脚，斯斯文文挖撈脚縫裏的汗垢，摸摸鼻尖，用力嗅一回，腦海裏泛起許多神祕的幻念。隔一回，便沉浸在池盆裏，足有一個鐘頭才起來。腦殼昏暈，視線模糊，也倒在沙發上去，寧一下神，又想要喝口熱茶，悉索地坐起，似乎發覺澡堂的門口，站着一個人，門簾慢慢地動，被掀

開了一條縫，他機警地看過去，伸進一個漂亮的放散着異香的頭，黑油油的長髮，燙得像柔順的波浪一樣，馴垂在雪白的項頸裏，電光樣的黑眼珠靈活地轉動，塗着口紅的薄薄的嘴唇，搖出嬌嫩的笑聲，不好意思地叫出來：『喂！喂！你在澡堂裏生了根了？等得你好心焦呵！』格啲啲地笑一陣。

那個人仍舊躺在沙發上，故意不理會；但從他眼梢眉角所閃現的笑痕，是要逗引她作進一步的表示的。李嘉賓理直氣壯的神氣，望望這女人，有沒有勇氣眞的跑到澡堂子裏來。幾分鐘後，那女人的儀態，表現得非常大方，行所無事地跨進一步，又停住不動，把綢手帕扭成一團，準對那個人的面部擲過去，接着是肉麻古怪的叫喚：『哈囉！』接着是，把她在香港舞場裏學會的那句俗不可耐的情歌，嬌聲怪氣，搖頭擺腦地哼起來：『I Love you, my darling！』接着是脚尖吉吉擱擱，柔細的腰肢前俯後仰，跳着 Fox trot 的節拍，急速跳到那個人的眼前來。搥脚的大吃一驚，立即縮住了手，對她嗤嗤地發笑。那個人也放聲大笑，哈……哈……哈……慌忙把滑下去的掩蔽下肢的大毛巾，提上一些，假惺惺地罵着：『我的媽！你好不要臉！這裏是男人的澡堂子呢！你眞有膽量闖進來。』

那女人一本正經回答：『我怕什麼，我什麼都見識過了。』

『好！好！就算你是香港住慣的交際明星，見廣識大。』

他無所謂地說了一句，坐起來，骨碌碌的烏珠，死命盯住她正在瞇瞇地含有無限深情柔藏

的媚眼，怎樣也按捺不住假裝的怒容，又似嗔似喜地說：『你這隻會跳狐步舞的騷狐狸！害人精！你心焦干我什麼事！老子還要躺一回呢！』邊說，邊躺下去，乏神無氣地呻吟，『⋯⋯唷⋯⋯唷⋯⋯腰痛！腰痛！腰痛！』又自得地補說了一句：『騷狐狸！你心焦干我什麼事！我巴不得你乾柴遇烈火，燒得大呼救命呢！⋯⋯』他把還要說下去的話，變成從鼻洞裏穿出來的古怪的笑聲，哼⋯⋯哼⋯⋯哼⋯⋯

『死鬼！獰死你！』她出其不意，把他的要害用力獰一把，轉身向外逃，亭亭的高跟鞋，幾乎要滑到。

『啊⋯⋯唷⋯⋯唷⋯⋯你不要逃，不要逃。』他急忙捺住大毛巾，發瘋似地衝出去，嘴裏不住笑罵：哈⋯⋯哈⋯⋯哈⋯⋯『你這騷狐狸！』

閣⋯⋯閣⋯⋯閣⋯⋯的聲音，像打悶鼓似的從樓梯上傳下來。

『唔！我追不着你。好！等一會再⋯⋯』他說着，不得已轉回去。

樓上又是一陣嬌滴滴的笑聲，把剛才那句話，重複了一遍：『我怕什麼，我什麼都見識過了。』

這一切，都使李嘉賓感到特別的興趣，當那個人堆滿一臉的笑容，按捺住遮醜的大毛巾回到原位時，發覺他額角上有一個疤，驢子似的長臉，高高的個子，油腔滑調的姿態，滿不在乎的神氣，極像戰前在南京同住在高樓門的胡四海，那時候，他便是×部長的司機，李嘉賓默默

計算一回相隔的歲月，暗自思量：『啊！快七年了，難怪他不認識我。』但胡四海的身份，不至於着這樣漂亮的西裝，像那麼精美的毛織品，在重慶恐怕是絕無而僅有，嘴裏不會把此刻官場中招待外賓用的三五牌香烟，一枝又一枝地抽，抽了幾口，就撲的一聲，扔在痰抵裏，手指上不會套着鑲寶右的鑽戒，在燈影下晶光鑠亮的搖幌，更不會有這樣時髦的會跳狐步舞，唱外國歌的姑娘，降心相從，惟恐還就不上似的，千方百計要討他的好，祈求他的歡心；因此，李嘉賓確定他是一位走運的跑跑國際路綫的貿易專門家，社會上竟能有同模型的人物的，疑遲了好久，還是不敢招呼他。

『茶房！把西裝叉下來！』他在穿好了襯衣和短褲之後，運用命令式的語氣招呼着。

李嘉賓看他很吃力的打領結，把一根非常考較的絲領帶，像用麻繩綑猪子一般，扣住自己的項頸，對着模糊的着衣鏡收緊，放鬆，又收得緊緊地，如同做了什麼虧心事，要去上吊似的。第二次，費盡手續和打量，總算有點像樣了；但領結是歪曲的，就是悉心調整也不能如願，額頭上的汗，珍珠似地滾下來。李嘉賓極想助以一臂之力，便慢吞吞地從座位上走過來，到逼近他的身，特別觸目的，是他額角上的疤，記得胡四海有一次到下關接×部長，遇着意外，頭破血流，幾乎結束自己的一條命；而他的一切，又是那麼酷肖胡四海，『也許，胡四海發財了。』他立卽衝口叫出來：『你是胡四海嗎？』

『唔！唔！是的！是的！』他接口說，一隻手拉住尚未打好的領結，快速低下頭來，掠掠

眼背，驚奇地瞄一瞄。『啊！是李嘉賓先生！哎喲！我們好久不見了！』

『七年了！四海！』李嘉賓說着，若不勝『今昔之感』。

『還在×機關發福嗎？』

『是喲！抗戰以來，依然故我。你呢？』

『托福！托福！我早就離開×公館了，知道嗎？』胡四海笑嘻嘻地回答。

『我知道，知道。』

胡四海仍舊對準鏡頭打領結，但是，他手不如意，嘴裏又要招呼李嘉賓，非常着急。李嘉賓順着他的手勢，輕而易舉地把他的領結修整一下，他覺得滿合意，又感激又慚愧似地笑了一笑。李嘉賓馬上把話頭引到別處去，假裝十分關切的神氣問：『最近，你見過×部長沒有？記得我們在南京，大家住在高樓門，×部長的汽車，我也承你的情，叨光坐過幾次的。』

『可憐！×部長現在不坐汽車了。上星期，我剛從昆明運了一票貨回來，自開一掛小汽車，帶着我那隻騷狐狸……』

『誰啊？』李嘉賓插嘴問。

『剛剛闖進澡堂來的那個女人。』

『呵！是新太太？』

『不，不，不是。』他輕輕劈開這疑問，退下幾步，回到原位上。李嘉賓也給他吸引着走

過去，靠攏他的隔座上坐下來。他喝口茶，淘淘喉頭『雜七搭八』的濁氣，吐在痰瓶裏，抽着了烟，隨手拿一枝給李嘉賓，閉攏眼睛，寧息一下神思，又接上剛才的話線，繼續說：『我帶了那個活妖精，到北温泉去洗澡，路過上清寺，看見×部長的頭髮全白了，彎着腰在馬路上走。從前他的汽車是三十三號，最新式的美國福特卡；我的天，誰知道他現在眞是自備的十一號汽車了。哈……哈……哈……』他邊說，邊在得意地發笑。

『四海！×部長現在另有高就了。我看你這樣子，筆挺的西裝，自開汽車，伴着愛人兒到北温泉洗澡，你已經比×部長闊氣多了。』李嘉賓含譏帶嘲地說。

胡四海聽不出他話頭裏夾雜了刺諷的成分，祇以為自己發財了，身價也就跟着錢的數目抬高起來。以前，他是×部長的汽車夫，現在的×部長無汽車可坐，而他有的是從仰光，香港，昆明……帶回來的流線型的福特卡，雪佛蘭，是鐵一般的事實。想起自己：這幾年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是到處風光，女人哪，西崽哪，大旅館的茶房哪，電影院，戲院的經理哪，銀行老闆哪，還有些自以為有錢的大財主哪……『他媽的！都認識我胡四海了！他們都來拍老子的馬屁了！』因此，他也以為李嘉賓是在拍馬屁，便自鳴得意地說：『李先生！做官是為了發財，希脫勒要打俄國，也是為了發財，無論什麼人，一年忙到頭，一生忙到老，都是為了發財。社會上祇認識有錢的人，並不認識什麼部長次長呵！』

李嘉賓點點頭，正在考慮適當的答覆時，那女人又從樓梯上吉吉擱擱跑下來，揭開門簾，

異常心急地問：『你怎麽啦！』

胡四海立即跑到門口去，一把拉住她的手，連連說：『來！來！我替你介紹，這位是李嘉賓先生，我們七年前的鄰居。』

李嘉賓縮手縮脚站起來，不知稱呼她什麽好，頗覺侷促不安似的。

『我來介紹，這位徐愛娜姑娘，是香港的交際花，跳舞明星，外國話說得滿好的。』胡四海熱吵吵地說了一大套。

徐愛娜怡顏悅色地伸出手來， 和李嘉賓握握手， 劈口就是一句在香港說慣了的外國話：

『Mr. Li, How are you?』

『好，好極了！你們談談吧！李先生到過外國的。』胡四海說着，又回頭對李嘉賓說明他的苦衷：『李先生！她死命逼着我改洋裝，放洋屁，跳舞，吃大菜，我眞苦死了！』

李嘉賓笑着問：『徐小姐，你這是什麽意思呢？』

胡四海天眞地搶上來說：『她告訴我，我不學會這一套，不和我正式登報結婚。』

『我說：一個有錢的人，就應該把自己的身份提高些，你說是不是？李先生！』徐愛娜凝住笑容解釋着。

胡四海赧赧地表現開汽車的手勢，自以爲說出一句惹人發笑的俏皮話：『你知道，我祇會這個。』

『四海！你能開汽車，要算最摩登，最出風頭的事情了。』李嘉賓故意把話頭頓一頓，像考慮什麼似的，假裝淵博的神氣，亂說了一陣：『告訴你，世界上最有錢的人，煤油大王的兒子，頂頂年青漂亮，而又是貴不可言的人，像大英帝國的皇太子，還有世界上最風騷，最富於誘惑力，討人寵愛的女人，像好來塢的明星，巴黎的蕩婦，日本的藝妓，納粹德國的風流女閒，都得要先學會開汽車呢！』

徐愛娜拍掌歡呼，表示十分贊同李嘉賓的話，連連地附和：『李先生！你說的話，對極了！對極了！』回頭拍拍胡四海的肩膊，送一個媚惑的眼鋒，又把他的肩膊輕輕一推，別轉身來笑一笑：『等你會說外國話，會穿洋裝，會吃西菜，會跳舞……我要你學習的，你都能，我跟你結婚。』

胡四海面對李嘉賓，無所謂地自言自語：『改着洋裝，就不過打領結比較麻煩些，吃大菜並不難；不過，我的舌頭硬了，你要我學會放洋屁，倒不是容易的事。李先生！你說對不對？』

『四海！沒有什麼，祇要你肯專心學。我要發財，覺得比登天還難；但是，你現在覺發了大財了。你要學會說外國話，無論如何總比你發財容易些吧！』

『發財？在我是太容易了，反正自己有的是汽車，把各地的貨，開到這裏，一塊錢的血本，就能變成一百搭五十，這年頭，發財算什麼。不過，我那裏還有工夫學會放洋屁。我每

天，除了睡覺吃飯的時間，是自己的，其餘儘是給朋友拉得去打牌，玩『沙蟹』，（Show You Hand）坐咖啡店，吃館子，上戲院……』

『沒法子呵！爲了徐小姐的條件呢！』李嘉賓不耐煩地說。

『人家都知道他的根底呢！李先生！我怎麽好馬馬虎虎就……』

徐愛娜將要吐出他的『實話』時，胡四海慌忙眨眨眼，不准她往下說，氣得鼓起了嘴巴，不自覺地駡出來：『你算是會放洋屁，又漂亮，又時髦了嗎？你爲什麽要跟我胡四海混在一起。』

『我是一片好意呵！Darling！』徐愛娜自知說錯了話，開罪了他，沒有在他的朋友面前，顧到他的面子，深自後悔，當她說出這話時，急得要哭的樣子。

『樓上去！你又跑下來做什麽？』胡四海粗魯地叫出來。

徐愛娜不敢再囘嘴，瞪瞪眼，孩子氣地轉身就走。

她走後，胡四海彷彿從夢昧中覺醒，想起她的話，也頗有道理，她是希望自己向上爬，要他跟着有財有勢的老爺們學習文雅的舉動，豪闊的生活，使穿衣，吃飯，說話，走路，住房子，登毛缸……這種種浮現在表面上的生活和舉動，同那些老爺們是一樣，分不出高低，那麽，人家就疑心他的身份，不是司機，而是一個能夠自開汽車的漂亮人物了。社會祇看外表，誰來問你肚子裏裝滿了的，是稻草，還是糞料。『祇要有錢，都好辦。』他以爲。看到坐在旁

邊的李嘉賓，是在巴黎，倫敦，住過多年的，假如他能來教自己的外國話，兼管銀錢出進的賬目，倒是兩得。因想探聽他最近的情形，便出其不意地問：『李先生！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李嘉賓很不悅意地回答：『四海！你開我的玩笑，是不是？』

『不敢！不敢！我不過想知道你的數目，因爲我才好請教。』

『你要請我做事嗎？』

『是的！但不知李先生一個月究竟賺多少？五萬還是十萬？』

『哼……哼……你說的數目太偉大了，我一個月至少是三千塊，至多還是三千塊。』

『是嗎？連津貼都在內嗎？』

『津貼輪不着我！我是掛名的有若無的閒職呢！』

『噢！哈哈！』胡四海忍不住笑起來，鄙夷似地說：『那你怎麼活下去的？你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夠我抽一聽紙煙呢！』說着：招呼茶役開賬來，并說明連這位李先生的一起算。

李嘉賓一再謙遜，表示不能要他破鈔。

『唉！你還同我客氣什麼？快穿衣服，請到我樓上坐，我們再商談，商談。』

『不了，我住在鄉下。還有三十多里路要趕呢！』

『那有什麼關係，太遲了，就住在我這裏。』

『老爺！這是正賬，連這位先生的在內，三千塊；外加擦背，捶背，修脚，捏脚，括脚……

等等，總共是五千塊錢……』茶房嚕嚕囌囌地報賬。

『曉得了，曉得了！』胡四海連忙截住他的話頭，隨手掏出六張一千元的法幣，慷慨地說：拿去！多下來的，給你們吧！』

『謝謝！謝謝你家！』茶役表示懇摯的感激，從心底翻起樸素的歡欣，低下頭，骨溜溜的眼睛，凝視雙手捧住的法幣，週身的細胞，興奮得起抖，滿口道謝跨出了戶限。

李嘉賓發現他的手面是那麼闊綽，疑心他在國難中攪到的法幣，一定大有可觀；便草草地穿好衣服，跟他走出，及門，又故意提起要回去的話頭，胡四海無論如何要挽留，就跟他上樓。

他們有說有笑地步上樓梯，走着，走着。胡四海得意地喊着：『愛娜！愛娜！』

『喂！喂！什麼事？』房裏發出尖銳的應聲。胡四海喜不自勝地自語：『你出來呵！客來了。』

徐愛娜從房裏衝出，堆着一臉的笑迎上來說：『歡迎！李先生裏面坐。』

李嘉賓在他們的熱誠招待下，喜沖沖地跟進房裏去，抬頭，看見一個在重慶難得有的寬敞，精美的房間，一張光澤的桌子上，擺着許多珍貴的舶來品，三五牌，雪茄煙，白蘭地，化裝品，以及各種糖菓的香味，混和着秦瓶裏鮮花的香，徐愛娜頭髮的香，充滿了空間。李嘉賓在靠着壁櫥的小沙發上坐下來，發覺這房間的裝璜那麼講究，驚異地問：「四海……這房間多

少錢一天？』

『不算貴，連一切雜用，大約有一萬塊一天，足夠足夠了。』

『太蹩脚了，李先生！我一刻都住不慣呵！』徐愛娜插嘴說。

『當然，比不上香港囉！徐小姐！』李嘉賓的囘答。

『我在鄉下新做的一座大洋樓，就要完工，在這裏，不會住多久了。』胡四海面不改色地說了幾句。

徐愛娜跳呀跳地，跳近胡四海的身邊，特別遷就他的意思問：『今晚上，那裏去玩？』

『聽你的便』。胡四海簡捷地說，隨即撥轉臀部，表示憐憫的樣子婉勸李嘉賓：『你到我這裏來吧！李先生！我給你十萬塊一月，比你原來的薪水，大幾十倍，你怎麽樣？』

『是嗎？你要我來做什麽呵？』

『你來教我說洋話，帶管銀錢出入。』

『噢！是家庭教師兼賬房。』

是呵！是呵！正是這樣的差使。』胡四海說，立即笑嘻嘻地告訴徐愛娜：『我請李先生來教我說洋話了，他是個留學生。』

徐愛娜又拍掌歡呼，連聲說：『贊成，贊成。你祇要會看電影上的字模，我們馬上請李先生吃喜酒。』

『你爲什麽要這樣呢？徐小姐！我眞不懂。』李嘉賓莫明其妙地問。

『唉！你們男人找工作，同女人找丈夫，都是一樣的痲煩呵！』徐愛娜說時，像十分傷感似的。

李嘉賓抿着嘴發笑，幾乎要笑出聲來，勉強忍住說：『你已經找到了生意興隆遊四海的胡四海，還不滿意嗎？徐小姐。』

『她那裏會滿意我呵！李先生！』胡四海像已覺得問心無愧似的，異常抑鬱地說了一句。

『無奈，這年頭，有錢的沒有資格，有資格的，又沒有錢，』哼…哼…哼…她邊說，邊在無可奈何的苦笑。

『好了！好了！別說罷！我都將就你，完全聽你吩咐。』胡四海憤憤地說着，趕快打開壁櫥摸出一扎法幣，塞到李嘉賓的掌中說：『這裏是十萬塊，你拿去用，李先生！我希望你馬上就來教我說洋話，穿洋服，吃大菜，我一定學得同外國人一樣。你不要笑我，你這害人精。』

『我爲了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身份呵！』徐愛娜急迫地說明她的好意。

『唉！我知道，知道，你要我向上爬，向上爬。』胡四海恨聲嘆氣地回答。

『但是，我不能拿你的錢…我…我…我不能馬上答允你，我要考慮，我要回去考慮』。

李嘉賓一面說，一面璧還他的法幣。

『李先生！你儘管考慮 你回去考慮，我不留。定錢你拿去，明後天，就來上工。』

『那麽，我就走。』

『好！我不送。你就來上工。』

『你不是要李先生來開汽車呢！話不能這麽說呵！親愛的！』徐愛娜插上來校正他的錯誤。

『我不會說話，你不要見怪，李先生！』胡四海急忙打招呼。

李嘉賓那套淡灰布中山裝的插袋裏，突然都塞得滿滿的法幣，辭別了他的恩公，喜不自勝地走向回歸的途中。他想，到這一次進城，有這麽意外的幸運。當他沒有參加×部長的送別會，沒有能逢着×部長，他以爲定要虛此一行了；但他真想不到在浴春池遇到胡四海！他的救命的恩公！雖然，黑漆的夜色，像棺材板似的罩下來，而上坡路又是特別的崎嶇，可是，他的脚並不沉重，比進城時，顯得更輕快了。

到家，他依舊坐在窗口的桌子上，面對着窗前要黃枯的樹葉，默默的喘息，恢復跋涉的疲勞。

在靜寂中，想起胡四海對他愛人說的那句話：『他是個留學生。』『是的，我在巴黎，倫敦都讀過書，而且還混到一個叫做「博士」的銜頭呢！』李嘉賓在攷慮着，他摸摸衣袋裏塞滿的法幣，已由胡四海說明，是要他上工的定錢，他是胡四海的賬房，他要教胡四海說洋話幫助他抬高身份，滿足他愛人的條件。『這是怎麽一回事！』他瘋狂地叫起來。他愈想下去，愈覺

得拿回胡四海的錢，是卑鄙無恥，人格上的汚點，愈覺得他塞滿在袋裏的東西，不是法幣，是眼淚，是痛苦，是滿袋的恥辱。他馬上寫好回絕的信，堅決地回絕他的好意。

明天，他把穿進城的那雙破皮鞋，送到拍賣行，變賣一點錢，毫不遲疑地從銀行匯還胡四海的錢。拍拍空洞的錢袋，像墮落在毛厠裏的汚濁的身體，洗了一次爽快的澡，已聞不到撲鼻的臭氣了。他立在山頂拉開心胸，對着從雲霧裏漏出來的陽光，做一回深呼吸。換進的新空氣，使他欣然地微笑起來。

湖濱秋色

九月裏，是西湖的秋色最清麗的季節，湖上的遊客，並不少於鳥語花香，桃紅柳綠的春天，當秋天的脚步，經過幾陣涼快的風，掃蕩夏天的悶熱，悄悄地來到人間時，裏湖的殘荷，挺出清癯的瘦影，彷彿在落花敗葉中，昂着頭，豎起耳朵，靜聽山寺裏的鐘聲。這時節，美麗的西子湖便呈現詩意一般的秋意，勾引無數遊客們的脚步，他們常沿着環湖馬路走向孤山公園去，一面喝龍井，一面把手臂擱在公園的欄杆上，賞鑒秋季的菊花會；遊客們男的女的，都往來於菊花叢中爭妍鬥豔，是多麽怡情適性的樂事。此刻，像這樣高雅的清福，已被日寇掀動的侵略戰爭，完全剝奪了，人們正忙碌着挑籠擔箱，拖男帶女，仍舊沿着環湖馬路張皇失措地狂奔。沿路，雖然經過蘇小墓、放鶴亭、岳墳、靈隱、韜光、天竺、虎跑……這些有名的古蹟，有名的聖地和佛地；但誰也沒有好整以暇的心情，停往倉促的脚步，作一次最後的流戀了，祇求能在日落之前，從南高峯北高峯的深山叢林中急於躲藏了他們的影子。自然，那些被秋風吹開的菊花，尤其是種在湖濱公園的佳卉，培養在那些高門巨室中的奇葩，也就祇能在蕭瑟的秋風裏孤芳自賞了。

晚上，秋月依舊皎潔，天上的星星，映照在平靜的銀鏡上，可以俯窺倒影的蒼穹；不過，

那些唱熟、聽慣了的船夫曲，已經寂然無聲，更聽不到脈脈傳神的鄉聲與琴音，戰神捻熄環堤柳蔭裏的路燈，街道上已斷絕了來往的人，要不是唧唧的秋虫，像是起自山中的秋聲，不時伴隨杭州四郊傳來的隆隆大砲聲，爆炸聲，打破死一般的沉寂，整個的杭州，幾疑心已提前到了地球的末日，遭遇覆沒的浩刼了。

九月中旬的下午，據守杭州的國軍，因戰略上的關係，奉命撤退到城郊，憑依浩瀚的錢江，雄偉曲折的山勢，掘壕固守，擺佈不可搖撼的鐵陣，等候敵寇的送死。就在那天的午後三點鐘，敵酋桓山率領一旅團的兵種，全副武裝，沿着滬杭路線，經過嘉興、長安、硤石、艮山門，揚武耀威，直衝到杭州的城站。當他穿了中將的服飾，騎在一匹雄壯的馬背上，又開粗黑的短髭，面上現出勝利者的驕矜，從一簇人馬中，衝到城站前面的廣場時，敵寇預先派定的維持會會長杭君蓬已公開活動，導引一般嘍囉們拜服在必經的過道旁，舉行歡迎皇軍的盛典。

嘍囉們都着了灰色紡綢長衫，外加玄色的杭緞製成的馬褂，跟在軍隊的後面，按步就班地走着，迎接寇酋們到湖濱的清泰大旅社——是他們爲敵寇臨時佈置的行轅。杭君遠還不過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因爲拖了一口煙，時刻剝削他的脂肪，已同快要入墓的腐屍；這幾天，爲籌備歡迎皇軍入城的典禮，又忙碌了一陣，更是意想不到的疲乏。他率領嘍囉們，一路打呵欠，伸懶腰，拖着笨重的脚步，在馬路上勉勉強強地移動。他那實在支撐不住的窘態，逼着他淚浪滔滔，鼻孔裏流出滑膩的濃液；假使不是在馬路邊的砲竹聲，應和歡迎的禮砲，響徹雲霄；從嘍囉們

嘴裏忽然唱歌，忽然高呼『日支親善』萬歲，日皇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决不像迎接寇酋們進行轅，却同恭送他們考妣的靈柩到墓地去葬埋一樣。

這城市裏，除了潛伏少數革命的鬥士，預備進行地下層的愛國工作外，已找不到一個有志氣的青年，許多年富力盛的壯丁，也在敵寇入城之前，追隨自己的軍隊，盡數離開。祇有杭君達這一羣，低聲下氣，衣冠楚楚，侍候在寇酋的週圍，聽命差遣，無不竭盡所有的思慮，想出千奇百怪的花樣，使寇酋們得到充分的稱心。倭酋們並不感覺奴才的缺少。杭君達在依照既定的計劃，做完關於歡迎皇軍的一切手續，接二連三地得到書面，或口頭的嘉獎之後，便自告奮勇趕到清泰大旅社，向桓山提出他特出心裁的建議。

桓山瞥見他推開行轅的最後一道門，屈腰，俯躬，聳起雙肩，鼓足了氣，疾趨到面前時，立即笑嘻嘻地說：『喂！杭會長！你的工作，做得好，好，我一定要把你的功勞，記在功勞簿上，重重封賞。』

荷……荷……荷……杭君達從漏斗管似的嘴巴裏，發出哭一般的笑聲，故意把死命要討人歡喜的笑容，在自己瘦削的面頰上，盡可能地延長，肅然地退縮到桓山的身側，默不作聲，靜候桓山的賜坐。

桓山并不懂杭君達的生活形態中還保存着這些不必要的儀節，祇疑心他也許在臀部上患了不能就坐的惡瘡，所以，他始終是『必恭必敬』地站着像一株生了根的木頭一樣。

『有事嗎？』桓山不經意地問，隨即睜開陰險的眼睛，在他悍悚的面頰上掃視了一回。

『有……有……有的，有一件特別又特別的要事，特來向中將報告。』

『好！你說罷！』

杭君達伸一伸縮了好久的頸頸，從丹田裏運出一口鬱塞的酸氣，咳嗽，吐痰，清理一下乾燥的喉嚨，務求說話的音波，不受氣管的阻礙，而能極度舒適地傳入桓山的耳管，愉快他的聽神經，誘使他能夠眉飛色舞地接納自己的建議。桓山發覺他在報告之前，已有幾分鐘那麼久，在表現各種無意義的小動作，頗有些不耐煩似地又問了一句：『喂！杭會長！你究竟有什麼好主意要向我說呢？』

『中將！我說，這一次皇軍進杭州城，再文明也沒有了……』

『是啊！皇軍本來是世界上最講理的軍隊。』桓山急忙割斷他的話線，插上來說。

杭君達立即俯伏在桓山的脚跟旁，不勝其懊惱的神氣，像預擬了腹稿似地苦苦陳訴：『卑職等該死，實在沒有能把歡迎的工作，做到使自己可以滿意的程度。』

『唔！你無須客氣，已經做得很好了。』桓山回答時，自以爲是操着『生殺之權』的上司似的。

『唉！卑職等怎麼能滿意呵！』他感慨系之說；就連磕幾個響頭，像是祈求桓山寬恕自己效勞不週的過錯。

『不過，我可以代表皇軍說一句老實話，你們對於歡迎皇軍的盛意，要算是天高地厚了。』

『不，不，你不必這麼說，中將！』

桓山馬上扶他起來，好聲好氣問：『那麼，杭會長！照你看，還應該怎樣歡迎我們呢？的確，人這樣動物，在生活的舒服上，是永遠沒有滿足的日子的。』他邊說，邊在謎着眼縫，顯現貪慾的微笑，向杭君達做鬼臉，希望他明白不便出口的要求，能無傷於一位皇軍司令官的尊嚴，彌補了生活上急於彌補的單調與寂寞。

桓山又以為有數不清的金銀財寶，有他夢想的支那美人，孝敬自己了，他佯示懇懃，熱烈地握往杭君達的手，裝做懇摯的模樣說：『杭會長！假使你營部上沒有什麼不方便，請坐下來談罷！你我都是自己人，我們要共存共榮，你到這裏來，可以同在自己家裏一樣，千萬勿拘束。』

杭君達低着頭癡癡地發笑；但不敢笑出聲來。就是桓山那麼關照他，不妨隨便一些，總自覺沒有可以在主子面前稍稍放任自己的權利，他感激得流淚，因喜悅過了分，無法約束的心臟，正在震顫，好容易運用極大的忍耐，才壓抑動盪的心情，接連打了幾個噎，掀開上下顎聲音抖抖地說：『中將！你待我太好了；所以，我主張趕速召集一大批小孩子排列在湖濱，請皇軍表演剛從大馬路走過的姿勢，立刻拍下幾段新聞片，寄到東京，羅馬，柏林去。』

「你這……這……這是什麽意思呀！」當桓山不解他的用意，提出這樣驚奇的質問時，覺得和預期的目的，距離過遠，表示說不出的懊喪。他頹然地倒在沙發上，洩出一口失望的長氣。接着，便挺直腰架，雙手按住膝蓋骨，死盯住杭君達的臉，像一個嚴厲的法官訊問犯人一樣。

杭君達不知道自巳的主子，爲什麽變成這樣可怕的神氣，背脊上冷汗直流，驚嚇萬狀，一時又苦於想不出好主意，使桓山能明白他的苦衷，原諒他的一片好心。其實，他對於這一個主張的提出，也非偶然，巳考慮又考慮了，因爲小孩子是天眞無邪的，小孩也能歡迎皇軍，正可以洗雪皇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罪行，反證皇軍是愛民如子的『仁義之師』，至少，桓山率領的皇軍是這樣。他爲桓山盡這一份力，是他在維持會會長的職務上理應如此的，並不想借此昇官發財，或者把自巳的基礎能在桓山的鐵蹄下打得更結實，更堅牢一些。他能夠無條件接納，就算有天大的面子了；可是，桓山始終不明白他爲什麽提出這樣一個奇怪的主張來？

杭君達在恐懼獲罪，吃力不討好的情形下，就把這一個奇妙的念頭，推托在兒子身上，成，是兒子的功勞，也就是自己的光榮，不成，反正是小孩子們帶有稚氣的說話，總可以得到桓山的逾格寬宥的。因把自己的兒子杭少達的聰明能幹，在他主子面前揄揚一番，意思是：他兒子的足齡，還不滿十一歲，就知道想出這樣一個好法子來了。爲欲求主子的明察，就假定自巳是桓山的兒子，極意模彷小孩子的憨態，小孩子的聲音，笑貌，揑造幾句孩子氣的說話：

『中將！我的小犬這樣說：爸爸！日本兵眞講理呵！我們小朋友不是人嗎？爲什麽你們到城站去迎接日本兵，沒有一個小朋友？』

『覆！好孩子！好孩子！眞是好孩子！』桓山捻捻粗黑的短鬚，含譏帶嘲地贊美一陣子。杭君達就不顧一切，匍匐在光滑的地板上，像一隻吃飽了飯的哈叭狗似地打幾個滾，一直滾到桓山的脚下，嘴裏叫出古怪的聲音，桓山連忙躲避過來，他還是順着傾斜的地板很快地滑滾，桓山躲避不及，瘋狂地發笑。這以後，他才從光滑的地板上用力撑起不靈便的活屍，一本正經地說：『中將！我兒子定要歡迎皇軍呢！要不然，他就像淚人兒似的，在地上哭得打滾。』

桓山眞想不到他竟會在自己面前扮演這樣一齣可笑的活劇，坐下來，閉攏眼睛想一想，覺得從上海打到杭州，也經過若干城市和鄉鎮，但像杭君達這樣的支那人，畢竟是極少。如果站在自己一位日本軍官的立場，那麽，他能乾脆否定自己的人性，自覺連畜類都不如，情願殘殺自己的同胞，爲帝國效犬馬之勞，原是最合理想。他便表示十分同意的樣子，遞上一根煙，并且爲他括着了火，把作威作福的命令改變成和順的語氣說：『可以，你就去辦！』

『是了！是了！我馬上去辦！中將！』

『我要見見你聰明有趣的孩子呢！』說着，把話頭頓住，嗤嗤地發笑，形成一股不入調的笑聲，哼……哼哼………又笑迷迷地往下說：『他母親能同來，更好，更好。』

『一定，沒有問題，放心，放心。』說着，連連打躬作揖，竭盡謙卑的能事，辭別了桓山。

桓山假惺惺地送出幾步，把腦袋扭一扭，拍拍他的肩膊說：『你兒子的法子想得很好。孩子們都知道歡迎皇軍，誰還相信我們是趁火打刼的海盜。』

『中將！孩子們都要歡迎皇軍，正因爲皇軍愛民如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軍隊呢！』

『哈……哈……哈……可不是嗎？』

杭君遂不以爲在這樣得意的笑聲裏，含蓄着刻毒的諷刺，猶自幸忽然靈機觸動，能夠想出一句使桓山高興的話。好像將大有利於自己的前途似的，也覺得不必過於委曲自己了，便放胆和他拉拉手，趾高氣揚，搖搖擺擺地踱出佇賴的大門，回到維持會。

推持會的嘍囉們，發現自己的上司，從來沒有那麼沾沾自喜的神氣，都以爲在工作上有了顯著的成績，無不喜冲冲地站起來，表示懇摯的敬禮，特別留意他笑得閤不攏的嘴巴，等候他播出幾句親密的鼓勵，但他沒有說一句話，儆儆揚起眉毛，睁開朦朧的眼睛向大家瞄一瞄，就逕直跑向自己的辦公室，急忙坐定，提筆疾書，算是對他所能支配的下屬，頒佈一道緊急的命令，撳一下鈴，隨手吩咐應聲而至的勤務兵，張貼在公告欄。

整個的推持會，發生一陣小小的騷擾，大家在看完了公告欄的命令，馬上發出許多不負責的意見：

『孩子們都下鄉了。』

『況且，這裏有些小學，還沒有開門呢！』

『呀！事情不好辦，辦不通。』

於是，他們公推一位能說能辯的人做代表，面見他們的杭會長，陳訴事實上的困難，要求達到收回成命的目的；無奈，這是杭君達向日本司令部自告奮勇的差使，辦得通，要辦，辦不通，也要辦，絕無通融的餘地。

那個人再三申說不好辦和辦不通的理由，杭君達實在拿不出更好的意見，駁斥他的理由了，祇是惱羞成怒地把公告欄的命令，重述一遍。

『今天下午四點鐘，要把城裏所有的孩子們，全部集合在湖濱公園，唱歌，拍新聞片，歡迎皇軍。……

丁鈴鈴……案頭的電話機響起來，他立刻住口，拿起聽筒問：『誰？噢！噢！你是中將！』哼……哼……哼……他親切地笑着，又有點不好意思一般，在回答桓山的吩咐：『是！是！我早已遵命照辦了！中將！請放心！我一定辦得到。』他又平心靜氣地聽下去，忽然皺皺額頭，頗感爲難似地回答：『好的，好的，我關照他們。好！再見！』說完，輕輕放下聽筒，回頭，瞥見那個人還沒有走，重着聲音問：『你知道剛才的電話是那裏打來的？』

『我知道，是司令部的電話。』

『哼！事情辦不好，大家的官做不成，還是小事，連性命都難維持呢！』他一面說，一面從扣袋裏摸出一隻鴿蛋大的鋼錶，瞟一瞟長短針指定的時辰。『哎喲！』像見了鬼似地叫了一聲，接着，指手劃脚，無的放矢地罵起來：『已經兩點鐘了。你們還不拚命去辦，還要站在我面前說廢話。猪羅！猪羅！眞是死到頭上不知死。』

『會長！您別急！我當了您的面，自動取消我代表的資格。』那個被公推爲能說能辯的代表，祇得連聲諾諾，不得要領地退出去。他也跟蹤走出來，把桓山的電話，有着加強可怕的成分，說給他們聽。

『到下午四點鐘交不了差，就是違抗皇軍的軍令，違抗軍令的人，槍斃！』

當他高聲說出『槍斃』兩個字，那些聽不慣嚇人消息的嘍囉們，一齊號淘大哭，彷彿感覺自己的壽命，祇有兩點鐘的延長，彼此神經過敏，都像看見那種血肉橫飛，倒在血泊裏的淒慘的屍體。

『哭有什麼用？事情要大家拚命去做的。』杭君達說時，帶有極大的同情抬頭看看各種可憐的臉譜。

大家的責任突然加重了，立即擱下一切的工作，四出奔走，分頭接洽，挨家沿戶搜索尙未逃走的孩子們。

杭君達也急忙轉回家去，準備領着自己的孩子，實踐對桓山說過的諾言。

到了家，遇見家裏的僕役，劈口就問：少達呢？』

『少爺正在花園裏耍子呢！』僕役的回答。

他便從曲曲折折的屋簷下，加快轉進通過內室的側廊，再打一個彎，直達花園的後門，急急喚喊自己的兒子．『少達！少達！』

少達聽到爸爸在叫他，就從鞦韆上滾下來，跳也跳地，跑到爸爸面前，率眞地嚷着：『爸爸！我正要問你，人家都罵你是漢奸，我是漢奸的兒子，你聽到過嗎？』

『誰說的？孩子！』

『他們都這樣說。以前和我在一塊唸書的小朋友，也罵我是漢奸的兒子呢！我先生說的，漢奸不是中國人，中國人不該做漢奸。爸爸！我們還是離開杭州吧！』

『到那裏去呢？』

『到重慶去！』

『唉！』杭君達聽完兒子的話，苦悶地噓出一口氣。他知道小孩子沒有機心，是最眞實不過的，他那久已泯沒了的人性，如同在漆黑一團的深夜，亮起一點星火。這微弱的光，在他雜亂無章的神經組織裏，突然一閃，立時觸動深刻的內疚，但罪惡是西湖裏的黑泥，既失足墮落下去，猙獰的魔鬼，就會拖住他的脚，往黑泥的深處陷下去，愈陷愈深，永遠不能自拔，他不願在這方面多作考慮了，多考慮，徒然加重痛苦，決無法洗清自己的罪惡。這使他會固執現在

的錯誤，硬着心肝，絕不後悔，一意孤行地幹下去的。

『爸爸！我們走呵！趕快到重慶去呵！』

『隨便你到什麽地方去，都沒有我們杭州好，孩子！』

『不把杭州的日本鬼趕出去，隨便你到什麽地方去，都比我們杭州好呵！爸爸！』他說着，純潔的小心裏，受不住可羞的侮辱，苦苦地啼哭，撲到他爸爸的懷抱裏。

杭君達愧恧地笑了笑，自言自語：『唉唉！這些話，我並沒有教過你，誰教你說的。你媽媽呢？』說着，親切地吻孩子的面頰，揩拭流到嘴邊的眼淚。

『媽媽同人家到西湖裏划船去了。』

『死傢伙！祇曉得自己愛快活！』他低低罵一聲，繼續說：『我同你到清泰旅社去，中將要見你，孩子！』

『我不去，我恨日本鬼。』

『唔！不許瞎說！好吧！我再同你到湖濱公園去，那裏，日本新來一副馬戲班，有狗熊打架，獅子滾繡球，還有猢猻玩巴戲——眞好看呵！』

『我要去，我要看日本鬼玩巴戲。』

杭君達欣然地帶着自己的孩子走向湖濱公園的途中。

公園裏，已有許多孩子們蹲在草地上，坐立湖濱的石欄上，唱歌，拍球，吃糖菓，他們不

知道為了什麼，領他們來的老師，以及在維持會兼有職務的父兄，也都嚴守祕密，不說出緣故來。孩子們互相猜測着：有的以為是開運動會；有的說是舉行聯合遠足會，這是每逢秋季，必定要舉行一次的；也有的說是有好看的戲，將在公園裏表演，還可以聽到什麼有名人物的公開演說呢！

維持會派出的嘍囉們，為要在下午四點鐘之前，完成這一件急切的任務，都按照地區，分為十幾輛大卡車，飛速運送。他們都像奉了聖旨似的衝進每一家緊閉的大門，甚至破扉越牆而入，發見潛伏在屋內，或躲藏在地洞中的孩子們，便死命拖上卡車，把卡車塞得滿滿的，風馳電掣地開向湖濱公園去。日寇初進杭州，就弟一件表演這樣的「德政」，孩子們的父親，母親，並沒有聽到嘍囉們的說明，都不知道用意何在？他們的思考，自然會從最壞的地方着想，例如：送到野戰病院，抽吸孩子們的鮮血，為受傷的鬼子們當作補劑來注射；或則運往東京去，教他們唸東洋的書，學兵操，當夳軍，要他們在長大以後，忘記是中國人，反來攻打自己的祖國，補充敵人這一次損失的壯丁；或則就是乾脆把孩子們遊戲似地拋在西湖裏，讓他們吃飽西湖裏的死水，掙扎，號叫，終於沉沒在湖底，澈頭澈尾消滅中國的人口。凡此種種，他們根據日寇在各個侵佔區已經表現的『傑作』，相信不僅有完全實現的可能，也許，還要毒辣些。大家帶着悲戚的情緒，斷定這些孩子們總是凶多吉少，都哭喪着臉，送自己的孩子在嘍囉們的拳打腳踢下，擠進卡車。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爸爸，媽媽，都閉着嘴不說一句話，儘是站在馬路

邊，偷偷地灑眼淚，像是忍心讓他們給鬼子們活捉得去，抽筋，剝皮，挖眼睛爲珠，破開他們的腦殼，取出腦漿來當作滋養料似的。每一個孩子都在卡車上號呼奔跳，痛不欲生，卡車的門，被嘍囉們緊緊地封鎖着，無法奔跳下來，他們祇能捏緊小拳頭，憤憤地捶打卡車上的玻璃窗，玻璃窗發出嘩啦啦的裂聲，碎玻片刺入許多隻白嫩的小手，鮮血往下注，注滿了車箱，注滿了一身；他們熱愛自己的爸爸和媽媽，恨不得從窗眼裏像鳥兒似地飛出去，再飛回爸爸和媽媽的懷裏；所以，絲毫不覺得刺痛，時刻舉起受傷的小手，往眼淚浸濕的面頰上揩，血液溶合着淚水把整個的面部，染上了一層紅暈，大家爭相擠軋，設法從打破的窗眼裏，伸出頭來，竭盡沙啞的聲音，喊叫自己的爸爸和媽媽，祈求懂得他們一個最簡單不過的要求，就是，趕速把他們從卡車上救出去，他們的爸爸和媽媽就會從馬路邊奮不顧身的跑近車窗，企圖搶出自己的孩子；但在孩子們剛伸出鮮紅的小手，接觸到爸爸和媽媽的手掌時，嘍囉們便像瘋狂的野獸一般，立即從四面集攏，發出惡毒粗野的咒罵，把手裏的傢伙，槍柄，刺刀，皮鞭，籐條……迎頭痛擊，甚至幾個圍住一個，剝下衣服，週身抽鞭，血肉橫飛，筆尖的哭聲，異常單調淒悲，直衝霄漢。車上的孩子們看着自己最親愛的爸爸媽媽，無故遭遇非法的毒打，個性柔軟的孩子，祇會附和筆尖的哭聲，拚死號跳，那種慘絕的小聲音，和嘍囉們在暢快地發洩了獸虐狂之後所表現的露骨的歡笑，十分不調和地混成一片；個性比較堅強的，不嗇於哭；哭，他們明知是無用的，就能睜開火紅的小眼睛，捏緊血液沾滿的拳頭，對那些無故打人的人，憤怒，嫉

視，堅決要報仇，絕不顧慮自己將有什麽可怕的危險跟着發生，天眞而大胆地叫駡起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呵！』

『狗子們！養你們的爸爸媽媽不是中國人嗎？』

他們的小心，也有忍耐不住激動的，哇的一聲……哭起來了，大家起着雷一般的感應，……似訴苦又像抗議，齊聲叫號：『……爲什麽要打我們的爸爸媽媽啊！』

他們這樣的舉動，也非絕無成效，那些正在搿兒的嘍囉們，驟然感到說不出的羞愧，把被打的工作立刻停止，露出醜黑了的牙齒，顯示可怕的獰笑，揮槍舞棍，依勢作威，趕逐那些站在路邊，目送孩子們被拖進卡車的人們。但是，嘍囉們就是用盡趕逐和壓迫的方法，他們決不願退避，決不願離開自己的孩子。待最後一批捕捉到的孩子，再勉強擠進了卡車，嘍囉們也跟着擠上去之後，孩子們知道車要開行，又呼號奔跳，痛不欲生。

呱……呱……呱……卡車開足了馬力，在馬路上疾馳而過，車上的孩子們已預料永遠看不見親愛的爸爸媽媽了，又狂呼號叫：

『爸爸呵！救救你的孩子呵！』

『媽媽！親愛的媽媽！我捨不得離開你呵！』

不論卡車跑得多麽快，仍然有許多人死命追逐，向着遙遠的車影，死命地追逐，到終於追逐不上時，也祗得放聲長號，高喊孩子們的名字，癡呆地望着運送孩子們的車影，淹沒在看不

見的烟霧裏。

孩子們就這樣一批又一批，運送到湖濱公園來。

有些先到的孩子，並不知道爲了什麽，都在歡快地唱歌，拍球，吃嘍囉們散發的糖菓。此刻，都不拍球，也不唱歌，停止各種擅長的遊戲，和那些剛從卡車裏來的孩子們站在一起，自以爲知道的事情多一些，和他們指東說西，爲他們揩揩面上的淚痕，理理蓬亂的頭髮，扯一扯不整齊的衣衫；又把嘍囉們給他們的玩具，開會的節目單，印成了的歡迎歌，花花綠綠的糖菓包……請他們看看，接着說：『等一會兒，你們都有一份。』這以後，便模糊地把曾經到過的幾處很近的西湖十景：斷橋殘雪，平湖秋月……等等，拉拉雜雜說一陣，意思要勸小朋友們不要哭哭啼啼。可是，他們的小心，祇掛念着爸爸媽媽，耳朵裏嗡嗡作響，還彷彿聽到爸爸媽媽喚喊自己的名字，他們還像在卡車裏爬上座凳和車頂眼睜睜地盯着自己的爸爸媽媽，年長的姊姊，盡力跟在卡車後面跑，一心要追到飛快的車子，阻止車的前進，湧上車來，把他們搶救下去似的。他們絕沒有留心那些孩子們說些什麽，簡直一個字，一句話，都不曾收進水餃子似的小耳朵裏去，祇是痛述自己的經過，訴說自己的遭遇，把先來的孩子們都說得傷心流淚，沉悶地低下頭來。大家才知道到這裏來並不是舉行聯合遠足會，也不是開運動會，更沒有什麽好看的戲演給他們看；而是漢奸聽了鬼子們的鬼話，騙他們來，歡迎鬼子們的。

孩子們的意念，是一張潔淨的白紙。『鬼子們要滅亡中國，鬼子們是中國的仇敵，有志氣

的中國人不做漢奸，做漢奸的，大家可以殺死他們……」這些正確的理解，他們早在教科書上讀了又讀，學校的老師，家庭的父兄，都對他們講了又講，他們腦子裏已形成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們看到鬼子們的照片，就會憤恨，就要把小手挖了鬼子們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才稱心；他們聽到鬼子們打了敗仗，或者某處活捉到多少漢奸，槍斃了幾個漢奸，就會高興得如同在演說競賽時奪得第一名的錦標一樣。他們不會作假，不知道在自己的利害上打算，也不問他們能有多大的力量反對鬼子們和幫鬼子們的漢奸；他們還是要反對的。鬼子們，漢奸，都是他們誓不兩立的敵人。

當他們已知道上了騙，就不肯再留在湖濱公園了，都嚷着要回家了，不聽任何人的勸告和恫嚇，寧可把許多美麗的玩具丟在西湖裏，糖菓踏在脚底下，撕碎各種發下來的文件，撕碎握在手裏像紅膏藥似的小國旗，大家一窩蜂地罵起來。沿着湖濱巡視的僞警，故意裝上雪亮的刺刀，向湖心開了一排槍，希望把騷動鎭壓下去；可是，他們沒有一個怕死，哭罵的聲音比剛才更激越了。嘍囉們都焦灼萬狀，時向馬路上瞭望，還不見他們的杭會長適時駕臨，不勝詫異，無不渴盼他立時到場，幫同克服擺在眼前的困難，因爲這是一件奇特的亂子，不是威脅利誘所能奏効，就是他們的杭會長也未必有好辦法：不過，他是會長，至少可以代大家分担大部份的責任，萬一交不了差，眞的要槍斃，那麼，杭會長也逃不了，自然，他爲了自己，爲了共患難的同事們，決不能袖手旁觀，定能向桓山司令哀苦訴求，懇請網開一面，讓他們還有將功

贖罪的機會的。他們最大的憂慮，是怕桓山司令比杭會長先到場，先給他發現到孩子們反抗的事實，事情就要變成難局，不可收拾了。儘管杭會長的脚步，不先不後，僅僅比桓山司令遲到一秒鐘，也無法想出巧妙的理由在他面前推諉責任的。他們的視線又常向清泰旅社的路線拋過去，默禱桓山司令最好能在他們把風潮平息了以後，率領神氣活現的皇軍，威風凜凜地走來，他們便可以帶領成隊的孩子們嚴肅陣容，手執歡迎的旗子，高唱歡迎歌，馬路邊炮竹喧天，禮炮齊鳴，攝影師在拍攝新聞片，創造一筆歡迎皇軍的新記錄呢！這樣，在被歡迎者之一方，必能感到滿意，而在籌備歡迎的他們，也就可以無罪了；所以，他們都竭盡一切的可能，制止孩子們的哭鬧，設法誘惑那些性格柔順的孩子們另成一個集團，分化他們的結合，讓少數剛強的孩子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但是，當他們用盡了誘騙，嚇詐及調解的方法以後，事實給他們證明，還是絕對無效。他們就想把自己的子女也有二百餘個那麼多，從團體中抽提出來，禁止他們和那些孩子們起同化作用，影響到思想和行動：不過，他們的子女決不願離開廣大的集團，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父兄爲什麼要巴給日本鬼子？爲什麼幫日本鬼子壓迫自己的小朋友們？他們的年紀，氣力，都要比小孩子大得多，爲什麼見了日本鬼子就同耗子見了貓似地嚇得起抖？想想自己還都是剛剛能說話，能走路，能爬上凳子的小孩呢，但他們決不怕鬼子，就算在鬼子們手裏都握着亮爍爍的刀和槍，鬼子們會殺人，他們還是張開喉嚨，放大聲音，痛罵鬼子，痛罵那些幫鬼子的漢奸：明知那些漢奸是自己的父兄，可是，誰教他們做漢奸的，既做了漢奸，就

是中國人的敵人，當然也就是他們的敵人。

正在糾纏不清的時候，杭君達牽了他孩子的手，出現在公園的門口，首先發現他的嘍囉們，不自覺地嚷起來：『會長來了！喂！少爺也跟來了！』大家趕忙迎上去，點頭，拱手，行禮如儀，一面報告工作和風波的經過。杭君達放開孩子的手，擺着四方官步，氣昂昂地走着。嘍囉們都爭先誇張自己的功勞，說明搜捕小孩的不易，運送小孩到湖濱公園來，更是困難重重、杭君達不以爲意，祇感到那副黑邊框的近視眼鏡有些模糊，便停住脚步，取下來揩一揩，又復戴上，指一指跑在前面的杭少達，怡然自得地說：『中將要看看我的孩子，不然，我早就來了。』

『會長來得好極了！再不來，我們祇好投湖自殺了。』嘍囉們異口同聲說。

『不要緊，孩子們總不會造反的。』

嘍囉們隨聲附和：『是的，是的。』馬上送糖菓給杭少達，逗引他的歡心，裝出不自然的女腔，問暖噓寒，摸摸他的小手和頭髮，端詳他的面部，又異口同聲說：『少爺天平開闊，五官齊整，好相貌，好相貌，將來一定大富大貴。』都吃力地笑起來。

『植山中將要收他做乾兒子呢！』杭君達邊走，邊說，處處表示得其所哉的神氣。

全體的孩子們看見他們來了，都從天眞可愛的小嘴裏，大呼在學校裏叫慣了的打倒漢奸的口號，迎接他們。

杭君達吩咐嘍囉們查究誰指使的？誰是爲首的？趕緊捉起來嚴辦。『笑話，笑話，小孩子眞要造反了。』他挺一挺氣鼓鼓的肚皮，兩手撐着腰，分開在嘴邊的短髭子，掀了幾掀，聲色俱厲地自言自語。

嘍囉們都像兇猛的虎狼，奔到全體孩子們集合的場子裏來，不由分說，就想把那些教師綑綁起來，孩子們無不盡力衝撞，營救自己的老師，幾十個保衞一個，使嘍囉們在急忙中無法動彈。杭君達異常惱怒，痛駡他們是無用的飯桶，祇會吃飯睡覺的猪玀，轉瞬之間，忽然不見自己的孩子，大聲疾呼：『少達！少達！』沒有回答。他四處張探，忽然發現自己的孩子正和孩子們混在一起，伸拳攘臂，昂着腰，咬緊牙齦，沉住臉，與嘍囉們進行激烈的搏鬥。那些年齡不相上下的孩子，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樣子，待杭君達憤恨地叱駡：『畜生！你在這裏，你要反對老子了。』嘍囉們才知道杭會長的兒子，也受着孩子們的同化，和他們站在相反的一邊。

嘍囉們得到卸過的機會了，便表示十分爲難的樣子，懇摯地請示：『會長！少爺也在鬧風潮了，怎麽辦？』

『先把他捉起來！』

『那怎麽可以呢？會長！』

『是我的命令，你們不必問。』雖然是會長的命令；但要捉的是會長的兒子，未便下手。他們要衝進孩子的集團，把杭少達搶出來。孩子們都是柔順可愛的小羔羊，那有抗拒狼虎的力

量，正因爲他們不知道死的可怕，死命團結在一塊，也能使無數兇惡的猛虎礙手絆脚，無從發揮吃人的威力。他們無可如何，便笑嘻嘻地說：『喂！大少爺！出來呵！你爸爸命令我們來捉你呢！』

『滾你媽的蛋！我是中國人，我不是漢奸的兒子呵！』杭少達大着聲音罵出來。

孩子們瘋狂地拍掌，竭誠響應杭少達說的話，接着又瘋狂似地叫喊：『打……打……打死這些狗子們呀！』

杭少達領着一羣小朋友們向他爸爸那裏衝過來，意思在責問他的爸爸，爲什麼要騙他們來，歡迎日本鬼子們？鬼子們殺中國人，燒中國人的房子，封閉他們的學校，使他們沒有書唸……鬼子們害中國，害得夠苦了，眞不知道還有什麼理由要歡迎鬼子們？杭少達就要向他的爸爸問清這些理由。一羣天眞純樸絕無機心，極端一致的孩子軍，聲勢壯闊，也同秋天錢塘江的潮水一樣，逼着嘍囉們祇能護衞他們的杭會長，急速向後倒退。孩子們又齊聲叫起來：『狗子們！逃到那裏去呵！』

那些領他們來的老師，知道事態擴大，是避不了責任的，最初，他們曾如泣如訴，祈求孩子們看老師面上，就馬虎一點，不必過於計較，危害大家的性命。現在，他們也忘記了死的可怕，自動參加孩子們的一邊，奮不顧身的打擊那些嘍囉們了。嘍囉們都同他們的杭會長一樣，拖了一口戒除不了的惡習，此刻已超過了支持的時間，又因爲過於勞動，都弱不禁風地躺倒

了。孩子們還是勇敢地衝上去。嘍囉們勉強從地上爬起來，懇求那些孩子們的老師制止孩子們的風潮，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吐出自己的眞心實話來：

「我們也是萬不得已，並不是眞心歡迎他們呵！」

「唉！就是爲了抛不了萬貫家財，幾幢房產呢！」

「唔！總是我那個新娶來的小妖精害了我。」

「祇怪我們杭州的風景太好，生活太舒服了。」

「不必多說，實際還是因爲拖了一口煙，跑不動，行不得，到後方去不方便呵！」……

無奈，這些理由，怎樣也壓不住從孩子們天眞純潔的心坎裏湧出來的愛國愛民族的熱潮，大羣的孩子軍，正像潮水一般前進，少數從維持會派出的僞警，連忙協同嘍囉們武裝彈壓，也無濟於事。

杭君達在嘍囉們的保護下，氣得倒在湖邊的鐵凳上，不住地呻吟嘆息：「唉！想不到我那個小畜生也要反對我，完了！完了！什麽都完了！」他祈求桓山中將趕快帶領一批兵馬來，把這些東西都殺了，斫了。他又想起中國的學校，非根據維持會的宗旨，澈底改造不可，否則，兒子都不承認父親，處處和他們爲難，怎麽得了。

砰……砰……轟……轟……轟……劈……拍……劈劈……拍拍……掛在馬路兩旁的鞭炮，架在寶淑山頂的禮砲，忽然震響，接着是得意洋洋的軍樂聲，冽冽啦啦，表示打了勝仗的凱

歌，無數的坦克車像許多隻大烏龜似地慢慢在前面導引，過山砲，臼砲，迫擊砲，各種各樣的大砲，跟在後面，接着是輕重機關槍隊，騎兵隊，是武裝嶄新，高視闊步的步兵隊，桓山中將仍舊騎在一匹雄壯的馬背上，轉彎拐角，從馬路上得得地走來，準備接受孩子們的歡迎。他們的突然出現，使孩子們都帶着恐懼，驚奇的心情，停止前進，出神地看那些新奇的兵器，在面前示威。

嘍囉們也驚懼交集，提起最後的精神，手忙脚亂地指揮一切，有的在散發節目單和頌揚皇軍的宣傳品，有的在補發被孩子們撕毀了的紅膏藥似的旗子，有的是在會場上跑來跑去，拚命喊叫：『整隊！整隊！趕快整隊！』或者是招呼拍攝新聞片的攝影師們也趕緊動作起來，或者是由於呼應不靈，動作遲緩，大家交相詬病，挑起劇烈的內訌，杭君達管不了這些瑣碎的事，他是以會長的身份，率引少數維持會的新貴，專誠趨前迎迓。

孩子們依然站住不動，把第二次發給他們的東西，還是偷偷地撕了，毀了，嘍囉們白白地忙碌了一陣。杭君達知道不能交差，便在桓山面前，深深地引咎自責，桓山照例敷衍一番。杭君達想起自己的兒子，感傷得要哭，伸手揩揩眼睛，低着頭，忍住眼淚，嗚嗚咽咽地說：「中將！我的兒子反對我，我沒有養到好兒子，我治家無方，風潮是他惹出來的，請中將下令，馬上把我那個小畜生，拋在西湖裏淹死了吧！」說完，荷荷地哭起來。

桓山笑了笑，一面說：「這件事，不是令郎發起的嗎？」

「是……是……是的，後來變了。」

「唉！究竟是小孩子！」桓山也不勝唏噓似地說了一句。

同去迎迓的新貴們，都被苦悶的愁霧，籠罩得要哭，大家插上來說：「那些教書先生要負責的。」

「什麼？什麼？」桓山驚奇地問。

杭君達立即把風潮的前前後後，詳詳細細陳述了一遍，結論做在那些教書先生的身上。

侍候於桓山左右的鬼子們，馬上裝起子彈，馳赴出事的會場，抓住幾個孩子們的老師，不問理由，當場槍殺，幷割下他們的頭，懸掛在湖濱公園的樹桿上，鮮紅的血，從樹桿上滴下來。意想不到的驚恐，暫時懾伏了孩子們反抗的小心，都像遺失了知覺似的，又像是做夢一般恍恍忽忽聽候那些嘍囉們的牽引。

桓山隨卽命令跑到前面去的坦克車，大砲隊，騎兵隊……一律退到原來的地點，鞭砲，禮砲又大放特放了一陣，孩子們經嘍囉們仔細部署，分成十八個小隊，兩個大隊，各由分隊長率領，聽大隊長指導，魚貫地從公園裏走出來，開麥拉擺在馬路交叉口，等候歡迎的隊伍經過時，就開始拍攝，凡對於歡迎皇軍的一切手續，都澈底從頭做起。

鞭砲，禮砲，軍樂隊，在同時震響。嘍囉們首先以身作則，高呼皇軍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大唱歡迎歌，唱了又唱，勒迫孩子們跟着唱，當他們隱約窺見桓山中將在隊後出現時，又從大

隊長嘴裏發出鬼一般的尖聲音：『開麥拉！準備！』

攝影師正對準鏡頭，開始工作，不知是誰在領頭的，全體孩子們一齊發出瞭亮的呼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許多嘍囉們都縮手縮脚，驚惶失色，眼睁睁地看着聲勢汹汹的日本兵，正荷槍實彈，跑向他們面前來，這時候湖面上一陣秋風拂過，使他們打了一個冷顫，心臟在恐懼的壓抑下，慄慄地起抖。

『我們都是中國人，不是漢奸的兒子呵！』一句驚心動魄的話，從孩子們的隊伍裏傳出來，衝破低悶的氣壓，緊接着，一個年近十多歲的孩子，退出隊伍，爬到高處，搖搖手裏的旗子，叫大家止步，不必再迎上去，他像一個小演說家似的，翻覆痛罵那些無恥的中國人，爲什麽要做漢奸？爲什麽要幫鬼子們殺自己的同胞？爲什麽還要騙他們來歡迎鬼子們？全體的孩子們都熱烈地鼓掌，叫好，大呼口號。

『呵！是你！我們的好少爺，你簡直是要你爸爸的命，要我們大家的命了！』嘍囉們待覺察是杭少達在說話，在煽動孩子們，都伸伸舌頭，面面相覷，鬼鬼祟祟地這樣說。

杭少達愈說愈激昂，愈說愈有勁，他的聽衆們都眼不轉睛地盯住他。出於意外的有一個人正對着他的頭心，打了一棍子，杭少達立即從高處暈倒在地上，小嘴裏流出白沫來，翻成一條死魚的眼睛，胸口熱氣沸騰，還在怦怦地跳動。那個人又提起他着了方頭皮鞋的脚，對他的小腹重重地踩下去，咬牙切齒說：『我替他在中將面前掙面子，你反在這裏拆我的台，畜生！我

就譬如沒有養你。』

孩子們目擊杭少達的慘狀，都忍不住哇哇地號哭，誰都不要活了，願意代他去死，祇要他能夠活下去。在湖邊，頓像驚起幾萬隻棲息在湖面上的鴻雁，齊對着一個方向，振翼飛翔。他們看見杭少達痛得在草坪上打滾，聽到他運用死絕的悲聲，發出最後的號呼：『我是中國人，不是漢奸的兒子呵！』孩子們都泣不可仰，低頭前衝，荷荷地說：『小朋友！你是中國人，你不是漢奸的兒子呢！』他們又看見杭少達連翻幾個滾，兩脚伸直，便不再呼號了。他們更奮勇前衝，一下子就扑倒打死杭少達那個人，大家照樣用脚踩，牙齒咬，捏緊小拳頭捶擊他的胸膛。另一羣孩子們，衝到攝影師那裏，趕走攝影師們，他們決不願歡迎日本鬼子，決不願在攝影師的鏡頭裏，保留歡迎鬼子們的形像，他們就把擺在馬路交叉口的開麥拉，擠得粉粹。

『快！趕快！趕快營救杭會長去！』嘍囉們一面叫，一面飛快地衝開孩子們的包圍，孩子們都爭拾地上的石子，拔起湖濱的木柵，堅決地還擊。那些僅作示威用的坦克車，大砲隊，加速開過去，走避不及的孩子們都被打成泥漿。但沒有一個退走，一會兒從輕重機關槍眼裏發出的子彈，雨點似地射過來，千百個徒手的孩子們，便像給獵人羅中的小鳥兒，盡了神聖的責任，默默地伏下來了！他們無怨無恨，情願把最純潔的小生命，交給自己的祖國！爲極大的痛苦所咬嚼的小生命，反不覺得有什麽痛苦，都帶着制命的創傷，在晚風裏震顫地斷了氣，面頰上還像堆滿了微笑似的。

那時刻，涼秋的夕陽，正從南高峯，北高峯，瀰漫深谷林梢，瀰漫湖邊那些高聳的屋脊，映照到平靜的湖面上，把湖濱草地上的血，格外渲染得緋紅，幾乎辨不出是夕陽的光，還是孩子們的血，還是大中華民族永遠不死的精靈！

做戲

冬天的旁晚，雪花紛飛，灰白色的雲霧，由山峯壓下來掛在樹尖上，把手伸出去，像可以測量天之高度似的。江邊的魚村，彈煙燻黑的茅尾，都已蓋滿了白雪。地面上殘留的許多英勇鬥士們的血跡，也給飄下來的雪花，塗得粉一樣的白了，路上看不見車輛和行人，西北風像躲在深山叢林中的餓虎，因忍不住飢渴而狂吼，聲音單調淒涼，白楊樹沙沙作響，無邊的憂鬱，籠罩穿了喪服的故都。

時光的消逝，眞同『白駒過隙』一樣，轉眼又到年邊了，假使是太平歲月，那些住在這城市裏的民衆們，以及負郭而居的莊稼漢，在一年一度的年終，聽村巷裏打着迎春的臘鼓，眼見田畝裏收割起來的穀物，那麽豐盛地塞滿了屋宇，旣不欠國課，又不在土豪劣紳的流水簿上，掛着自己的名姓，他們在自由的天地中呼吸自由的空氣，該是何等的幸福！他們又要忙着烹羊割雞，籌備各種的食品，全家老幼團聚在一起，把酒圍爐，談談還年的掌故，度過凋零的殘冬，迎接快樂的春天了。但此刻的情景，已同隔世一樣，變化的快速與離奇，是誰都想不到的。城市裏每一個角落，每一條巷街都在淒風苦雨中日就傾圮；年青的男女，在日寇入城之先，早根據自己的經驗與智慧，在茫茫塵海中，各奔所要逃避的前程，他們如同離羣的孤雁，

在大雪飄舞的寒夜，拖長悲慘的嘷聲，掠過黑暗的天空，又如同夏天的燕子，飛離了梁上的舊巢，僅有少數未能帶走的孩子們，依附了年老的跑不動的祖父和祖母，熬受苦難的日子。屋子裏空空洞洞，什麼東西都沒有，像剛被盜匪散兵洗刼過後一般，鬼啾似的嗚泣聲，從頹垣破甓中傳出，悄悄地擊破深夜的沉寂。環繞城市的四郊，斷滅了炊煙和人跡，已有悠久的時候了，農民的矮屋，都曾當作鬼子們的兵營，馬廄，賭窟，煙巢，妓館和毛缸，所有的大門，窗戶，都給他們在臨走時劈作引火的木柴，門窗洞開着，任豺狗狐鼠自由自在地進出，荒江邊，山脚底，行人往來的大街，都被野生的蓬艾，雜草，不知名的野花，塞得滿滿的，沒有絲毫的隙縫。鬼子們所斫殺的屍體，凍餓而死的殘骸，在風雨日光的蒸發中漸漸腐爛了，但在蓬艾野花的掩蓋下無從發現腐爛的遺痕，祇從空氣中放散奇異的惡臭。江南美麗的原野，現在變成鬼魅的世界了，是荒涼的沙漠，是夜叉出沒的地獄，常有許多吃飽死人的肥狗，眼睛紅紅的，顯現誰都不敢和牠們爭搶食物似的放肆和驕傲，從容得意地垂下粗大的尾巴，在村路上慢慢地散步，感到充分舒適。繞村落流過的小河中，蓄水的池塘裏，早凝成厚厚的冰，冰之上舖了一層粉似的雪；但仍能透露出隱現在冰上的烏黑的長髮，那蓋在冰河下面的，一望便知是日寇殘害的女屍。祠堂的旗杆上，廟宇的破屏，糊滿了似通不通的標語和條告，有的寫着某某維持會的名義，有的就是以汪傀儡的台銜，會同日寇在南京的警視廳，聯名發出的拉夫子綁財神的『黃榜』。這些，那些，反正沒有人理會，也沒人把牠們徹底剷清的緣故，還是相當完整的；不

過；榜示的紙，本來是黃的，字是油墨印刷的，現在，正同他們組織的『新秩序』一樣，漸漸地消淡下去，祇留存一個快要消滅的暗暈。冬天的時間，是短促的，早晨，無力的陽光剛從屋脊上昇起，一會兒，便寂寞地向西了。這一幅暮年凋零的慘象，誰都知道就是兇惡的日寇和汪傀儡同惡相濟的傑作。

五年前的冬季，在淞滬作戰的敵寇，算是以勝利結束了初期的侵略戰，便另派一支隊伍滲透蘇嘉路，從預爲佈置的太湖濱，揀選最接近南京的捷徑，偸偸地爬上宜興的岸邊，竄入直達南京的京杭路，輕騎疾進，毫無阻礙從中山門首先侵入了南京。敵寇爲了紀念這一次偸襲的武功，便在中山門裝置許多紅紅綠綠的燈。在漆黑的夜，刺眼的光線，反映着『慶祝皇軍凱旋』這幾個字，分外的閃鑠。打這裏經過的奴種們，必須脫帽，鞠躬，行禮如儀，像經過他們考妣的孝堂一樣，稍不如儀，就必遭受無法忍耐的責辱。當敵寇們穿了黃色呢大衣，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現出猙獰的獠牙，站在奴種們面前時，就會週身顫抖，俯伏在敵寇的脚跟旁，誠惶誠恐地聽候使喚，就是派給他們以『舐痂嘗糞』的苦差，絕不覺得羞愧和麻煩，猶以爲是應該的天賞，惟有完成了這些指定的天賞，才配稱爲標準的天字第一號的奴種呢！不過，當他們即能把敵寇指定的工作，做得十分圓滿，連自己也覺得定能接受封賞時，仍未必能獲得如願的封賞，甚至要聽到一句口頭的鼓勵，也極端困難。敵寇們早識透這些奴種是天生的賤骨頭，同畜牲差不多的低卑的性格，倒是時加辱駡，毫無理由地橫施鞭打，反能唯唯從命的。那些奴種們

也知道是自己的主子訓練奴才，狗才的骨格所不得不用的手段；假使在主子面前得不着嘉獎，他們甯可接受極大的侮辱的，例如：拳打，脚踢，抽幾下耳光，握住他們的頭髮，把裝滿了齷齪念頭的腦袋，猛烈地在牆壁上碰撞得血流如注這一類的侮辱，他們便可沾沾自喜，在同伴們中把打罵的經過，邊說，邊笑，作爲光輝門楣的盛舉，使有些久被敵寇疏淡的奴種們羨慕到嫉忌的程度。

敵寇侵入南京以後，雖經奴種們在生活的享受上盡量設法，祈求他們能夠滿意；但要他們滿意到不想起久別的東京，還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一般專恃奉迎而漸漸握到實權的奴種們，便把富有豔史的釣魚巷，鳩工建造，築成十步一窰子，五步一亭榭，使蘇杭州的下妓，上海小花園那些因年事過高被老鴇們以廉價剔出去的娼婦，婊子，裝滿迎送新貴們的花車，轉送到南京來，也算是『金屋藏嬌』似地任憑敵寇來選擇；同時，更把以前夫子廟一帶賣清唱的茶樓，再事擴充，改換洋式的門面，把地板油漆得光可鑑人，儼然也是個舞廳的樣子，在上海臘昔司，芬呂斯等等起碼的舞場裏，不惜用重價禮聘幾位不值錢的舞女，充任舞伴，使敵寇可以通宵達旦，在這些舞伴們身上尋覓安慰與刺激。無奈，敵寇們決不會在女人方面感到滿足的，常由於爭妍奪豔，分配不均的緣故，遷怒那些奴種們效勞不週，仍不免要逢到鞭笞與辱罵，觸着一鼻子的灰。

敵寇們曾擬訂了異常麻煩的禮節，強迫奴種們非照例奉行不可，最普通而熟見的禮節，就

是在馬路上逢着巡邏的敵警，不論奴種們在僞組織的官階如何顯要，如果忘却表示合度的禮節，立刻就可以當猪狗一般地任意唾駡，而且絕對不准說出理由來，祇有忍氣吞聲，唯唯稱是，小偸似地退縮到路邊；萬一那些自鳴得意的敵警，稍稍感覺到奴種們的顏色不夠和順，或在額角上還隱約地現出幾根恥辱的青筋時，槍根子，皮條，木棍，就會像天空突然下降的暴雨，落到他們身上。奇怪！那些奴種們反能一如敵寇所指示，動容週旋，確切適合敵寇所頒布的規矩法度呢！

那些訓練有素的奴種們，每能在行動和表情上，給初從島國到南京來的敵寇，體驗到特別的馴從，大約已有三五年資格的奴種，把自己的良心，人性，全都遺忘，祇知道向自己的主子頂禮膜拜，奉爲神明，自視是命定被踐踏的昆蟲，哀哀地懇求主子的賜予，絕不計較所賜予的是什麽，也不問自己交付的代價是多麽大，好像他們的視覺，聽覺，觸覺，甚至是他們週身的細胞，整個的心，都經過澈底的變化，又同投生到鬼子們的母胎裏，再度孵化過的小生物似的；所以，他們也同鬼子們一樣討厭中國人，仇恨中國人，誓必要殺盡中國人，消滅中國；他們對付中國人竟同鬼子們一樣的殘酷，也可以無故闖進中國人的屋子裏去，掠奪寶貴的財物，强姦年青的婦女，打殺那些不甘受侮辱奮起抗拒的壯丁，與高彩烈時，他們也能模仿鬼子們的玩意兒，把套在槍根上的刺刀，穿進嬰孩的腹中，向空際旋轉，聽那些嬰孩們臨終的呼號，當作悅耳的音樂一般展開快意的歡笑。他們如能加入鬼子們的一羣，到下關和上海去，迎接京京派來

的大賓，或能和那些大賓握手見面，有獻慇懃，拍馬屁的機會時，好像比鬼子們還要樂不可支，但逢到開追悼會，祭奠陣亡的鬼魂，或者是排列在江邊，恭送鬼子們的骨灰回國安葬時，那些奴種們也會如喪考妣似地悲痛欲絕的。

南京的奴種們，都知道用盡一切的方法，在較有力量的鬼子們中，巴結到一個，作爲自己的靠山的，這樣，他們就無須把汪傀儡放在心上盤算了，其實，汪傀儡的境遇，也和他們差不多，他之急於巴結到一個較有力量的鬼子，作爲自己的『千人針』，可說還要急切。他未嘗不明白自己的舉動，正同演馬戲一樣，所帶領的一副『汪家班』，在演技上，組織上雖然更健全於同在南京獻技的梁家班，王家班；同時，在汪家班中，担任相當於猴子，狗，狐，木熊，海豹……等等的角色，雖然從沒有違抗敵寇的指揮棒，把指定給他們的節目，演得不成體統；即汪傀儡自己也覺得到南京以後，因爲角色，佈景，道具的齊全，表現肯賣力，比較在河內，上海所演出的馬戲，更應該多獲得一些獎勵的；可是，自從那一場最精彩的大軸戲——『日汪密約』簽了字，他祇在掌握指揮棒者的手中，換來一個空虛的所謂『主席』的名號，實際上是一無所有的。他常常這樣想：『再這樣拖宕下去，自己帶領的汪家班，難保沒有散夥的危險的。』

這也是無法避免的事實，那些表現馬戲的演員們：猴子，狗，海豹，在馬戲開始獻演時，不能不先把肚子吃得飽飽的，吃不飽，就力不足，即有幾套驚人的絕技，也不容易討好。現在，時令又到年邊，他們無不飢渴地需要撈到一點錢，渡過窮極無賴的年關，而那些祇要看馬

殼，決不肯給馬戲班的各項角色先吃飽了肚子的指揮者，仍沒有支撐他們的表示。汪家班的要角，常在汪傀儡面前，狂呼暴叫，罵出極不中聽的惡聲。汪傀儡是無能爲力的，他祇能捏造種種抽象的喜訊，竭力把他們像飢渴一般的慾求，暫時得着些渺茫的安慰。

南京的氣候，到了春節前後，每是特別的寒冷。汪傀儡滿懷着說不出的苦悶，已有相當的日子了；精神頹敗不堪，老是像喝醉了酒似的。有一天他早晨起來，推開窗子，企圖賞鑒潔淨的臘雪，忽的刮進一陣寒風，使他打一個冷顫，又立刻合上窗子，退到熊熊的爐火旁，機械地坐下來，凝睇上昇的火燄。燒殘的炭火，發出切切的嘆息，如同做了一件愧心事的少女，躲在帳幕裏，低聲啜泣。他睜開衰弱的老眼，透過糢糊的大氣，從窗格中望出去；但又找不到什麼，祇看見在他眼前，橫着一個絕望而慘淡的日子。

一會兒，樓梯響着，側耳靜聽，已辨清楚是太太的脚步，又像忽然刮進一陣寒風似地感到凄涼的瑟縮，屈着腰，一隻手按捺左脚的膝蓋骨，從進門的方向拋出略帶恐懼的視線，他在盡可能地留意太太剛進門的氣色，和她從漏斗管似的嘴巴裏直衝而出的第一句話。他彷彿已有妥當的準備，決不至於因突如其來的緣故，有窮於招架的麻煩。磔軋，門開了。一個龐大的身體，從門側撥轉。面對着汪傀儡，提高沙啞的嗓子，一本正經地問：『他們沒有來嗎？』

『誰？我不知道。』

她並沒有接着問下去，不慌不忙，緩慢地脫下皮手套，汪傀儡從沙發上站起，接過她從身

上剩下的黑大氅，趕速掛在衣架上，然後運用問暖噓寒的口氣，委婉曲折地問：『又下過雪了，外面很冷吧？』

『年終歲滿了，他們都圍住我要錢用，要飯吃，你就裝聾作啞，一聲不響，讓我去受他們的包圍嗎？』

汪傀儡輕輕移動鄭重的脚步，緊靠她的身，低垂着頭，像自知理曲，願意接受太太的教訓似地承當排山倒海的暴風雨。他戰戰兢兢地立着，像木樁一樣，但太太並不同過去似的咆哮，也像有說不出的心事似的。哭喪着臉走過去，走到他原先的座上，坐下來烤火，目不轉睛地凝視炭爐裏正在爆炸的火花。他不懂太太的性格為什麼變得和從前絕對不一樣？『一定發生重大的事故了，也許問題就發生在同志們身上，是不是因為天皇冷丟我們，大家就將散夥不幹呢？』他的思潮起伏不定，想了又想，便大胆地抬起頭來，走近幾步，怡顏悅色地問：『喂！喂！你從那裏來？公博，佛海，柏生，思平，默村他們，最近幹些什麼？為什麼好久不來見我？』

太太依舊不回答，轉過頭來癡呆地斜睨掛在牆壁上的西畫，已看明白是女畫家方君璧畫的雛菊花，便把注意力立時聯繫到牠丈夫曾仲鳴在河內的慘死，息斯的利地嘆一口氣，『唉！』接着說：『要是仲鳴還活着，多麼好！』

『是的！仲鳴死得太可憐了！』汪傀儡不知所云地附和了一句。

他們又沉默着經過相當的時間。汪傀儡偷覷太太的臉，黃得像木瓜一樣，額角上都是不規

則的皺紋，他警覺到年齡不相上下的妻，已經衰老得不像樣子了，便立刻把厭惡的心情，轉變爲十分憐憫的神氣，聲音低低地說：『你爲什麽忽然想起仲鳴呢？我的太太！』說着，在他愁悶的臉容上，故意掀開一陣光亮的微笑，意思是要打破她難於索解的疑問。他彷彿是一個老練的富有經驗的茶役，馬上在壁爐裏再加一點炭，又走近案桌，拿了一隻精緻的杯子，斟滿了茶送給她，她伸手接過去，喝了幾口，擱在茶几上，像從強烈的失望中，深感到計劃慘敗以後的苦痛，沉痛地自言自語：『錢，眞是我們的命，財政的大權，是決不應該操在別人手裏的，操在別人手裏，就同卡住你的喉嚨一樣』。說完，連續衝出不愉快的嘆息。

『不錯！你說得對！我所以要佛海管財政，不讓梁鴻志，王克敏他們派人來，就是這個意思』。汪傀儡儘量還就太太的意見說。

『那才好呢！就是佛海和我們過不去。眞是梁王派來的人，未必有佛海那樣做得出。』

『是嗎？這小子，敢和我爲難？』汪傀儡驚奇地問。

『佛海有野心，他背後有人撐腰，你不可不防呵！唉！所以我想起仲鳴來！假使他來管財政，我們多方便。她一面說，一面又取出一張書面的報告，汪傀儡接過去，仔細看，很快就看完了。『哼！是默村的情報。佛海當眞想篡位嗎？』

『怎麽不當眞？難道默村會欺騙我們嗎？』

『璧君！你要留神！他們都是湖南人，一向就攪在一起；而且，默村第一次來見我，正是

佛海介紹的。』

『他們早就分裂了，前天還在一起口角呢！要不是柏生在那裏，說不定還要你一拳，我一腿，打得不可開交呢！』

『這又是誰告訴你的？你的新聞眞是多，太太！』

『我剛在柏生家裏，是柏生說的。』

『我要打電話，問問柏生，究竟他們是怎麼一回事？』

『不必，他就要來。』

汪傀儡很高興似的，手叉着腰，昂視闊步，眼睛咪咪地笑着說：『挑撥他們的惡感，千萬不要讓他們再勾搭在一起。璧君！佛海最怕死，又怕多事，拖了一口煙的人，都是這樣。我們祇要拉住默村，時時刻刻叫默村去和他糾纏，他就夠受了。』

哈！哈！哈！哈！他又放寬聲帶，格格地笑起來。

『哼！哼！默村無問題，他不會再和佛海勾搭在一起了。』汪太太說時，一陣略含譏刺的笑聲，從鼻洞裏竄出來。

『爲什麽？』汪傀儡接着問。

『夫子廟一家舞場裏，新來一位漂亮的舞女，是默村的老相知，給佛海搶去了，默村在這方面，決不會甘服的。』

『好！當眞有這件事，那他們的裂痕是無法調和的。留心他們今後的舉動！』邊說，邊走，從書架上取出各地寄來的報告。報告的內容，無非是爲了要津貼，要錢，或者是分贓不均，自相殘殺，彼此仲訴揑造的理由。他隨便翻了一下，十分厭棄似的說了一句：『他們都向我要錢，又叫我向誰去要錢呢？』

『當然向財政部去要囉！』太太不悅地囘答。

汪傀儡點點頭，像已有應付的方法，足使周佛海認識他的兇狠一般，又像商量什麽的樣子，側轉了頭，低聲下氣問：『你以爲誰長財政部最適宜？太太！』

『仲鳴死了，就祇有你自兼。』

『那不行，我必須留餘地，當大家向我要津貼，要錢的時候，萬不能首當其衝。』

『那麽我實在想不出適當的人選了。』

『讓你去試試看，怎麽樣？』

『我嗎？』

『是你！你去長財政，好不好？』

她立刻從沙發上走起，面上堆着輕鬆的微笑，一顆歡樂的心，不住的跳躍，幾乎找不出適當的話，囘答這個可喜的建議。就在這時候，衛兵忽忙地走進來，把塡寫得異常週到的會客單送上去，汪傀儡看了一下，無所謂地說：『柏生來了。』

『他是林部長，讓他馬上進來！』太太命令似地說。

『是！是！』衛兵邊應，邊退到門外。

『這是一個祕密呢！你不能告訴任何人，也不必對柏生說起，他雖然是自家人。』

『是了，我知道。』太太興奮地回答。

林柏生通過重重的門禁，幾經敵寇的盤查，輕輕爬上樓梯，好容易走到汪傀儡的內室。他先做了一下手勢，忽忽扣門，給汪傀儡一個急於求見的暗示。

『進來！』從門內發出的粗闊的聲音。

他賊頭賊腦地從門縫擠進去。在他急迫，憂豫而又充滿灰暗的氣色上，定有不吉利的消息將要報告汪傀儡似的。

『汪太太！』他半吞半吐地叫一聲。

『汪先先希望你來談談，最近有什麽消息？』汪太太說。

『唉！不得了！消息非常壞。』他見神見鬼地說下去。

『你倒說說看呢！柏生，又有什麽壞消息了？』汪傀儡立刻把身體旋過來，顫巍巍地坐在圈手椅上，顯示出一個頭目所應有的神氣，像刹有介事地問着。

『我們的友軍，第三次攻長沙，又是慘敗，又被他們打得一敗塗地。』當林柏生報告這一個不利於他們的消息時，像有什麽梗住了喉嚨，接連打了幾個噎，繼續說：『這一次可不同前

兩次一樣，打死的，受傷的，被俘的，足有好多萬呢！』

『有這樣的事嗎？他們眞的愈戰愈強了嗎？』汪傀儡不十分信任似地疑問着。

『汪先生！這是千眞萬確的消息。』他急忙靠近汪傀儡，現着憂慮的神色，親切而又低沉地說了一句。

『精衛！我們要相信柏生的消息，我們要從各方面打主意，不能專走一條路呢！』

『唔！你的話，是什麼意思？璧君！』

她若有所思地走近窗口，低着頭，向敵警必經的過道上掃射了一回，退後，轉過身來，汪傀儡循着她轉囘的方向迎上去，聲音有些迫切地問：

『太太！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要根據柏生的報告，把我們的將來，再多多考慮。』

汪傀儡抬頭看一看柏生的臉，又凝視太太的眼睛，這樣的舉動足有三十秒的時間，才斬釘截鐵地說：『趕速通知公博，要他和德意駐滬的代表發生密切的聯絡，日本靠不住，我們可以逃到羅馬去，逃到柏林去。德意是不至於失敗的，我相信。』

『這就對了，精衛！』汪太太竭誠地擁護。

『這才是最穩當的步驟！最有妙用的計劃！本來，我們單靠日本是不行的，無論在那一方面說，日本太不中用了，汪先生！』林柏生肯定的囘答。

『不過，這消息千萬不能洩漏出去，我們的政敵梁鴻志，王克敏，還有梁鴻志那些走狗們，不可不提防，我們親德意的主張，萬一給他們知道，又是麻煩。』汪太太接着說。

『佛海也太迷信日本了。我就怕他和梁王勾結起來，搗我們的蛋。』林柏生顧慮到各方面似地補充了些自以爲高明的意見。

汪傀儡很不同意林柏生說的話，立卽把手一揮，要他停住話頭，不必再說下去；但林柏生並沒有適可而停，還是把他要說的話，說了一個痛快。汪太太接着問：『你爲什麼不要柏生說下去？』

汪傀儡卽含糊其辭地回答：『沒有什麼，我希望大家坐下來，籌商一個萬全的對策。』

『不錯！是要從長計議，爲了我們的前途，也就是爲了我們的將來，林柏生咳嗽，吐痰，清喉嚨，重着聲音，反覆地說出他最後的結尾：『汪太太！這件事，是値得我們愼重考慮的！』

又是一陣叩門的聲音，清脆而急促地。他們把談得起緊的話頭，突然停止。

『電報！』衛兵走進來報告，林柏生先接過來，翻了一下，括見電文末端的署名，本能地叫着：『汪先生！是民誼打來的。』

『是嗎？』汪太太搶着問。

『是的，正是民誼從東京大使館發來的電報。』

汪傀儡驚喜交集，默讀林柏生交給他的電報；到已明瞭電報中的內容，正是他渴求不得的好消息，便喜不自勝，受寵若驚地笑起來，面頰上灰暗無光的死色，頓時現出蓬勃的生氣。

『是什麼好消息呵？』汪太太將信將疑地探問。

『民誼應該嘉獎！應該命令嘉獎！他的外交辦得好極了！』汪傀儡表示從所未有的欣喜，喃喃地自語。

『究竟什麼事呵？』太太問着，一步逼進一步似的。

林柏生已快步跑到汪傀儡的背後。拚命伸直了項頸，企圖偸窺電報中的好消息；但終於看不清楚。

汪傀儡得意忘形地把電報收起，他不知道林柏生是那麼不放心民誼從東京打來的電報。是驕傲地走起，裝出十分親暱的樣，拍拍太太的肩膊說：『聖旨就要到了。』

『與民誼有什麼關係呢？』太太依然摸不明白，十分不悅意地問。

『當然是民誼的功勞。你們拿去瞧吧！』說着，又把電報交給林柏生。

汪太太急於要伸手搶過來。

『我來唸！我來唸給你聽！汪太太！』林柏生定要先覩爲快似地捧住電報，不肯放手，他響亮地讀出重要的電文：

『……前天松岡外相邀民誼談話，他說：「天皇及后，急圖會見汪先生，汪太太，」我就

向外相提出正式的請求：「天皇及后旣荷關愛，汪先生汪太太自當專誠朝聖，拜謝皇恩的。」外相以極端的誠意，完全接受了民誼的請求。……

「現在辦外交，就同做戲一樣，民誼眞能做戲。」林柏生異常羨慕似地說。

「我們祇要朝見天皇，再同近衛首相談一個澈底，我相信，一切沒有問題。」汪太太自鳴得意地說。

「我們那一天走呢？」林柏生興高彩烈地問。

「當然要等聖旨，聖旨那一天到，就那一天起程。」汪太太說。

「孔夫子說：『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太太！正同你說的意思一樣。」汪傀儡引經據典地解釋着，面上現出一陣歡喜的紅暈。林柏生像小孩子似地依附在汪太太的身旁，苦苦的哀求說：「汪太太！你要同我和汪先生說一句話了，我從來沒有請你幫過忙。」

「什麼？你又來麻煩我了，有話，你可以自己對汪先生說，難道你還要避嫌疑嗎？」

「柏生！什麼事」汪傀儡得意地問。

「汪先生！我跟你東跑西奔，已經好多年了，我雖然比不上民誼兄，能夠在外交舞台上，做出這樣驚人的好戲，但我在捧場方面是盡過責任的，你這一次到東京去朝聖，千萬不能丟了我啊！我可以一面發新聞，一面採集些寶貴的資料，編寫一個富於宣傳作用的劇本，竭盡宣傳

的能事呢！老實說，我也不是一塊全無用處的廢料。』說時，聲音抖抖的像要啜泣的樣子。

汪傀儡接觸到他的可憐相，不覺放聲笑出來，『哈！哈！你有用處，好，我一定同你到東京去朝聖。』

『柏生！這是一件最榮譽的使命啊！你要明白，祇有你才有資格追隨呢！』汪太太推心置腹似地說了幾句。

林柏生感激得說不出適當的回答，祇是連連地回頭，邊在揩拭自己含有淚痕的眼睛。

當他們把一切的一切，都研究到大致不差時，便討論隨行的人選，除林柏生已經選定外，還必須再加些什麽人。

『璧君！你以爲應該按照那一項標準，物色朝聖的隨員？』汪傀儡頗費躊躇地問他的太太。

汪太太接口回答，像打了腹稿似地：『我的意思，首先排除周佛海，絕對不要他跟到東京去，此外阿貓阿狗，聽你的使，我絕無主張。』

『是了！是了！』汪傀儡連聲諾諾，馬上把這幾句話像聖旨一般，記在備忘錄裏。

這時候，天皇的特使——影佐大佐，雙手捧着天皇的聖旨，突如地走過，在他們面前展示着，他們立卽中止討論的問題，不約而同地跪下來。

汪傀儡雙手抖抖地從影佐的手中捧過天皇的聖旨。在他腦袋裏，好像已經淸掃了所有的思

想，把腦袋空出，專於裝置這一件在他認為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好消息似的。他忽又百感交集，想起了許多難堪的苦悶，最先觸到一件事，是接受天皇的『天命』，充當了『主席』之後，既沒有權，又沒有錢，更沒有一個蝦兵蟹將，可以聽候調遣，如果天皇不好好栽培他，他的空頭『主席』，實在混不下去了。接着，他便想起時刻在他面前擺老資格的政敵梁鴻志，王克敏；以及暗中作祟的周佛海。

影佐見他已把聖旨接過去，沒有再跪伏在地上的必要了，便好聲好氣說：『汪先生！你可以起來了。』

但汪傀儡的念頭，像地下潛伏的暗流似的，脈絡起伏，越想越緊，好像沒有聽到影佐的吩咐。他想起日本人在湘北吃了第三次的大敗仗，給中國兵殺得片甲不留，他從日本快要沒落的預兆上，已經深深預測到自己慘淡的前途，彷彿那不可避免的命運，就在眼前似的。

『汪先生：起來罷！』影佐又說了一遍。

一種莫可名狀的悲哀，逼着他雙手抖抖地捧着天皇的聖旨，霍的一聲，從地上爬起，倒在影佐的懷抱裏，荷荷地號哭起來。

影佐驟吃一驚，抱着他倒退了好幾步，無論如何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不知道他為什麽要這樣？更看不懂他正在做的戲，是悲劇，是喜劇，還是最近流行的悲喜劇。

期待

（一）

他們在山上。

夕陽漸向山脚沉落，山上已籠罩深秋的黃昏。朦朧的薄暗裏，一個雄糾糾的號兵，吹歸隊號。弟兄們都在鄧司令的指揮下驟雨似地集攏來，勝利的欣喜，使他們忘却飢餓和疲乏。

營裏的火伕在煮飯，預備大家的晚餐，晚烟從屋頂冒出來。

李得勝荷槍歸隊，眼睛骨溜溜地凝視從烟突裏抛起的白烟，像山中的雲，一團一團騰空。弟兄們的感覺特別敏銳，遠遠地就聞到一陣飯香。這香味使他們十分支持不住的兩條腿，添了不可思議的活力。

落在後面的吳國材發出疲乏透了的老黃牛一般的吼聲，趕着他底同伴。

「跑快些呵！老鄉！」

接着，在一隊長蛇似的行列中，起了一陣單調的叫喊——比合拍的軍歌還要一致的叫喊：

「餓呵！餓！」

走在吳國材前面的張讚庚這傢伙活像一隻沙漠上載重的駱駝非常艱難似的搬動笨拙的脚步，這，給落在後面的人是一種說不出的燥急。

「跑快些呵！老鄉！」一陣催促的叫喊，響應吳國材。

張讚庚並沒有理會到那些急迫的催促的聲音。他還是慢慢地走着，不改常態。

他像老軍伍似的，懂得在戰場上應有的取巧的知識。當敵方的子彈像秋天的紅蜻蜓在半空中亂飛，他非常鎮定，不像一個縮手縮脚的新兵，驚恐得發抖；有時候弟兄們傻氣似地放槍，衝鋒，撲向敵陣，他常常獨自躲在壕溝裏呼呼地打瞌睡。像那樣盲目地放槍，他以爲除了增加些鬧聲而外，並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一粒槍彈放出去，準能穿過敵人的胸，他當然不會吝嗇自己的子彈。但，這是多麼渺茫的事！他一切不管，躺在壕溝裏，屈指計算到了大孤山的日子。忽然，看見山頂的楓葉，已經由青而黃，而漸漸凋零了，他的餓眼裏射出濕潤的光線。

悲壯的號聲，把他從壕溝中驚起，跟隨弟兄們後面，向營中歸隊。這傢伙向來得不到同伴的同情，因爲他打仗不起勁，吃飯比任何一位弟兄都吃得多，兩隻肩膊扛着一張蒲包樣的嘴，生吞活剝地連吃上十幾碗，還是不夠飽，肚皮就是一座積穀倉，像要儲蓄幾天的糧似的。吳國材的餓眼中射出憤怒的光，看着這傢伙眞發氣，便輕輕上前去把他拖不動的像陷在泥溝裏的膝腿肚，搥了一槍柄，突然的一陣疼痛，使張讚庚發了昏，遍身流冷汗，疑心中了敵人送過來的流霰彈的感覺；立刻使他浮上心來。

『搖醒我呵！我不是在做夢吧！』張譜庚慘絕地叫喊，現出又在戰壕中殺人或被殺的慘白而可怕的氣色。

吳國材樸嗤地好笑，猛力把他向前推一推，再獻上一個嘴巴說：

『跑起些，老鄉！求求你今晚少裝幾碗飯。』張譜庚摸一摸嘴巴，證明剛才腿肚上的一鎚，也是吳國材進貢的禮物，反而使他由放心而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慌忙拔起步子趕上前面的隊伍。

勝利的軍號停息了，隊伍在營門前集中。鄧司令揮着指揮刀，叫口號：

『立正！報數！』

三百八十個當中，除了趙錦堂少了一隻手，邱國鐸打斷一條腿之外，整整的數目，祇損了十三個。

他們都魚貫地走進古廟。

那是一座低低的上了年紀的老屋，有兩片木板夾成的門，剝落的牆壁上，堆滿蒼苔，泥土中自然生長的葡萄藤，從天非裏爬到屋頂，山風打着凋枯的葉子，蔌蔌地落下。從這屋子的角落所牽連着的蜘蛛網看來，大約好久沒有停留過人跡了。假定遇着保存古物的專家像這樣一座富於歷史性的老屋，也許又會說牠是幾千年前的遺物吧！

突然來了這一羣叫化子樣的兵，把那些破爛的鐵鍋，舖蓋，草鞋，茶托……據他們說也算

是輜重和軍需品之類的東西，拉拉雜雜塞滿一屋子，擠得沒有絲毫的空縫。士兵們從身上排泄的汗臭，以及隨處散播的便糞，日子經久所發出的乾臭，混合起來有些像濕布的氣味，假如，人們初初的接觸到，定然會昏暈過去不醒人事的。好在他們的嗅神經已經過長期的訓練，不覺得什麽了。可是，忽然來了一陣濃烈的飯香，騰滿在整個的屋宇，却使他們意外地感到興奮。他們都像散了戲的江湖班，忙碌着洗滌好久不曾用過的飯器，準備飽餐。

火伕肩背上扛了一木桶的飯，熱蓬蓬地走過去。李得勝很命地扭鼻子，嘴殼張開着像一個漏斗管，試伸着他底手向空中握了一把香噴噴的熱氣，送向自己底嘴邊。

『喂！老鄉！』吳國材拍拍走過去的火伕底肩背說，『今天準備多少位弟兄們底口糧？』

『三百八十份。』火伕不經意地回答。

吳國材慌忙做鬼臉，眼睛斜視李得勝，待火伕走過去以後，勉強壓低聲音對李得勝說：

『多餘十三份呢！』一面做手勢。

李得勝高興極了，挺直腰架鬆褲帶。扭歪嘴兜，算是給吳國材一個會意的暗示。

一會兒，在每個士兵們的面前，都擺着幾圈山芋片，一瓢白菜根的湯，約莫有淺淺的兩小碗飯，像這樣一頓豐富的犒賞，在他們到了大孤山以來還是第一次呵，他們並不希留將來還有更好於這樣的盛饌。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激動他們的心，都把盛飯的木器，當作手溜彈似地擲來擲去，被擊中的人就算是陣亡，就應該讓出他自己的分量，作為勝利者的勝利品。但，他們寧

可在火線上接受了敵方的子彈，做了第十四個；可決不願在此刻做了陣亡的懺鬼，大家都想躲避彼此的襲擊，盛飯的木器，拋向空中，流星似的撃撞，屋子裏起着異樣的騷動，一陣歡暢的狂歌，發自勝利者的口中。

黑的是黃昏，
白的是光明。
永不會消滅的——！
是人類的鬥爭。
在你的頸上，記着！
那傷痕還是很新鮮！
在你的胸口，記着！
那傷痕還是很新鮮！
我們是沒有明天呵！朋友！
你還愛惜什麽呢？
弟兄們都倒在你前面了，
你怎麽不衝上去！
衝上去！勇敢地衝上去！

歌聲——重複的歌聲，充滿一屋子，使每個人都歡喜得像發了瘋。但，這在專心一志預備開始吃飯的人，是一種說不出的討厭。

『安靜些呵！猪玀們！』

從隔開一層木板的另一間屋子裏，傳來一陣粗暴的辱罵。

幾分鐘以後，他們像自知理屈似的沒有一點聲音，也就張開着嘴巴，吃……吃……大吃而特吃。

這時，兩邊牆壁上掛着灰暗的煤油燈，射出溫柔的黃光，全屋子祇有一種聲音，奇特而紛亂地投入這沉默的空氣裏，同時，又很和諧，很緊張。

李得勝現出嘲諷的微笑呆視吳國材，把從前曾經盛過燒酒的空皮囊拿在手裏，拔開木塞，套在鼻管上猛力地嗅，又把空皮囊虛假地在吳國材面前示威。

『你也來一點燒酒嗎？』

吳國材聳聳肩頭，把手臂撥開，像將要飛起的老鷹的翅膀，得意地叉着一塊山芋片，玩了幾分鐘，裝着泥醉的神氣，再瞄準似地向嘴壳中一拋，慢慢兒咀嚼，像一定要深切地研究出山芋片的滋味似的，他並沒有關心到李得勝的話。

『喂！老鄉！你也來一點燒酒嗎？』李得勝又說了一遍。

吳國材邊吃，邊笑，邊說：

『謝謝你！老鄉！喝一點燒酒？沒有這樣的福分。』說時，他急速地搖手。

忽然，隔座有個人大哭起來。

那是禿頂，鉤鼻子，不時咳嗆的沈老大，他鬍子和頭髮長得連在一起活像一個剛被釋放出獄的囚犯，說一口純粹的遼陽話，他憂鬱地望望自己的碗碟，熱淚像急泉拋落到飯粒中，人家正在虎噬鯨吞的時候，他一粒都咽不下去。

弟兄們都給沈老大的哭聲鬧昏了。

李得勝蹩一個走過來，安慰沈老大說：

『老大！可不是老婆跟人逃走了吧？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傷心！』

沈老大抖抖的回答。

『我弟弟沈老二吃不到這樣香噴噴的飯了！』

『怎樣？』李得勝現出驚惶的神氣。

『媽的日本鬼，把他打死了。』沈老大的神經被感傷得有些錯亂了。他推開李得勝，拔步走，想逕然奔下山崗，和日本鬼拚命去。李得勝一把捉住他底手臂。懇切地說：

『老大！吃了飯再說。別忙！』

沈老大坐下來，眼睛睜開着，放出野蠻的火燄，捋一捋粗壯的手臂，深沉地嘆了一口長氣。

『吃呵！吃呵！有飯可吃，總還算造化呵！』李得勝裝出從他妻子那兒學來的不自然的腔調，故意使沈老大滿意。他隨卽從褲腰旁抽出一枝大烟斗，滿滿地捺上一管凋枯的樹葉，着了火柴，吸動兩隻鼻筒，像汽艇上的烟囪，冒出筆直的濃烟。

沈老大聽了李得勝的話，激昂的情緒，慢慢地平靜下來。他勉強拭乾眼淚，開始叉着山芋片向嘴邊送。

李得勝啣着的大烟斗，是他剛在打了一個勝仗時，從敵人的屍體上得來的戰利品。除此以外，他還得到一隻盛酒的皮囊，一雙軍官用的黑皮長靴，和一套合式的軍服。他此刻已把踏在脚下像蹈着死蝦蟆似的舊草鞋，贈送給沈老大了，意思是安慰他的苦痛，使他容易忘卻沈老二在戰場上的慘死。

李得勝因爲常常挨餓，露宿風棲，成日成夜打仗，面龐上不免失去豐潤；但，當他披上新的適合的軍服，掛上皮囊，再把大烟斗得意洋洋地啣在嘴裏，他疑心自己至少還不愧爲一個年少英俊的軍官呢！假定，有一天能夠重見天日，光輝的太陽，滋潤的雨露，還能夠分配到頭上，像他這樣漂亮的姿態——雄糾糾的少年軍官的風度，走在瀋陽市上，或者在七八月瀋陽近郊的也是園中，是不至於沒有女人吊他的膀子的。

用樹葉當烟草，是他最近得到大煙斗以後的新發明，他覺得樹葉的味兒，並不減於當年在瀋陽×公館充當馬弁時候所賞給的三炮台，而且更覺有滋味些。他一面抽吸，一面回想從前夢

一般的有趣的生活。那些圍了白狐皮的活妖精，又似乎出現在眼前像銀幕中人；當她們一定要討歡喜於主帥的時候，常常把新月樣的眉尖兒縐攏來，假裝有什麽不舒服，聳起肩膊，跑到主帥跟前來，細弱的身腰，像被輕風吹起湖上的波浪，溫和的談吐，格咧格咧發出輕狂的笑聲，這些，都在李得勝的耳膜上留下深深的痕印。

有一個名字叫作小喜子的，本是瀋陽南市場的窰姐兒，圓圓的臉蛋，蓬曲的黑髮，香噴噴地披在肩上，媚惑的眼睛，瞧住了誰，誰便同失魂落魄一般不能自主，輕盈像臨風的水藻，走路時扭動一下臀部，都有一定的節奏似的。

一天，李得勝做了某姨太太的保鑣在南市場一家影戲院看電影，他首先發現了小喜子。趕忙向主帥推薦後，歡喜得幾乎合不攏嘴壳，便毫不猶豫地命令他辦理這件事。

事情是這樣不費力地如了主帥的願。李得勝因爲不辱使命，得常常出入禁宮，寵承顏色，上等的貢品和酒筵，祇有他能分嘗到餘潤。此外，小喜子還不斷向他表示懇切的謝意，當那騷姐兒發出江南蠻子的迷醉的聲音，伸出一隻白嫩的擁着肉的手，偷偷碰到李得勝粗硬的手膀時，他底心震動得有些起抖；要想把距離更縮近一些，而腦袋裏又擺出一幅主帥的八字鬚的臉譜，兇惡而可怕的神氣，甚至反而把他與她的距離倒退若干遠。這些，在李得勝已經要算是終生忘不掉的夢一般的甜蜜生活了。他每遇到艱難困苦的絕境，一想起小喜子來，那壓在肩膊上的十字架，便突然減輕了。人家常常疑心他不知在那兒搶刼來的一隻值價的金錶，總不好意

思露出在外面，其實，要回憶過去的甜夢，這隻錶倒是他惟一的恩物呢。此刻，小喜子不知怎麽樣了？瀋陽不知怎麽樣了？七八月的也是園還一樣地熱鬧嗎？×公館還是一樣的繁華嗎？這都是明知無須解釋的疑問，他還在虛偽地設想着，出神地望着寥闊的秋空，那些從故鄉吹來的白雲，輕飄飄地掠過古廟的窗前。忽的，撲托地一響，大烟斗不自覺地落在地上，發出空洞的聲音，他才驚覺到此刻的李得勝，是重重地被困在日暮途窮的大孤山上。

　　儘多的思慮和往事，逼迫着李得勝盡量消耗褲袋中的枯樹葉。坐在他身旁的號兵，因為吹軍號有些乏力，感覺到需要點刺激，很知趣地在嗅着他從鼻管裏衝出來的烟味，兩扇鼻翼像風箱似的顫動。祇有吳國材不顧面子，老着臉皮向李得勝死命地哀懇：

　　「讓我吸一口罷！祇是一口也好。」

　　李得勝像沒有聽見似的 。着了慌的吳國材企圖在自己身上發現一樣可以交換枯樹葉的禮物，奉獻李得勝。最後，他檢出曾在戰場上拾得一枚刻了金星的少將用的徽章，托在手上，在李得勝面前顯耀。

　　「怎麽樣？合意嗎？亮爍爍的金星，少將掛的。」吳國材誇張似地說。

　　「謝謝你，老鄉！此刻我不需要這些無用的爛鐵片。」李得勝冷酷地回答。

　　「可不是嗎？少將掛的。」吳國材又解釋了一遍。

　　「是的，我知道，一點兒不錯，少將掛的。」李得勝說。

「不能交換一點煙料嗎？」

李得勝急忙揭開褲袋，看一看枯樹葉已經沒有好多了，大約至多還祇能敷衍兩三點鐘的吸料，立刻堅決地拒絕了吳國材的要求：

「不能，不能，萬萬不能。」

吳國材除此以外，實在找不到更値價於枯樹葉的東西了。好多的弟兄們都需要強烈的刺激，在初上山的幾天，他們早已把攜上山來的破棉襖裏的花絮，扯出來當作烟料抽完了，再過幾天，連枯樹葉定會缺乏來源，比黃金還要貴重十倍呢！

李得勝瞪開勢利的眼睛睨視吳國材。他底香甜的幻想，給吳國材的不知趣的要求，以及嚕嚕囌囌的說話，完全打斷了，一種莫名的惱怒，使他格外鄙吝吃剩了的枯樹葉，他雖然穿了一套從敵人身上剝下來的軍裝——僅比少將缺少了一枚肩章的軍裝，但在大孤山上，是一種無用的威風。

不錯，勝仗是常常打的。可是，這一羣遺棄在荒山上的餓兵，能延長多久呢？他深信越是僥倖多打一次勝仗，祇不過把滅亡的時刻，更縮近一些。遲早，他在敵人屍身上剝下來的那套軍裝，還是要給敵人在他倒斃在山脚底的遺屍上，重復剝去，讓他一絲不掛，送給野獸當早餐的。他想到這裏，眼睛裏忽然模糊，心痛地拔出刺刀，擦的一聲，把那套軍裝的前襟割下一大塊，擲在吳國材的前面。

『謝謝你！親愛的老鄉！』吳國材表示深切的感謝。

吳國材並沒有覺得李得勝在發怒，祇疑心是李得勝送給他一些可以當作吸烟用的烟料。他慌忙拾起割下的呢布，仔細用剌刀割碎，輕鬆地捺在烟斗，刮了火柴，揆撻揆撻地抽吸。

李得勝氣得說不出話。然一看到哭喪着臉的沈老大，又不禁發出無聲的苦笑。

當大家吃完了飯，又要準備戰鬬的時刻，有個弟兄從古廟的後進跑出來報告：

『邱國鐸快要死了。』

打斷了一條腿的邱國鐸，因爲在山上沒有所謂後方病院之類的設備，他底瘡口潰爛着，像沐浴了一陣春雨的松林，吸收充分的養料，逢逢地生長得令人惡心的黑菌。靑黑色的臉，黃澄澄的如同死魚樣的眼睛，……叫出被絞殺的悲聲，正在張開嘴巴抽動最後的呼吸，在地上痛得打滾，一會兒便像石塊似的僵硬不動，但，鼻管裏還微微呼氣，似乎還要勉強延長最後的一剎那，期待什麽人。李得勝聽到邱國鐸要死的警告，慌忙趕到。他們同是遼陽人，又同在瀋陽×公館當過馬弁，事變以後，他們無家可歸，一同加入了敵後的遊擊隊，現在邱國鐸快要死了。還在李得勝實在比什麽悲哀都悲哀。

邱國鐸不能說話了。李得勝掮在他底耳邊用力高呼。

『邱國鐸！邱國鐸！邱國鐸！』

邱國鐸躺臥在地坪上，身上披了件破爛的血跡漬滿的破軍衣，他耳朵裏也許已聽到最熟悉

不過的李得勝的鄉音了，他微微搖動已經失去一半知覺的頭顱，腦子像裝滿說不盡的意思。要囑托他的老鄉似的。

『邱國鐸！邱國鐸！你說話呵！你說話呵！』

邱國鐸試用最後的力量，企圖撥開兩片十分不靈便的上下顎，以及將要完全停止作用的發音機管，吐出一句話，可是，終於不能。在他沉落下去約莫有半米突深的眼腔裏，像枯涸了的噴水池般冒出兩點冰冷的眼淚，微微做了一個手勢，證明自己無法說話了。

邱國鐸，你還有囑咐沒有？你說，你說呢！』

最後，邱國鐸若得着幽靈的默助，忽然能掀開嘴殼，勉強說出話來；

邱國鐸的聲音斷斷續續地不能一氣說下去，停了一刻，又說：

『李得勝！勇敢起來，我不要你裝出娘兒們的樣子，趕快殺奔前去，殺奔前去。殺！殺！殺』！

邱國鐸發出最後的嘶吼以後，好像已把未完的責任，都交卸給李得勝，他毫無遺憾似的把軀殼遺留在荒涼的山上，他的呼吸漸漸地沉默了。地坪上殘留着點點的鮮紅的血影。

（二）

砲聲從山脚下響上來，拍……拍……拍……一陣機槍的聲音還未熄滅，接着是轟轟的巨聲

震動山谷，戰事又起了。從這些猛烈的砲聲中，可以證明那些包圍大孤山的日寇，一定還不放心留在山頂上的三百餘個殘剩的生命，不把他們結束乾淨，好像是不能交卸這一件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務似的。不過，以一向在島國負有盛名的××師團，化費這麼多時間和氣力，消滅這一群無路可走的餓兵，實際的說，也是得不償失的舉動。山頂上的弟兄們，最初未嘗不震懾於敵寇的各種新兵器。當兩軍相逢，祇須遠在幾十里外，聽到敵人那裏傳來的槍聲，常使膽量較小的伙伴們嚇得顫抖，就是久經行陣的老兵，也會失却平時的常態。

來到大孤山以後，他們的膽量反強壯起來了。敵人雪亮的槍刺排列在山脚底，鐵甲車，坦克車，城垣似的包圍了四週，是天天瞧見的；明知道幾分鐘的時間，就能由山脚衝上來，但誰都不知畏懼。他們對於那些過山砲，迫擊砲，臼砲，平射砲機關槍……各式各樣的槍砲炸彈所混合起來的聲音，已經是日常聽熟了的關樂，他們的聽覺好像訓練得需要這些聲音，假使有一刻缺少，就會使他們因寂寞而發生異樣的不快。

敵寇儘管在山脚底把子彈遊戲似地浪費，而他們祇以爲是寂寞中添了一陣有趣的熱鬧。本來，經過一陣激烈的決鬬獲得勝利的伙伴們，正打算飽餐以後，在山上散散步，鑒賞一回晚秋的風情，或者想法子和安全地帶的親戚故舊通通消息，就預備把槍械架起，卸下軍裝，安安靜靜酣睡一晚了。但是，戰事又起了。

這消息一經傳到，弟兄們都興奮起來。就是打壞了一隻手的趙錫堂也在發出死命的絕叫；

『幹呵！幹呵！衝下山去呵！』

他說着，從病床上勉強掙扎一下，死命要歸隊，和敵人決鬥去。他要追償他失去的『一隻手』。

『趙錦堂！趙錦堂！你去休息吧！』大家齊聲地勸慰。

『不，奶奶的，老子要他們的命。』

趙錦堂絲毫不理會同伴的勸告，還是堅決要站隊。

張譜庚以老軍伍的資格，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背，訴說一些過來人的經驗話，勸他不要太孩子氣，有不必上火線的正當理由如打斷了一隻手之類，總得是以不去送死在後方休養爲上策。張譜庚的肨𦟛𦟛的擁起肉的面龐上，現出不自然的笑痕，又低聲和氣說：

『喂！趙錦堂！你是幾世修到的福氣，我實在羨慕你呢！你這隻大傻瓜！樂得舒服，定要去送死，幹嗎？』

張譜庚還想繼續說下去。忽的，擗拍一聲，在他擁着肉的面頰，又飛來一個嘴巴。

『媽的，開拔了，你又在這兒妖言惑衆』。吳國材一本正經地說。

『你憑什麽資格打老子的嘴巴。還來，還來。』張譜庚這一次不屈服了，伸出熊掌似的手，向吳國材面上抓過來，吳國材也積極準備還擊，大家扭住就打，打，打。

出發的號音，儘管死命地吹，還是打。

一會兒，他們立即自動地停止。全軍靜肅無聲，忙着整隊，佈置陣地，鄧司令的命令，已經傳來了。都在鐵一般的紀律下，站住各自的崗位，迅速進行指定的任務。

鄧司令騎一匹戰馬在陣地上穿梭一般的巡視。

敵寇像黑螞蟻似的從山脚底爬上來。

山上惟一的軍器——用之不竭的軍器，是「石老虎。」

弟兄們都準對着粒粒的黑螞蟻，用石老虎滾下去，命中的敵寇，被擊破了腦殼流着鮮血滾下山脚底。

敵寇並不是不勇敢，正因為太勇敢的緣故，就要多受一點損失；因為損失太大，想補償損失的心理，也就格外急切。

一隊大砲兵從山的左邊轟過來，一隊從右邊轟過來，還有一隊對着正中拚命地轟。他們知道在多次的戰役中，沒有一次不是利用大砲的轟擊得到些許的勝利。他們利用大砲，目標可以拉得遠，不至於受肉搏衝擊的危險。他們也深深知道中國軍隊不怕拚，怕的是利用新軍器，遠遠地轟擊。就是轟了幾萬發，並沒有燬滅了中國軍隊的任何一件比較重要的東西，他們還是不要命地轟擊。整個的大孤山埋葬在濃密的煙霧中。

他們在山上，沒有堅固的陣地，周密的防禦，鋒利足用的軍器，也沒有現代式的曲曲折折的壕溝。他們僅靠一條天然的山背來遮掩敵方送過來的砲火；僅憑決死的心——雖然愛惜生命

也祇有決死之一法，和敵人週旋到底。

大孤山是突起的孤峯，爬到這山上來，已是到了絕路；然在避免砲火的轟擊上，是生路。敵人的砲火，常夠不到山的高度，多打落在山腰，弄成許多大窟洞，或者碰在岩石上發出震天的聲響。有時候砲彈的碎鐵片擲到堅硬的岩石，也會相當於一粒子彈的威力，火花四射，分裂到山頂，如果誤落在弟兄們身上，就難免要掛彩。

弟兄們看到敵方送過來的無傷於大體的砲彈，又在夜空中開花，熾盛有力的光芒，刺破漆黑的夜，一種神秘的興味，壯健他們豪雄的胆量，都奮命厮殺，聲音搖撼空洞的山谷，起着萬馬奔騰的回響。敵寇識不透虛實，不知道究竟留在山頂的還有幾許殘剩的生命。

鄧司令騎着馬從散兵線的行陣裏跑過去。看見弟兄們都聚精會神和敵寇作勇敢的抗鬥，誰都沒有露出絲毫畏縮的可憐相。尤其是鄧司令這樣身臨陣地，表示不怕死的精神，更提起了他們殺敵的勇氣。這時候誰都拋棄了一切的幻想，祇有一個拚死的觀念——殺死敵寇或被敵寇殺死，佔有整個的心。

李得勝看見鄧司令走過，非常羨慕他的英姿，屢屢撫摸正在出肉的鬍鬚，他心裏並沒有什麼可怕，但望戰事早些勝利結束，回到瀋陽去，再和小喜子斷泥斷泥，摸摸她潔白多肉的臂膀。倘若戰事無限止地延長下去，不知要老到什麼樣子呢？他這樣想。現在，鬍鬚已經發芽了，他所有的駭怕，僅此而已。他又出神地回憶到在×公館時代那種心曠神怡的故事。抬起頭

來，從漲滿黑煙的夜空，看着這一片夾雜火藥味的迷霧，巨聲裂開砲彈，砲彈爆出火花，塵土裏又拋起一團一團白色的濃煙，這是他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幕奇異的夜色。在層層的迷霧中，本來瞧不見什麽，因爲砲火射中山上的枯林，遍山遍野着了火，在火光燭天中，無論是敵人的一舉一動，他都看得很清楚。便把項頸俯在突出的岩石的尖角上望下去，就在山脚一條掘得異常精細的壕溝裏，看見那些兇惡的寇兵埋伏在裏面，舉起殺人的兇器，利用他們的左眼瞄準圍困在山頂的人，右眼被平托的槍柄遮蓋着，他們像在仔細考慮着這一顆槍彈放出去定要不是虛發，至少，把帽子也要射破一頂似的。

往後，日寇已發覺砲彈的失效，完全改用落地開火彈來射擊了。這種砲彈雖不能射中山的頂點，把被困在山頂的生命，一下子就完全殲滅，可是，當一顆落地開花彈觸到硬性的東西驟然炸裂開來，每一塊碎鐵，其效力並不減於一顆來復槍的子彈。碎鐵片像有力的雨點似的散開。

一片開花彈飛過來，打掉李得勝的帽子，又把距離李得勝不到二十碼遠的一位弟兄打死了。

『老鄉！恭喜！恭喜！』吳國材看見這樣的奇事，慌忙跑過來向他誠誠懇懇地道謝。

『你今晚可以太平無事了』。吳國材說。

在軍隊裏普遍流傳着這樣的迷信，就是一天之中不會發生兩件不幸的事，命定要掛彩，如

果碰着其他傷害的東西，也算是沖破了。打掉了帽子，眞是在無數不幸的遭遇中，最幸福的遭遇。李得勝把打中的帽子拾起來，很驕縱地戴在頭上。

『好險！好險！』他摸摸自已的腦壳，自言自語。

不善於說話的吳國材，深替李得勝表示歡喜。他已經過不少的變故。爲了奪敵人一枝手機關，曾從山坡上滾下去，出其不意地發了一鎗把那敵人打死，剛滾到手機關的那邊，又跑來一個敵人，立刻開足機關槍向他掃射，他祇得縮手縮脚跑回去，終算還好，並沒有掛彩，不過，自已的那枝土槍，反抛落在山脚了。他並不吝惜那枝三十年前的土槍，祇可惜敵人手裏的那枝手機關，差一點兒便奪得了。

吳國材現出十分憂鬱的神氣，眼巴巴地凝視李得勝不斷地嘆着氣。

『爲什麽？』李得勝驚詫似地問。

『我的土槍失掉了。』吳國材哭喪着臉說。『土槍？遺失了嗎？』李得勝問。

『老鄉！這是頂糟糕的預兆。』李得勝給他一個恐怖的預告。

『我也這樣想。大約就在今天晚上是我最後的日子了，我不會再看見明天的天光了。』

吳國材流着淚，喉頭嘶啞感有發不出聲音的痛苦。李得勝把帽子取下來，斯斯文文地彈去碎細的沙土，再怡然自得地戴在頭上。他的自知之明，也深信吳國材向他道喜的話：『今天可以太平無事了。』

吳國材沉落在憂悶的苦海，無論多麽有趣的新聞，也不能使他高興的。他默然地跑到自已的崗位，

李得勝低下頭去，仔細看看那些山脚下的鬼子們是怎麽樣忙碌着想法子對付他們。就在他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下面，有一門大得不可思議的大炮，他自從開始作戰以來，幾乎沒有看到過。口徑至少有足尺寬，砲彈站在地上，彷彿是七八歲的長得胖胖的小孩，又像是一隻修築馬路用的滾沙軸，許多戴鋼帽子的鬼子拚命把這些砲彈塞向砲門裏去，幾分鐘的時間他們把對於發砲的應做的手續都做完了。

『哎呀！喑喑！我的媽！』李得勝驚絕地喊叫起來。『就要替我們算總賬了。』

轟……轟……轟……大砲彈幸而打落在山腰，攪成一個大窟窿，立時發出恨天震地的巨響，幾丈高的大岩石突然崩裂到山脚，接着是碎細的石子從岩石上裂開的聲音，樹木折斷的聲音，山的囘聲，滿坑滿谷沸騰着火藥味的烟霧。

山脚下拚命喊叫起來。像螞蟻似的細黑點，從山脚下爬上來，山頂上反是暫時的靜肅，祇能聽得許多飛快的步履，忙碌着搬『石老虎』，弟兄們一致地動作，靜穆無言地爲了護衞自己的生命，把生命去抗戰，子彈快要告乏了，他們非有一定的把握能夠射中一個人，決不任意浪費的。鄧司令在這非常緊張的氣氛中，意志還是像大孤山一般的堅定，敵人的過山砲無論怎樣兇猛，決不能撼搖。李得勝跟隨鄧司令的後面，一同衝下去，躲在一塊山石的旁邊瞄準敵方的

陣營發槍。許多弟兄們都在鼓出所有的力量準備最後的犧牲，支付保全大孤山的代價。在火光照耀中，鄧司令拿着望遠鏡四面窺探敵方的虛實，弟兄們都預備離開險的地方，蹲伏在山頂像一隻烏黑的獵犬，祇在等候鄧司令的命令。

雲那的靜穆過去了以後，弟兄們都儘可能地發射步槍，盒子鎗，機關鎗……把留在山頂上的所有的武器，一齊試用起來，山上現出一片可怕的景象，接着便是悲慘的呼號。鄧司令把他的帽子脫下來頂在鎗尖上，算是對弟兄們行了一個最親愛的敬禮，他要在此緊急的時刻，和弟兄們作最後的報告。弟兄們都集中到鄧司令所站的地方來，歡聲如同雷動。

「同志們；現在已到最後關頭了，敵人還不放心我們活着，我們就把生命交給敵人罷！看呵！他們衝上來了，我們祇有衝下去當頭迎接他們。……」

「好！大家衝下去！」弟兄們一致高呼。

「日寇的鎗彈多如石子泥沙，我們的血肉，反正不比石子泥沙更貴重些，我們還顧慮什麼呢！這裏就是我們最終的墳地了，大家去死呵！弟兄們！」

「大家去死呵！」（高呼）。

鄧司令聲音抖抖地，不能再說下去了，眼淚在眼睛裏閃爍。他那誠實而簡短的話，使三百多個弟兄們的內心，感動到沸點，他們的眼睛都充滿着熱淚，他們知道山脚下的敵兵僅有一個最單純不過的主張，就是要提早把他們消滅乾淨，而他們是明明白白被圍困在孤立無援的大孤

山上。這裏像是異國的土地了，雖然此刻還高懸着祖國的旌旗，但在他們那種孤軍抗敵的苦鬬，北地同胞們的淡漠無情，倒好像和自己的祖國，遠離幾千萬里呢！他們並不想在這座大孤山上挨到明年的春天，不過，他們一想到當全中國，全世界反侵略的戰友們將要大舉反攻的今天，而北地的同胞還是寂然無聲，在這裏與和敵人拚命的，祇有他們三百多個無路可走的餓兵，這不是悲哀，是可恥到絕頂的事！他們火一般熱烈的內心，決不會像邊塞的氣候似的，被迫着向零下降落的，他們永遠是零下的沸點。

鄧司令說完了話，立刻抖擻精神，第一個衝下山去。山頂上所有殘廢的人，將死的人，以及帶傷的人，都跟隨鄧司令衝下去，就是連到一向在戰場上偷懶取巧的張讚庚，也會忘其所以然地興奮起來，他這刻也不知道什麼叫危險，怎樣替自己打算了。李得勝早已把他那套漂亮的軍裝脫掉，另外着了一副靈便的短衫褲，伏在山腰一塊大石的後面，托起了鎗根做着臥倒預備放的姿態。吳國材從束緊的褲帶上把僅存的兩顆手榴彈取下，握在手裏，所有的弟兄們都一致地擺出戰鬥的姿勢，毫無躊躕地衝下山去。他們像倒塌了黃河岸的怒潮，又像是順風放了一把火，使湧上山來的敵兵，驚嚇得倒退下去。大家在看不清楚的濃密烟霧裏，互相裝上短短的刺刀接觸着，不聽見呼號，不聽見嘆息和呻吟，僅有一種金屬的有力的碰撞，這時候，彼此不能招呼，彼此都忘却了在戰鬥中，祇是機械地把雪亮的刀互相刺擊，並不知道這雪亮的刀刺過去能不能刺死敵人，或者被敵人刺死。

忽的，一顆飛來的流彈，正射中鄧司令，滾落到李得勝的脚跟，發出低沉的呻吟。李得勝要括了火柴，照顧這位受傷的同伴。鄧司令堅決不要，忍痛地說；

「不要發聲。」

「扛你到後方去吧！」李得勝說。

「沒有關係。上前綫去，不要管我。」

弟兄們都一鼓作氣衝過去，敵人爲鋒利的銳氣所掃蕩，潮水似的退下去。李得勝受着那位受傷的同伴所激勵，但還不知道受傷的就是鄧司令——他感動得忘記自己的生命，第一個把將要退縮的敵兵當頭一刺刀，像石牌一般地倒在山脚底。有這樣一件驚人的舉動，更激增弟兄們的胆略，使大家深深看破那些外表堂皇服裝齊整的鬼子們，實在是並不足怕，要不是憑藉新式的軍火，他媽的，包叫他們一個都不得回去。每一個弟兄既預存着這樣的成見，又看見李得勝顯出那樣英勇的舉動，所以，不到一霎眼的時光，敵兵的屍身，便像打死了的野豬似地擺滿在山岡上。鮮血灑滿在山地，灑滿在弟兄們的征衣，灑滿在凋枯的樹枝，在火光閃爍中，在那燒殘了的一片衰草的餘燼所反映着的血光中，像落滿了秋天的紅葉。來勢不可一世的敵骸：現在如同經過一陣驟雨，消滅得不留一點影縱，幾十個戴着鋼盔的敵兵，年紀不上三十歲，都垂頭喪氣被一條長繩串起來像一掛捕捉着的魚，挨次地在弟兄們的監視下，趕到山上來，安放在收留俘虜的處所。一陣狂歡的聲音，傳到受傷的鄧司令的耳鼓。他在混亂的人聲中，彷彿聽着

說；

『打勝了！』

這聲音使鄧司令喜悅得忘記了致命的痛傷，他還倒臥在血泊裏無法動彈，也無人理會。因過重的痛苦，麻木他的神經，反不覺得痛苦。血已流盡了，腦漿迸裂，像腐爛的乳，淡越越地發出奇臭，眼皮已沒有開合的氣力了。可是當他一聽到弟兄們『打勝了』的呼喊時，他還是興奮得要跳起來似的。

弟兄們在已經進展的陣地，小心防守着，都預知敵寇的狡詭，不敢表示勝利後的驕矜。悲涼的秋風括動燒焦的木屑，發出沙沙的怕人聲音。間或就是從敗退的敵陣中傳來零落的槍聲。

黎明，東方現出魚肚白，太陽從遼東海裏露出半個面頰，含羞般抖動，又像包含眼淚哀悼因這一場劇烈的戰鬥失去了生命的戰友。弟兄們都在冷氣充塞的朝晨打着寒噤。從他們絲毫不敢懈怠的表情上，看得出依然是在當心敵人出其不意的襲擊。

『弟兄們！快走來啊！鄧司令受傷了！』一陣驚叫出自李得勝口中。

這呼聲，使弟兄們都移動崗位，狂奔到鄧司令跟前來，密密地圍住鄧司令。無限的悲哀，把他們驚詫騷擾的聲音沉默下來。大家說不出話，祇懷着一種悵惘的情緒，一致地嚷着：

『趕快送到後方去！送到後方去！』

鄧司令像在半睡眠的狀態中覺醒過來，看見弟兄們這樣大驚小怪地失去常態，勉強試用全身的氣力睜開眼珠，怒叱弟兄們：

『這裏是你們站立的地方嗎？你們還愁敵人的砲彈找不到目標嗎？滾開！滾開！回歸你們的原防！』

鄧司令流血太多了，驟然昏沉過去。熱淚在弟兄們的眼睛裏火球似的滾出來；但因爲不得不服從鄧司令的命令，衹得忍受十分的悽痛，默默地回歸各自站立的陣地，祇留下李得勝吳國材這些人看護鄧司令。大家都在臨走時回頭關照他們，要他們好好看護鄧司令。大家都是這樣說：

『喂！老鄉們！當心鄧司令呵！』

鄧司令的呼吸，感覺異常的困難。嘴唇漸漸合攏起來，四肢鬆散着，胸頭火一般的熱，蓬亂的頭髮，因爲腦袋炸開，腦漿凝成一塊血餅，眼珠加速度地凹下去。

『司令！受傷很重罷！』李得勝溫和地慰問鄧司令。

鄧司令默不作聲，像是沒有聽到李得勝的話。

『司令！認識我嗎？我是吳國材！』

『司令！我是李得勝。』

鄧司令微微搐動嘴巴，死命地從喉頭逼出沙啞的聲音說：

「我已經沒有希望了！管它呢，大孤山又總算保全了。」

鄧司令的呼吸，漸漸跟隨他說話的尾聲低落下去。

這不幸的消息，剎那就變成無限凄惻的氣氛，籠罩着整個的大孤山。每個弟兄們的心都像炸裂開來，永感到不可彌補的缺陷。他們的可敬可愛的鄧司令終於在這場劇烈的戰鬥中永遠告別了！

（三）

第二天晚上，沒有一點聲音，月光映照寥廓的荒漠，一個殘破的灰白的夜空。

已是十月初的新冬季候，寒冷的邊塞，不比和暖的江南還留有秋天的風情。沿遼河流域一帶的原野，早就剝光了青綠的皮膚，僅殘剩枯槁的骨架。崗巒，墳塚，禿頂的樹桿，紫黑的山石……都悄悄地排列在那裏，待慘淡的月影漸漸移過去，眼前所能瞧見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

他們在這時候，偷偷舉行悲哀的葬儀。

鄧司令英勇的遺屍，被安置在幾片松板夾成的薄棺裏，身上穿一副頗像少將着的軍服，要不是上半襲割斷了一塊，人們幾乎無從知道就是李得勝在敵人身上剝下來的一套；那服裝，雖然顏色褪落，已失雅觀，但比到原有的破破爛爛的軍衣像樣得多了。頭殼因被敵人的砲彈打

開，由吳團材仔細試用麻線絡起來，戴上一頂軟質的布帽，算是防止那些骨骼鬆散，腦漿再往下注。脚上登着一雙破舊的黃皮鞋，還是從前在蘆溝橋畔打仗時，由當地的老百姓們犒賞給他的。弟兄們很想另換一雙新一點的，終於無法可思。

鄧司令的面部被血跡淋滿看不清楚了，祇有上下頸的黑鬚根，還像有些生機似地透露出來。他挺直偉大的軀幹，伸出壯健的胳膊，平躺在薄棺裏，佔領很大的面積，那種靜止不動的莊嚴，是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出的。

他們十分當心地把極容易撕碎的一塊薄薄的棺蓋合起來，鄧司令就這樣在許多愛慕者的心坎裏草草地消逝了英姿。無數失眠乏力的眼睛，全都爆出親愛的熱淚。

深夜，上弦月斜掛天邊的雲角，一縷細弱的白光，把地平線的遠方，像劃成了白帶，而山頂是一團漆黑，從山頂望下去，並不能因為白光的照耀，可以探視到敵方的動靜。有時候寂寞的晴空裏，僅有步哨的槍聲，反比往昔特別地響。

他們在恐怖與悲哀交織着的心理狀態下，跟隨薄棺的後面，默默地低下頭來，拖着鄭重的脚步，跨上荒僻的山徑。

鄧司令的鮮血，還沒有流盡，不時從薄薄的板縫裏滴下來，把遮斷山徑的枯草都染紅了。突然括起一陣山風，打擊千年常綠的古樹，傘蓋似的樹葉子瑟瑟顫抖，發出鬼叫的尖聲音。這時候，月已西沉，幾點星光，實在不便於行路；所以當那棺材被扛在弟兄們的肩上時，

常常搖擺着，幾乎要顛覆的情勢。

「哨！哨！慢！。老鄉們！對不起！慢走。」一個扛棺材的士兵哀叫起來。因爲那棺材的角落不住磨到他的肩。將要把他一頂舊軍帽擦下來似的。

但，走在前面的人，並沒有理會到那位弟兄的叫喊，還是照例地走着。大家跟隨他們不自覺地走着。

同樣的哀叫，有好多次發自那位弟兄的沙啞的喉管，可是，扛棺材的伙伴，始終不肯給他一個換肩的便利。大家祇記掛着躺在棺材裏的是鄧司令，現在扛鄧司令的，是他們這一羣，將來扛他們自己的，不知還有什麽人？

幾條餓狠聽到人類的脚步，從高與人齊的枯草裏穿出來，死命地嗥叫。

這聲音，充滿十分恐怖的成分，又是給山下的敵寇一個值得懷疑的記號。扛夫們把棺材輕輕地放在山上，送葬的弟兄們都提心吊胆地伏下來。

山脚的敵寇並沒有什麽顯明的舉動，他們又扛起棺材向前進。弟兄們依然低下頭來默默地跟着走。

到了葬地，把棺材安放在掘好的洞窩裏，蓋上濕漉漉的沙土，在很快的時間，就把洞窩沒塞，逐漸顯出麵包似的高度來。弟兄們一致睜開眼睛，正對隆起的荒凉的新塚，投射最後的淚影。

『吳國材！你站起來說幾句話吧！』有個人提議。

但是，吳國材太面嫩了，他是不善於詞令的。

另一個人跑上來，把帽子揮動一下說：『這裏不是鄧司令的葬地，我們要把鄧司令安葬到故鄉去！』

他像感覺到一種誇大的羞恥，突將話聲勒住，臉上現出不好意思的紅熱，趕忙退回站立的隊伍中去。

『罷了！我們行一個禮罷！』說這句話的李得勝，眼淚像陣雨似的落下來。

『罷了！我們還是行一個禮罷！』大家一致地附和着。

隨即排列在鄧司令的墓前，舉行悲穆的敬禮。敬禮完畢，每個人的心，都是這樣想：『這是何等的撩草，何等可怕的潦草呵！』

大家不說一句話，經過幾分鐘的沉默。他們很不願意把鄧司令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埋葬在冷清清的山岡上。

李得勝在這時候獨自爬到鄧司令的墓頂，沉痛地說着話：

『弟兄們！鄧司令死了！鄧司令的鮮血，還沒有流盡呵！我們要替鄧司令報仇。我們一定要把鄧司令的屍骨，歸葬到我們的故鄉去！』李得勝說完了話，弟兄們熱烈地鼓着掌。他們一致提議就推舉李得勝代理鄧司令的職務。

在他們認爲司令的地位，不過是傳達大家預定的主張，便能見之於事實而已。反正，所有的主張，都是大家的意見。

在平時躲在後方休養的軍隊，少不了有許多等級的區別，爲了發餉及犒賞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標準。但在他們已沒有這些麻煩的事，祇是同在大孤山上挨餓，坐待敵人的砲彈來殲滅。他們的自知，比人家的猜測，當然更清楚些，就是，早晚不免給敵人打死，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除了死命團結在一起，還談得到其餘的什麽東西呢！是誰都不至於到了臨終的俄頃，還要留戀那些不重要的勳章和官爵，還要爲那些無用的爛鐵片所藉以區別各種官爵的東西，爭得死去活來。

在鄧司令以前充當司令的，就是一個石匠出身，因爲他曾當過兵，有一點作戰的經驗，大家便一致推舉他，並沒有顧慮到他的資格和地位究竟稱不稱。祇有鄧司令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其餘，大概都是做苦工出身。不過，無論是誰，一經被選爲司令，就是平素最懶惰怕死的人，也會忘記了自己的利害觀念，以身作則的。同時，誰也不會反抗他的命令。這，與其說是由大家所畀予他的權威，無甯說是大家到了最後關頭所表現的赤誠與親愛。因爲這樣，當司令的人，如果不搶先跑到最前線去和敵人拚命，終覺得對不起大家的推戴似的，所以在每一次戰役中，最容易接受死神的邀請的總是司令官。

李得勝對於這些情形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他認爲同伴們的一致推戴，無異是勒迫他速死。

但，在爲公的立場上說，祇有承認。可是，當他一想起從前在遊富時代的舊夢，一想起那嬌小玲瓏的小喜子來，他終想避開這個必然要送死的職位，甯可做一個普通兵，希望能多延長幾天時刻，萬一得救，還可以重回故鄉去。無論同伴怎樣熱烈的推荐，他終是謙讓，屢次起來說明不能承認的理由，態度是十分堅決的。

他所以被同伴們這樣熱烈的推戴，不盡是因爲他是行伍出身。大家知道他在劇烈鬥爭時，小心侍奉鄧司令的，是他；並且，鄧司令的葬衣，就是從他身上剝下來的。他又於葬事完畢後，來了一大段慷慨的演說，他給予弟兄們的印像，是非常良好的；但李得勝始終祇願意當一個普通的兵，他深知自己的能力，指揮大隊作戰，未必能得到鄧司令那般一致的擁護。像張譜庚一類的頑馬，他就認定無法駕馭。而且，多數人都知道他過去的歷史；有一天他居然執掌了鄧司令的職務，他們定會故意製造許多周折和麻煩，使他十分痛苦的。他料不到那些弟兄們竟是出於意外的誠摯，眞是希望她担當這一件重任的。

『李得勝！幹一下罷！總共祇有我們幾個人，推誰？死，是我們免避不了的。』吳國材憑着他友誼的基礎，再三慫恿李得勝。

『贊成李得勝的，舉起手來！』接着，有個人高呼，幾百隻手，立刻無條件挺出來，像春天的粗壯的竹筍，沒有或先或後。十分樸質的表情，把氣氛搞得意外隆重。李得勝低下頭來，眼淚蘊藏在眼眶裏，在他的睫毛上顫動。

最後，他又爬到鄧司令的墓頂，上氣不接下氣，運用極悲慘的聲音說：

『弟兄們！就算說定了吧！　我在這兒誠實地接受你們的推荐。我們必然要把鄧司令的屍骨，安葬到我們的故鄉去！』大家聽了李得勝的話，像又有了歸宿，都愉快地笑了。

『希望』從每一個人的心底裏湧現，在昏黃的黯淡中，大家充分暴露自負的氣概。祖國的國旗，插在鄧司令的墓上，驕傲地飄蕩。

咯……咯……咯……一陣破鑼似的聲音，從每隻乾枯的嘴壳裏吐出來，像哭，實在是高興得發笑。因爲笑的本能，從來沒有機會試用的緣故，早就非常生疏了。

李得勝摸摸自己的肩膊，已不比當一個普通兵那樣的輕飄，覺得重了許多。從前那些甜蜜的夢，再也記憶不起了。

『乒乓！』一隻金錶像拋擲手溜彈似的從李得勝手裏擲在鄧司令的墳塚上。

『我不能再要你了！錶！』他沉痛地說。眼睛睜視粉碎了的錶。弟兄們都驚惶失措，誰也不敢詰問他的理由。他隨卽擧起一隻手，站在鄧司令的墓前，默默地宣誓。弟兄們肅靜無聲地站立着，像墓道上的翁仲。

『李司令萬歲！』他們有好多次想高呼，因恐山脚下的敵人，時時刻刻監視着他們，沒有敢叫出來。這時候，就是一向瞧不起李得勝的張譜庚，也會感動得下淚。他想不到李得勝能說出這樣漂亮的話，做出這樣文明的擧動；他在疑心鄧司令的靈魂附着在李得勝的身上。不然，

他決不會有這樣意想不到的聰明。假如，眞是這樣，他也祇有服從而已。李得勝開始執行他的的任務。命令弟兄們一致回歸到原防。弟兄們都在他的指揮下，荷槍實彈，等候敵人的襲擊。祇須是爲了抗鬥的準備，無論怎樣命令他們，並沒有一個人反對。

李得勝騎在馬上走過去，許多弟兄們都交頭接耳地指說着。吳國材輕微地拍着一位弟兄的肩膊說：『喂！老鄉！瞧！竟是和鄧司令一樣的威風呢！』

敵寇自經屢次剉折，也漸認識他們的厲害，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了。像他們那種勇敢的抵抗，在敵寇的心目中，無論如何是值得重視的勁敵。鬼子們無時無刻不在考慮對付他們的策略。

幾天之後，山上守衛的弟兄，發見山脚下有一個徒手的鬼子，迅速揮動旗子，操着不自然的中國話，招呼山上守衛的弟兄。他慢慢地從狹窄的山徑爬上來。弟兄們在他從容不迫的形色上充分識透了他的來意。

他聲言有緊要的任務要會見司令。傳令兵把他引到李得勝的面前。

李得勝自從被推爲司令，驟然十分的繁忙。他每天要做不必做的事，要說許多不必說的話。當那個負有使命的鬼子闖進來時，他正在計劃作戰的策略。

『幹嗎？』李得勝乾脆地問。

『司令官閣下！有一件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什麽事？」

「勸你們趕快繳械投降，我們就不再發砲攻擊。」

「滾開！這裏沒有投降你們的人。」

「怎麽？還要反抗？大孤山有後援沒有？能反抗多久？」

「我們活一天，就抵抗一天；活一刻，就抵抗一刻。」

那鬼子簡直沒有什麽話可以打動李得勝的心。

弟兄們看見他，大家喊起來。

「幹了他！幹了他！」

「幹他沒道理，放他走罷。」李得勝說。

過後，他們立即召集重要的會議，討論應付的方法。對於投降誰也不敢公然贊成，但頗有些人以為不降又怎麽辦呢。代表這心理最顯著的人，是張譜庚。

李得勝以司令的名義，正式提議：

「同志們！現在祇有兩條路橫在面前了：降，不降。降，怎樣？不降，又怎樣？」大家都一聲不響，像含蓄無限的苦悶。那時候祇有張譜庚又像有很多的牢騷，急待表白似的，他已經下了決心，就是得不着同伴們的讚助，他要說；甚至說了以後，結果再壞一些，遭遇同伴們一致的反對，他也要說。

他自從到了大孤山，終覺得同伴們實在是傻到絕頂，癡呆到不可理喻。爲什麽把一條生命，白白地餓死在這裏。

『弟兄們！』張譜庚打一個招呼，重着聲音說下去：『中國人大家不愛國，要我們拚命，幹嗎？我們祇有投降！投降！趕快投降！』他說着，怒氣冲冲地坐下來，貓頭鷹似的眼珠，向週圍掃射。

弟兄們未嘗不感動於張譜庚那般爽氣的說話。都覺得就是抵抗下去，決不會有更好的結果，是無可掩蓋的事實。軍用器祇有一天天的減少，絕無增多的可能；糧食更不必說起，現在每天祇能喝一口稀粥，維持最後的命根。時令僅到初冬，溫度已退縮到零下，寒風刺入骨髓。就算敵人不再取攻勢，好像要延長幾天的呼吸，都很不容易。如果，敵人還繼續原有的策略，眞無須拿出全力來了，祇須運用過去千分之一的力量，立刻可以使他們全部殲滅的。投降以後，雖不能担保有利益，但，無論如何總可免於一死。中國那些怕死的人，對於他們一定會原諒。就是激烈的抵抗論者，終於因爲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敵人的砲聲，也未便求全責備的。假定還是抵抗下去，這消息能不能傳給平安地帶的中國人，是疑問。就是給他們知道一點虛僞的事跡，至多不過在茶餘酒後，增添一些話料，發出幾聲輕微的嘆息而已。也許會引起他們滔滔不絕的高論來，說那些頑強抵抗的人，是至死不悟，死無足惜的。張譜庚，以及表同情於他的同伴們，把一切都思索過了。他們對於老張向來不存好感，這一次，却很佩服他有勇敢的胆量說

出這樣的話來。討論的空氣，是意外的鄭重，大家像正在思索的模樣，可沒有一個人附議，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彼此都在觀望着。像這樣緊急的情勢下，祇須有一個人附和張譜庚的建議，就有立即被多數通過的可能的。但大家始終是沉默的。幾分鐘以後，好久不被人注意的沈老大忽然站起來說話了：

「弟兄們！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如果要投降，最初就不必抵抗。弟兄們快死完了，不能因爲我們幾個人，連累了他們，他們沒有屈服，沒有投降，他們都是戰死的。」

沈老大說話的聲音，帶有充分感傷的神氣，他因爲容易觸動沈老二的慘悲的結局，不敢多說下去，但就是這樣簡單的幾句，已足使參加會議的同伴們轉移先入的成見。

接着，那瘡疤還未痊癒的趙錦棠放大了聲音怒吼起來：「他媽的！先把張譜庚幹了他！」

一陣瘋狂的應和：

「幹了他！幹了他！」

一向和他過不去的吳國材，在那時反覺得難爲情似的，祇冷冷地瞧了他一眼。

張譜庚在一致攻擊的目標下，顯出可憐的傻相和窘態。本來，他剛才的意見並沒有說完，祇露出一點端倪，想不到就遭了這樣嚴重的嫉視，將要用對付漢奸的手段對付他似的。他恐怖着，再也不敢繼續發揮他深信不疑的主張。其實，他何嘗願意說出大家不愛聽的話，提出明知大家通不過的建議來呢！他也深深知道那些絕對不肯犧牲的中國人，除了責留別人犧牲，從

死而外，是不會有更多的辦法的。有時候雖然肯破費他們吝嗇的錢袋，拼出幾個錢；或者把吃剩了的糗糧和腐肉等等，像成人欺騙小孩似的鼓勵他們，實際上不過是文飾一些自己的恥辱而已。能這樣，他們也就算犧牲了什麽，雖然說不上犧牲生命。將來，如果聽到大孤山上的亡命人有因事實上的艱難絕對不能支持的一天，他們便好像更有說話的餘地了。那時候，他們定會把過去的浴血苦鬥，一筆勾銷，輕鬆地把亡國奴，漢奸等等現成的帽子——應該是適合於他們自己的，拿來戴在這些亡命人的頭上的。他想到這裏，他那質樸的腦子裏，也會發生這樣一個質樸的觀念來：

「既是大家都願意拚死，還是死了乾脆。」

這件事，在李得勝本無須乎用開會的形式來解決，同志們已經早有定見了。開會，在他僅是對弟兄們的一種試探，最後，他便歸納許多同樣的意見，誠誠懇懇地說了：

「弟兄們！敵人決不會放鬆我們的。向他們投降，正好送給他們甘心，發洩他們的憤恨，他們決不會把我們送到東京去，讓我們好好地休養一會，遊覽島國的風光，看賞五月的櫻花。他們對付我們，至多是把我們押解到前方去，勒迫我們殘殺他們的仇敵——我們的同胞。要不然，他們就是把我們押送到後方去，保護我們的仇敵——他們的走狗。弟兄們，堅定你們的意志罷！再也沒有給我們猶豫不決的時間了。」李得勝說完了話，所有的士兵們都興奮到極度，大家站起來說：

『我們決不投降！』

他們在這樣一個懇切的表示中，要使山脚下的敵寇，知道山頂上還留着知道羞辱的中國軍隊，使他們知道整個的東北，雖然暗無天日；但就在大孤山上，還保留着無限的希望，那不可燬滅的中國的國魂，在東北還有小到不可再小的一部份，留存在大孤山上。就是東北無聲無色，而這一座荒涼的大孤山，還是給這些決不投降的鬥士們的雄心，在黑夜裏放射烈火一般的光。

（四）

××師團爲要燬滅這些殘留在大孤山上的餓兵，也算是化盡氣力了，但從沒有得到過稍可自慰的勝利。每一次進攻，祇是減少了一大批從朝鮮運來的子彈，還有從本國運來的年輕的士兵。不過，山上的森林和岩石，却因爲砲彈的轟炸，燬滅完了。

如果在九一八的遼寧，有這些被同胞們一向認爲不足掛齒的餓兵，在那裏恭候敵人的襲擊，至少，還能使敵寇出乎意外地感覺到一點潛在的力，中國的地下層還能衝出鐵的血流，爆發活躍的火花來的。他們因爲接受無數次毒辣的教訓，已決計放棄那種硬打硬攻的笨法了。現在，他們是利用大包圍政策，圍住大孤山，再用超過十倍以上的兵力，斷絕一切的生路，使餓路可走的餓兵，坐困在大孤山，等待自動地消滅。十月之夜，零下的冷空氣，並沒有冷却那些

壯士們的心。他們看山上的樹木跟季候變換顏色，蒼茫的天空中祇有一羣寒雁啄空歸去，他們還是在山上。

遠遠地從遼東海裏翻起來的寒潮，湮沒了遠近的輪廓。地平線上那些低矮的農村，像浮起在海上的孤島，在大氣中震盪；又像是靜止着不動聲色的嚴肅的面龐。一條直達遼寧的大道上，從前還有許多驢馬運送高粱大荳，現在是沒有了。沿着山的週圍，遍地是紅膏藥似的旗幟，森然的殺氣沸騰着，這情形，給誰瞧見，便立刻會覺得山脚下那種嚴重的佈置，終未免小題大做吧！實在山上的人，並不怕他們再取攻勢，像這樣無聊的包圍政策，反覺得極不痛快。就算一定免不了一死，能夠在未死以前多打死幾個敵寇，也可在臨終時減少一些遺恨。況且，鬼子不是鋼鐵，祇要抵抗的力量是出於他們意外的激烈，也會知難而退的。中國人並不是缺乏勇氣，祇是壓迫得無處顯現。他們能夠從苦戰中得到勝利，必能使柔懦的中國人強壯起來，勇敢起來，一致燃起大舉反攻的烽火的。海在嘯，風在怒吼，血球像火球似的飛躍，中國人都起來了，中國一切的困難，都解救了，中國復生了。像這樣的一種希望，他們是永久在期待着的。他們的掙扎和苦鬥，並不像鬼子們所猜度着的是一種毫無代價的浪費！

鬼子們很知道避免弱點，決不再取攻勢了。爲要保全以僥倖獲得的土地，以及並非戰勝而僅是利用東北軍隊的虛弱心理所盜取的名譽，他們祇有躲避勇敢不怕死的中國軍隊，使他們因缺乏援助和接濟而至於滅亡。

冬天的山頂，冷風從高出海面一千尺的高空括下來，天幕低墜着，厚厚的墨雲，迷蹤着遠近的視線，顯然是將要下雪的徵兆。

他們初來時，古廟中被輜重物件塞滿一屋子，再擠入三百八十個弟兄，好像隨處感覺有人滿之患，連呼吸都受了妨礙。現在，漸漸寬大起來了。

天井裏有一顆梧桐樹，還留有稀疏的枯葉，他們天天望着這顆樹，滿以為到這顆樹變成了光桿，他們也就完了。

往昔日子的過去，因為刻刻在戰鬥中，不覺得緩慢。在戰爭異常激烈時，就是整天得不到一飽，他們依然可以因勝利的歡忭忘記飢寒的壓迫，而以能多殺一個敵寇，來增加決鬥的勇氣的。現在越是休息着無事可做，肚子裏越是需要食物，越是要吃，越是感覺到山風的寒冷。

這時候，比較最担心事的人，倒不是新接事的李司令，也不是一般同命運的弟兄，而是煮飯的火頭軍。

本來，在軍隊裏當火頭軍，是一種無從求得的好差使。火頭軍無須上火線，掘壕溝，搬子彈，做那些富於危險性的工作；可以躲在後方，吃飽，穿暖，逍遙自在，無憂無慮。但在大孤山上祇有當火頭軍最不容易。

當他們初上山的幾天，是隔開一天，吃一頓飯；其餘每天是兩頓粥。多虧接連對鬼子抵抗十幾次，每一次終得要損失幾個，才勉強敷衍過去。山上可吃的東西，已經很少了，其實，就

是大家必然要餓死，這責任也與伙伕們無關。不過，他們看到大家面黃飢瘦的樣子，還要天天抵抗，通宵達旦守住防地和哨崗，沒有片刻安寧，真是太可憐了。每到夜深人寂，風靜無聲時，聽得弟兄們呻吟，他們常被驚醒，從慘淡的月光下，看見許多弟兄，都餓倒在地上，如同一隻將死的羔羊，在他們那種不敢大聲號哭而只有一種嘆息呻吟的表情上，他們已是十分願意敵寇能夠知道這個消息，立刻跑上來輕易地解決了他們，免得再這樣勉強挨延下去了。

有一次，他們曾把剩下的六七匹瘦馬，殺了吃。弟兄們都高興得要發瘋，無不充滿了活氣。

過後，山上可以果腹的東西，祇有一些樹皮和草根了。伙伕們常聽到人家說過吃樹皮草根的故事，但，究竟有沒有人吃過，始終沒有看見。到無可奈何時，終想把那些樹皮剝下來，以及那些青嫩的草根取出來，給弟兄們試試看，究竟是怎麼味兒。

天空正飄落粉似的白雪，弟兄們在冰雪中沒有可以禦寒的軍服；兼之，一個多月以來，從未吃過一頓合適的飯，面上暗褐如鐵，眼皮無力睜開，頰骨凸出，下顎尖得像一個圓椎，就像許多幽靈在白晝出現着。談話也沒有聲音，祇聽到他們時刻在慨嘆，從這慨嘆中可以辨得出並不是對目前的苦況有什麼回想和思索，祇不過是下意識地在飢餓交迫的情形下一種舒展倦怠的表示。

弟兄們雖在這一個月來沒有對敵寇作戰，但，天天是在作戰的狀態中，並不能因爲敵寇的

變更了戰略，就懈怠起來。他們無時無刻不守住自己的陣地，作預備抵抗的姿勢，以防敵寇萬一衝上山來。在山上，他們常是輪流守衛，小心鬼子們的夜襲。因爲過分的疲勞，他們不得不需要有充足的較適宜的食物。可是，他們愈是疲勞，愈不能吃飽。

火伕們爲應付這樣困難的局面，不免要無理由地挨弟兄們的打，他們終疑心這些伙伕把所有的好東西都偷吃完了。前幾天在煮馬肉，一位弟兄有事先跑回來，揭開鍋蓋，祕密把馬肉計數一下，到了會食的時候，弟兄們都到齊了，那個人就提議說：

『我們老是吃不飽肚，一定是火伕做的鬼，我主張當場把鍋蓋揭開來，計數馬肉的數目。我剛才數過了，是一百五十三塊。』

『好罷！』大家一致地贊成。

他們開始計數。結果，不但是沒有少了一塊，而且因爲在煮熟了以後，格外澎漲擴大起來了。弟兄們從此以後，才明白所以吃不飽肚，並不怪火伕，根本是缺少充飢的食物。

但這是損害火頭軍名譽的事，說他們偷馬肉。他們早就下了決心，如果缺少了一塊，情願聽候革去煮飯的職務，因爲這樣的美缺，在平時的軍隊裏，是求之不得的，在此刻他們實在不願意再幹下去。他們氣極了，口口聲聲說：

『決不再幹下去了。』

弟兄們都默默無言地吞咽熱蓬蓬的馬肉，像已得到至大的安慰，就是聽他們說幾句，再也

沒有人發表不應當的意見了。

這事情算是已經平靜地過去。

最近，弟兄們每次回來，營裏從來不再冒烟了。塵積的鍋蓋永遠合攏着，火伕們抱緊肚皮打磕睡，所有的飯具，都在靜止中發出破裂的譏笑。弟兄們都高高興興換了防跑回來，衹得空空地又跑回原防。其實，他們也早知道，就是到了規定的飯時，也用不換着防。不過，終覺得跑回來一趟，也許有一點出於意外的希望，他們並不以爲多此一舉。待發覺終於是絕望時，惱怒使他們要毆打火頭軍，那些伙伕們就在殘酷的拳打脚踢下，勉強偸活着。

假定樹皮，草根眞能果腹，大約再維持幾個月，是不生問題的。

樹皮，草根，這些東西，一點兒養料都沒有，他們想不到把傳說的神話，變成事實。他們不願意吃這些東西，可是，到餓得沒有法子，大家衹好縐攏眉尖像吃藥似的下咽着。

雪還在落，落下來的雪，一點一點堆積起來，憑空又增加了一些山的高度。他們在雪堆裏站着，輪流守夜。有一個晚上，雪停止了，雖然沒有月亮但因爲雪光的反映，似乎還能隱隱辨得出山脚下敵兵的移動。站在前衛的哨崗，是張譜庚。

那一晚，他在充當守衛的哨兵，站在山岡上一個最明顯的處所，僅是利用一塊大岩石當作隱蔽。在地上看不見什麼，除了那些低倭的冬青樹。

『張譚庚！你計數着，山脚下有多少株樹？』後面的同伴低着聲音說。

『一，二，三，三株，三株，』張譜庚勉強撑開睡眼，朦朧似地應答。

『記淸楚些，樹的位置，樹的數目。』站在後面的同伴又繼續提醒他。『假如那些樹在移動，或者你發覺有第四株的時候，你就開槍！』他說完了話，跑了，祇留張譜庚一個人在那裏。夜深，似乎在山脚低倭的叢林後，有個影子在偸偸地移動，樹也像向前移動。

『什麽鬼！』張譜庚驚奇似地疑問自己。

『注意！不能打磕睡。』他一面說，一面算是提醒自己的警號。

『不要動！好嗎？』他對着山脚下那些低倭的叢林說。

『眞滑稽！像有人在山脚下滚，躱在那株倭樹的後面。他似乎就對老子的方向爬上來。』張譜庚自言自語。

『我不是在做夢罷！我多麽疲乏呵！我不如離開了好！但是命令呵！』他的心在動盪不安地幻想。

又隔開兩三點鐘，還沒有人來換班，弟兄們都好像和他開玩笑似的，故意要給他當上，他的眼睛有些昏花起來，折下一根荊棘，刺自己的手臂，用手指擰自己的眼皮，緊咬着牙齦，從一到一百，反來覆去計數。忽的，他用力睁開眼來：又看見山脚下的叢林，他自言自語：

『是眞的三株，三株，眞的。究竟三株還是四株呢？三株，一定的。』

時間夠長久了；夜依然漆黑地籠罩着。他的眼皮重新壓下來了。他用牙齒咬緊自己的舌尖，

『哎喲！我眼花了嗎？』他驚嘆着。『我難道不能認淸楚那些山下的矮樹嗎？牠們的地位，數目，爲什麽都變了呢！』

『牠們是增加一株，四株了，的確是四株了。』

『比以前的大得多，不是低倭的冬青樹了。』

『已經漸漸走近了。』

『注意？什麽鬼！他媽的要給我當上嗎？』

『預備！對準那第四株樹！』

他把眼睛睜得圓圓的，拉上子彈，一個手指預備撥動機關，準對第四株樹，等候牠的來到。

沒有一點風，但，那第四株樹是在隱隱約約地移動。

『呵！他動了，滾上來了。呵！這狡滑的日本鬼！你來罷！老子在這裏撥動槍機等候你，』張譜庚勇敢地自語。

張譜庚說完了話，一刻不浪費似的留意前面敵探的移動。近了，近了，已夠得上目標了，他開放一槍。那敵探握住的第四株樹倒下來了，樹，是他藉以蔭蔽的東西，也是他遮蓋目標的工具。那一槍剛打中他的要害，躺在地上，流着鮮紅的血，四肢抽縮，嘴裏還啣着一把刀，眉毛豎起，眼睛裏要發火似地在打滾，然而，已沒有用處了。幾分鐘以後便四肢殭直，橫躺在雪

地上。

張諧庚因擊中敵探，全營的弟兄對於他都異常的看重，不像以前那般的輕視他了。大家認爲他究竟是老行伍，富於作戰和防守的經驗。一向瞧不起他的吳國材，也走上前去表示敬意，幷且低聲和氣說：

『老張！了不起！大功！大功！』一壁說一壁伸出大拇指在誇耀他的功勳。

老張也頗覺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功勞，心裏暗暗地驕矜，他想起吳國材這傢伙要奪取敵人的那枝手機關，終於沒有奪得，反丟了自家的一根土槍，終覺得是很可笑的故事。他那樣勇敢地擊中了敵探，正是給他一個事實的諷刺。他快活得說不出話來。當吳國材向他恭維時，他冷笑着回答：

『謝謝你！老鄉！少給我幾個嘴巴吧！』

吳國材憤憤不平，受不住張諧庚的奚落，連忙跑到李得勝那裏，請他以司令的名義，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

李得勝很知道他們的用意，當卽溫言勸慰：

『算了吧！老鄉！要打退敵兵，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我們要大家上前，大家拚死。單是一個人上前，許多人落在後面觀望，是絲毫沒有用處的。』

李得勝的話，使吳國材發生深切的感動，他並不以張諧庚的驕矜爲挑動憤怒的原因，他自

覺是比較深明大義的人。

張譜庚由於弟兄們竭誠讚美他，改變了平時瞧不起他的態度，使他極度愉悅，從此想做一個勇敢的兵，再不像過去似的偷生怕死了。

慘淡的陽光，寂寞地行走，光線微弱，決不能消熔山上的積雪，反加增一股凄涼的冷氣，滲進士兵們的心；但大家依舊站在哨崗上，忍受着可怕的飢寒，執行分所應盡的義務，外面的溫度，早就縮到零下冰點了，而堅決祈求勝利的心，正像活躍的火花，反越發向着熾熱的沸點，加速地上昇。

全營的弟兄，祇有張譜庚不像是吃樹皮和草根，他沒有瘦削下去，雄糾糾地站在崗位上，還像是一個新添的生力軍。他的塊頭特別大，身腰又粗，實在是給山脚下的敵人一個好標本，足使敵人不渺視山頂上存留的力量，全依賴他的塊頭和身腰來遮掩缺乏糧食和武器等弱點呢！以前，他們未曾發現張譜庚的重要性，而且認他是一個多餘的人，甚至要分散別人的力量保護他，他還不如乾脆被敵人打死的好。現在，全軍的休戚，幾乎都寄託在他一個人身上。有了他在敵寇面前做標本，才使敵寇不敢生出輕視的心，顯露出營裏的空虛來。

張譜庚老是像石碑似地挺在山崗上。他的雄姿真是不凡，誰見着都要發生敬懼。鬼子們跑過來，跑過去，都向他折轉頭來張望，不敢正眼注視。而他也有一點感覺到自己的重要，很驕傲地看着他們，十分瞧不起他們似的。

他彷彿看見山脚下的鬼子，正在用午膳，有一個年青的鬼子，手裏拿一塊潔白的麵包，調和新鮮的牛奶，坐在草地上斯斯文文吞嚼；又舉起一塊牛排，像是要送給張譜庚似的。張譜庚氣得回過頭來，不好意思地嚥下一口唾沫，驕傲的心使他顯出滿不在乎的神氣。然後，那鬼子又把那塊牛排，慢慢地吃完了，沒精打采地望山巔曬太陽，傲笑得把牙齒都露出來。

山脚下的敵寇，服裝都是嶄新的，武器的鋒利更是不必說，脚上所着的黑皮長統靴，一點雨水都浸不進去，頭上的鋼盔，多麼雄糾糾的可畏，他們所有的東西，無一不是新鮮的，富裕的，絲毫看不出用舊了的或是損壞了的痕跡。

張譜庚接觸到這些形象，再看看自己那副可憐的窮相，無論是怎樣倔強，終不免有一點羞恥，無論是怎樣拿聊以自慰的手段來安慰自己，總不能排除這一種羞恥，身上穿的，雖然也叫作軍服，可是顏色早經褪落，破舊到補了幾十個布綻，已不成其爲軍服了，一件名義稱爲外套的，實際上都給敵寇的炸裂彈手溜彈的破片，無情地撕破了，脚上那雙破草鞋，還是幾個月前奔上大孤山的前夜，老百姓們犒賞給他的，就是當心地穿，究竟因爲是草料，而且山上高亢的氣候，使一根根的草都自動折斷了，到現在如果不是下雪天，他是赤着脚在山上的石子路上走着，跑着，好在脚底下的老皮，已像生鐵一般的硬，除感覺到冷氣逼人，凍得裂開紋痕以外，倒也能勉強忍受。

他並沒有理會到這些，要不是看到山下的敵兵那般豐裕和得意的神氣。其實，最好是不理

會這些，甚至是忘却了這些。

山下的敵寇，忽像碰了鬼似的，大吃一驚地向後倒退，發出一種稀奇古怪的叫聲……

「喲！」

這聲音拖長着足有好幾分鐘。原來是發覺距離張譜庚約有十幾碼遠的一個哨兵，因爲餓，支持不住自己的體重，驟然丟了槍根，躺倒在地上了。他們看見這種現象，下意識地向後倒退，睜着盤子樣的圓眼，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地不知說些什麼。大概他們已經知道山上缺少糧食，餓得不能支持，才會使他們感覺着無限的蒼茫而寄予可憐的同情的吧。……可是這種羞恥的同情，在接受者的一方，是非常心酸的啊……

後來，他又看見弟兄們都餓得發昏，個個把頭低下來，靠在槍根上不斷地呻吟。這悽慘的聲音，假使在他們關切的慈母或愛人的跟前，他們將不知怎樣的傷心？祇須是人類，看他們那種可悲的命運，也決不至於漠視無視的；現在因爲大家所遭遇的是同樣的命運，他們那種淒慘的呻吟，並不覺得包含絲毫可悲的成分，也像平時談話的溫和客氣的聲音一樣，大家都習以爲常了。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是可以勉強摹仿的事。如果再繼續下去，也許會使他們的表情，更加訓練得深刻些，甚至於連同伴的餓死，凍死，被鬼子打死，也不會流淚而哀傷的了。

是一個寒冷的月夜，明淨的天空，如一面拭過的鏡子，慘淡的月光照在雪地上，更覺在靜止中顯出潔淨；沒有風，山上凋枯的樹桿，動也不動，像伸出粗壯的手臂要捕捉什麼似的。因

爲月光的照耀，遠遠的天邊，有着幾顆稀疏的星斗，半夜，月光斜射到古廟的屋脊，從冷瓦裏穿進睡着的士兵們的牀沿。有的便開着眼睛，默默地看屋脊上的月光，慢慢地行走；有的翻來覆去睡不着，在掛念恐怖的結局；有的因爲飢餓得難受，抱緊了肚皮合扑在牀上，發出輕微的嘆息。

新任司令的李得勝常在半夜爬起，祕密在山頂上巡視，看看那些守夜的哨兵的動靜。

山上寂靜得有些怕人，在月光中他看見個個哨兵站在崗位上都緊握槍根，眼睛看着前面，那種在飢餓寒冷的困苦當中所顯出的抵抗精神，幾疑心是雕刻的石像，確乎是超過了人力所能做得到的行爲。李得勝心感地滴下了酸淚。他不願意驚動他們。躲在山頂大樹桿的旁面，預備陪着他們一同站到天亮。

在這般悽慘的寂寞的夜深，他遠遠從離開地平線的那邊，瞧見了一粒星火，若隱若現地閃鑠着。『這就是留給我們的一線希望吧！』他幻想着。『因爲，生命的火花，還沒有全部熄滅呵！』

因爲這，更堅決了他抵抗的心願，雖然是到了無望的絕境，他的心依然是充滿着活躍的火花期待着，熱切地期待着勝利。他深深地相信一過了殘冬，到了明年春天百花齊放的時候，他們這一羣還可打回老家去，看見故鄉的桃花的。李得勝高興得拭乾了眼淚，看看那粒幽靈般的星火，看看山脚下星羅棊布的敵陣，看看山頂上雕像似的站崗的同伴們，都好像是奴隸們復

仇的火燄，在黑暗裏活躍着，他微微地笑了，隨卽抬起頭子，一眼不霎地看着前面，在銀色的月光下，山脚下的一望無際的平原，都淸淸楚楚呈現在眼底，順着視線的所及，隱隱地似乎看見了遼陽的城頭，城頭上飄着異國的旗影，他欣然地叫起來了：

「呵！故鄉！我忘不了的故鄉，明年春天花開時，我們一定可以勝利歸來的。」

（五）

山上颳動的風聲，使李得勝從朦朧中驚起，危坐在崗邊，凝視星光寂滅的黑夜。蓋滿大孤山的冰雪發着裂聲，那無光的白色，一望無際，像是不可計量的喪布。鼻涕從他凍紫了的鼻孔裏淌下來，伴着吐出的水蒸氣凝成冰柱，在他久未修剪的髭鬚上懸掛着，祇須把粗壯的手指輕輕一抹，那發出的釘鐺的聲音，彷彿音樂般的和協。

古廟裏幾十個辛苦的同命人，打着疲乏的鼾聲，那種不容易發出的艱難的呼吸，似乎把室內的空氣溫暖了一些。

輪到値夜的吳國材，在悲風蕭蕭的營門前百無聊賴地踱來踱去，不時回響空洞的皮靴聲。他一隻手插在褲袋裏，一隻手托住一枝擱在肩背上的槍根，冷得把頭縮在聳起的兩隻肩膊裏。他走了幾步又停下來，耳管裏像接觸到斷續的人類的喘息，接着是翻來覆去的高聲的囈語，突然由睡着的弟兄們嘴裏喊出來，老是千篇一律絕無變化的囈語。

『我們多久才能打囘老家呵！』

接着下意識地衝出一陣乾笑，翻一翻身又在抽着響亮的鼾聲了。他們神智恍惚地在做着甜蜜的夢，夢見了故鄉美麗的田園，他們可愛的孩子，在門外嬉戲，年青的妻，做好了飯，等候他們從田莊上歸來，四野是青葱的麥苗，濃郁的花香，小鳥兒在屋後的楊柳樹上歌唱，別來的故鄉，還是和從前一樣，他們又像囘到了久別重逢的故鄉了，那正是春天花開的時節呢！……

『你們還想囘家嗎？我們永不能囘家了！』吳國材悲涼地自語。坐在舖邊的李得勝慌忙囘過頭來，瞧見吳國材倒在雪地上瘦長的影子，在營房的門旁慢慢地移動。

『喂！吳國材！』李得勝高聲叫着。

擦！一個立正的姿式。吳國材跑上前去恭敬地應答。

『司令！是你？

『冷不冷？』

『不冷，一點兒不冷。』

他們瑣碎的談話正在開始時，聽到後面營房裏那些睡不着的弟兄們發出的低微斷續的嘆聲——總是相同的嘆聲：

『冷呵！眞冷呵！』

『冷嗎？才祇有零下二十幾度呢！』李得勝對着那些睡不熟的弟兄們說。他堅決地企圖抵

抗寒冷的襲擊，但，神經依然收縮着，上齒與下齒磔磔地作響。

『才祇有二十幾度嗎？去年我們在皇姑屯，頂多到三十六度呢！』吳國材說。

『說不定今年會更冷些。』

吳國材點了點頭。『但是，會冷到怎樣的程度呢？』他詰問着李得勝。

『也許因爲在山上，溫度表會退縮到無可退縮的地步吧！』

『我們不會延長到那麼久的。讓牠退縮好了。』

『不，我們一定能夠打回老家的，』李得勝說。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呢？』

『明年春天花開的時候。』

『我不信，不信，我決不信。』

『眞的，世界上愛公理的人，都起來講公話了。』

『公話？放屁！公話有什麼用呢！』

『不，不，決不，公話有用處的。』

『公話有什麼用呢！有什麼用呢！』

『吳國材！他們的公話，是從大砲的嘴裏說出來的。你不要心急，再耐性一些，明年總有一個春天的，春天總會開花的。』

『司令！我們永遠不會回家了！他們總是說，快要，快，要……快要，不過老是快要。我們永遠不會回家了。』吳國材非常沉痛地回答。

『祇要熬過冬天，就是春天了，忍痛地期待着，不要失望。』

『失望，也沒有辦法。死，我們是不怕的，怕死的人，就不肯抵抗了。』吳國材說。

『那麽，你還怕什麽呢？世界上祇有不怕死的人最厲害，怕死的人，無論怎樣兇惡，我從來沒有怕過他們。』

『我知道，鬼子們天大不了的事，也不過是要我們的命。不過，單是我們不要命，就有用嗎？』吳國材始終懷疑着。

『你放心罷！中國的同胞，都起來了，中國不會亡，我們死了，他們會替我們報仇的。』李得勝肯定地回答。

他們談話的聲音，像舉行激烈的辯論似的，忘記了那些睡眠的人所需要的安靜，他們都被驚覺，不耐煩地罵出來：

『不要胡說八道，人家要睡覺。他媽的，還有明天呢。』

『不能留到明天再說嗎？』一羣應和的噪聲。

『他們活不到明天的。』有好幾個同伴們在那低聲地咒咀。

李得勝豎起了耳朵，凝神聽那些同伴們的咒咀。他受到這一場無理可辯的教訓，不聲不

響，又跑去睡覺了，因爲他知道這是一件違犯軍軌的舉動，在半夜裏高聲談論。吳國材荷着一枝槍根，沒精打彩地重回到哨崗上。

一切都已靜止，他們預備安息了。

忽的一陣怪聲不知從何而來。最初是唧唎唧唎的聲音，像貓頭鷹在叫；隔一回，便夾雜了金鐵的聲音，喧吼聲，槍聲，砲炸聲……紅光在乳白色的蓋滿雪的山頂閃鑠。

吳國材跑到李得勝前面，作扼要的緊急報告。

全營正在休息的弟兄們，早已聞聲驚起，攜帶所有的軍器，靜候他們長官的命令。

嗒……嗒……啦啦啦……啦啦啦……

密集的槍聲，從山脚下敵方的陣營裏遠遠地傳來。把躲掩在山洞裏的，荒塚裏的野驢，嚇得在山頂上狂奔，放出驚悸的嬰兒似的哭聲。

士兵們在無光的黑夜裏，接受出動的命令，忽忽忙忙準備站隊。有的反穿了褲子；有的把應該套在右脚的破皮鞋，穿在左脚上；有的赤着脚，因爲到處找不到草鞋，有的尋不到皮帶，破爛的軍服鬆散着，任刺骨的冷風刺入毛孔裏；有的把鈕扣套錯了鈕孔，那件糾纏在身上的舊軍服雖然感到極不舒適連重行改穿一下的時間都沒有；有的遺失了軍帽，裸着頭；有的軍帽被人家帶走，當急切找不到的時候，嘴裏嘰咕着不知說些什麽。無邊的黑夜裏，祇見雪是白的，就是把眼睛睜開像牛眼那麽大，決不容易發現到遺失了的被人家帶走了的東西。但，關於軍用品，

武器，槍，刀，甚至是木棍之類，無論是誰，都沒有缺少了一件；不用說是子彈，就是一塊擦槍的破布，都沒有一個人丟掉。

槍聲愈響愈密了，山脚下亂雜的喧嘩聲，把山坡上冰雪的裂聲，雪壓着枯枝的折斷聲，野獸的哭聲，士兵們忽忙的步履聲，全都遮掩着了。半天的火光，早就趕走了漆黑的夜色，那時的山，不是紫色，不是藍色，也不是灰色的，而是顯現着鮮血一般的紅暈。

李得勝坐在營房裏，沉默着不說話，計劃一切，忙於接受前方的報告，傳達緊急的命令。

在這突然的緊急動亂中，所有殘剩的弟兄們，都熱烈地像激流似地冲到戰線上去。打斷了手的，打壞了脚的，餓傷了的，帶殘疾的，甚至是受了重傷立刻就要死的弟兄們，沒有一個不用盡他們最後的氣力，從病牀上瘋狂地奔騰起來。李得勝瘦削的面頰上，長滿了鬍鬚，雙睛烱烱地發光，看那漆黑的夜，聽到弟兄們英勇地喊殺，彷彿另外有個人縈緊了他的耳朵說話；「多勇敢呵！親愛的弟兄們！」他親自感覺到剛才咒咀他的，輕視他的，以及在平時絕對不肯守紀律的弟兄們，是怎樣堅決地奮勇前進，毫不畏縮地執行他的命令。

敵寇彷彿看準他們的弱點，乘機改取猛烈的攻勢。他們好像把時間空擲了似的等待他們自動地潰滅。像這樣漫無把握地延長下去，多麼地使他們感覺不耐煩呵！討厭呵！他們想在這寒冷的深夜，偷偷地襲上山來。

驟雨似的彈粒，密密地打在雪堆裏，像擊中破鼓的聲音，撲落……撲落落，撲落……

弟兄們誰都不肯亂放一粒子彈，就是敵人打中了靠在身旁的弟兄的頭殼，流了一地的鮮血，也決不空放一槍。他們都裝好了剩餘的幾粒子彈，靜候敵人奔上山來。

死風在峯頂上悲鳴，吹起積雪在空曠中向前刮去，似乎在尋找安身的歸宿。淒涼的夜，顫慄的夜，鬼魅和妖怪的夜，混和了風的悲音，遠遠的大砲隆隆聲，充分暴露了鬪爭的恐怖。

那時的李得勝，祇見他從火光照耀着的雪堆裏，握緊指揮刀，指揮作戰的士兵們，扼守峯頂的要點。

「開火！開火！開火！」

他在發出緊急的出擊令。弟兄們都準對發光的方向，放射，放射，拚命放射。同時，淒涼悲壯的號呼，搖撼久經寂寞的山谷發出震天的共鳴。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肯退縮在後面。那瘡口永不會合攏的趙錦堂，也加入在鬥爭的隊伍裏，嘶喊着，活躍着，過分的激動，使心臟受了特別的打擊，瘡口湧出血流，一具負傷的瘦弱的軀體，便跟隨他最後呼號的餘音，突然地倒斃在雪堆裏。

弟兄們並沒有關心到一二個人的死亡，祇是衝過去，衝過去，甚至就在趙錦堂的屍身上衝過去。

那些存有一種試探心理的敵寇，料不到山頂上的殘兵，依然是這樣發揮不可輕視的威力，

無限的驚奇和畏懼，使他們不得不停止攻擊，趕快退避到原有的陣地。雖然，他們真不耐煩再等待下去了；但，爲要減少先前那種得不償失的犧牲，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山脚下的槍聲，漸漸稀疏，急待衝殺過去的弟兄們，看見敵方逐漸鬆懈下來，都感覺非常的乏味。

『他媽的！不要命的上來呵！』

在黑夜中，他們辨出首先發出這粗大的聲音的，有些像張譜庚；於是，所有活着的弟兄們，都同聲叫起來：

『他媽的！不要命的趕快上來呵！』

但是，山脚已止息喧嘩的聲音，一切靜穆着。祇有一大股夾雜火藥味的煙霧，籠罩冰雪封滿的大孤山。

刺骨的冷風還是在峯頂上怒吼，弟兄們都三五個，七八個一羣，團做一團，像被大風拔起來似的。他們都把領子拉到耳邊，然再也抵不住大雪以後的寒威。

雪花隨風勢飛舞，撲向軍服上，撲向面頰上，撲向眉宇上，強迫他們常常伸手往上抹掃，李得勝把大部分的弟兄命令吳國材率領着蹲伏在寒冷的雪山，靜悄悄地等候那些伺隙而動的鬼子們再來冒一次險接受一次意想不到的打擊。 他領着張譜庚沈老大約莫有十幾個人 重回到營房，協同留守的弟兄們看管先前捕捉的俘虜。

當他們重回到營房，那些看守俘虜的弟兄都圍坐在一堆燒剩的火灰旁，把頭擱在彎屈的膝蓋上，有的用雙手掩蔽了臉，有的從乏力的眼睛裏露出做夢一般的表情凝視漆黑的夜。

他們的手麻木了，裂開了，運用飛快的步伐，跑向快要熄滅的火堆。他們溫暖起來，耳朵發熱，心在跳，週身又感到增添無限的活氣。他們覺得比留在山頂上守夜的弟兄們好得多了。

他們就憂那一羣山頂上的弟兄在這樣的寒冷中守到破曉，真不知還有幾個能保留活命。

『誰叫我們到這裏來，挨餓，受凍。』有個人像孩子氣地發出這樣的疑問。

『不是我，也不是你。』另外一個不加思索地應答。

『什麼人？』張譜庚搶着問。

『戰爭。』沈老大說：『戰爭，是魔鬼降下來的災難，是燒燬一切的野火，是掃蕩一切的洪水，是踐踏一切的猛獸。』他又理知地解釋了一遍。

『是的，尤其是鬼子們所發動的戰爭。』李得勝重重地補足了一句。

『鬼子們就是魔鬼！』原發問的那個人說着，他低下頭去想再吹燃那堆火，但是徒然。

『我們要肅清魔鬼，使魔鬼的命運，比我們的更壞。』沈老大慨然嘆息，並且爲了特別想加強他們復仇的火燄，用力吹着快要熄滅的火花。

張譜庚一眼不霎地看着那般年輕的俘虜。

『我可憐這些俘虜。』

『可憐？』幾個含着敵意的弟兄同聲叫出來。『可憐這些外國狗？』

『我可憐他們很年輕而遠離了家鄉。』

『我們呢，我們是在那裏呢？』

『我們依舊站在本國的土地上。』

『呸！你在做夢呵！你的家鄉在那裏呢？』

『因爲我們此刻究竟還停在大孤山上呢！』張譜庚硬強地回答。

『我們此刻還停在這裏不就是因爲他們嗎？』一致地反詰着。張譜庚沒有適當的話可以應答了。大家靜默着，祇在設想如何溫暖自己的方法，但，沒有法子可以使他們溫暖，除了重行撥燃那堆火。

『張譜庚！設法弄些柴來，不然，我們等不及天亮就要凍死了。』有一個弟兄命令似的提議。

『到那裏去弄柴？左近的枯樹早給我們砍光了。夜這麼黑。』張譜庚不願承當這件重要的差使。

『不黑，雪是白的。』那個人說。

『不，因爲你氣力大，胆大，你能幫我們大家的忙。』另外站在火堆那邊的士兵裝做激動他的神氣，竭力恭維他。

『我找不到柴。柴已經砍光了。』張譜庚斬截地拒絕。

『張譜庚！你的脚最矯健，一定找得到柴。你是我們大家的救星。』那個人再三地慫恿。

李得勝聽得嘍嘍地發笑，沒精打彩地說；『張譜庚！假若你的父親見你能這樣受着弟兄們的愛戴，他老人家必然很可驕傲呢！』，

『謝謝司令！我祝望他在墳墓裏好好安息。……他活的時候很幸福，有許多孩兒圍繞着他，唱歌，拍球。他高興得摘自己的鬍子。』

『那些孩子們呢？』

張譜庚聳了聳肩膊說：

『那祇有殘暴的敵人知道，……那些孩子們。』

『快去弄些柴來罷，要不然，我們活不到天亮的。』李得勝急切地敦促。

『好罷！司令我去弄柴，我就去。』張譜庚迅速地承認。

他挾着槍根，束緊褲帶，振作一下疲乏的精神，衝出營房，寒風依然死命地吹，山頂上除了無邊的白色以外，無論怎樣找不出一些東西可以當作生火的柴。他不顧一切地向前衝，非常艱辛地走。他不論如何的艱難，定要弄些柴來，安慰那些凍得要死的同伴們。『但，到那裏去弄柴呢？』他自言自語。

回過頭來，祇有一座荒涼的古刹，兀立在峯頂上如同一隻龐大的怪獸，張着口要吞併什麼

似的。遠遠的那些站在雪堆裏的弟兄們，被白色的雪光反映着，呈露出點點黑影子。當他幾乎被他們覺察的時候，却絲毫的舉動都沒有。也許已經凍死了吧！連人類應有的知覺都沒有了吧！他在想。但是，他決不想營援他們，因爲他一心要弄到可以生火的柴。他不相信在這荒蕪的大孤山上，竟連一根生火的柴都沒有。

他死命地找着，睜開朦朧的眼穿梭一般在雪地上掃射，踝骨滑進深深的雪堆裏去，企圖接觸到枯樹和木柴一類的東西。可是那雙凍得完全失去知覺的脚，什麽東西都辨別不出來的。他雄心不死還是死命地滑進去，他被陷入冰雪的重圍裏，僵硬得不能動彈，爬上來，又滑進去，有好幾十次。他的心冷了。冰雪倒像有知覺似的，千方百計阻礙他的活動。最後，他終於死命地掙扎起來了。他向四周一瞧，一點東西也沒有，祇有一座古刹，遠遠地許多守夜的弟兄們被白雪襯托的黑影。他有些心悸，也許會遭遇十分不吉利的事故吧——他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在戰爭的黑夜。

忽然，他停住了，脚尖上彷彿觸到一大塊堅硬的東西，痛得幾乎昏暈過去。他疑心是墳墓上的祭檯，不，就是一塊風化的岩石，他低下身去，竭力撥開了積雪，用手撫摸着像是一塊棺材板。

「柴……柴……柴！」他驚絕地喊叫起來。

他繼續撥着雪，在脚跟旁果然顯出一個低低的遠古墳塋——一個被遺忘了的墳塋，給飢餓

的野獸爬開了，屍骨狼藉了一地。他可憐那埋在墳塋裏的人類的兒子；但，他又記掛着那些不生火立刻就要凍死的同伴。他們不是需要柴嗎？他不是急切要找柴嗎？

他凝呆地站立了一刻，注視剛才吃盡辛苦所發見的墳塋，他不忍把棺材板一齊拆走，而又不願離開。

「死的死了，被野獸吞食了的屍身，反正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那些勇敢的保衛國家而和敵人苦鬥的弟兄們，是不應該活活地凍死的。」他在對着被野獸爬開的墳塋自言自語。

他相信如果那死者能突然地活起來，一定會慷慨地明白告訴他說：

「趕快把棺材板一齊掘了走，溫暖那些保護國家的人們吧——那些勇敢的快要凍死的人們。」

張譜庚決定要動手了，咬緊牙齦，做一個兇猛的姿勢，跳到野獸爪開的墳洞裏去，用盡所有的氣力把那些一塊一塊的棺材從冰雪凍堅了的泥土中拔出來。棺材板像一根生根的樹那麼的堅強，像敵人死命要保護陣地似的抗拒着；但，無論如何牠逢到了一個能克服牠的仇敵了。一霎那的時間，他像綑縛俘虜似的都收拾完了。他從光滑的雪地上立刻倒拖着走。他的眼睛經過極度的奮鬥而有些朦朧，喘着氣，呼吸感到緊促，風聲在四周呼嘯，並且帶起針刺般的碎冰打擊他的腦殼。

屋子裏火已熄滅，連火星都沒有了。他們都圍攏熄滅了的火爐像一座倒塌的土牆。

『杭育！杭育！』

他們聽到一種負重的聲音，張諧庚來了，拖着沈重的黑漆漆的東西。

『柴！柴！』

一陣狂歡從每隻凍硬了的嘴殼裏叫出來，聲音抖抖地不自然地從喜悅到極度的丹田裏衝出來。大家立刻站起，祝賀張諧庚的凱旋。

張諧庚眞又像身臨戰陣似的，一路上和冰，雪，北風死命地交戰，和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交戰，現在，他終於得勝歸來了，每個凍得要死的弟兄們瘋狂地鼓掌，連俘虜們都向他行舉目的敬禮，弟兄們好久沒有機會溫習幾被忘却了的軍歌，——活躍的火花，又沙沙的從他們凍得不靈便的播音器裏唱起的了。

啊！整個的地球變成冰塊了！
人類的良心一齊死滅了！
快燃起啊！熾烈的活躍的火花！
燒毀魔鬼佔據的寶座。
上前去！勇敢的弟兄們！
進攻的信號冒出烽烟了。
高擎着我們的國旗，

把驕傲的勝利者擇倒。
如果我們的刼運已經來到，
我們的屍體堆積如山有什麼要緊呢！
快燃起熾烈的活躍的火花！
要把我們的國旗豎立在屍體的上面呵！

……………………

沙沙的歌唱的餘韻，還在空氣中抖動，接着是一陣瘋狂的掌聲。

『張譜庚弄着柴來了！』

『柴！柴！柴！』

『趕快燃起來！』

『凍死了！』

在他們夾雜的談話中，都充滿生的活力，生的希冀，生命的火花，又在活躍地跳動。

疲乏透了的張譜庚運用最後的氣力跨進了營門 ，像急於要在弟兄們面前表示不虛此行似的。

『是許多塊黑漆漆的木板，』沈老大第一個發見，他不高聲說話，嘴裏喃喃着。

張譜庚慢慢把棺材板運到熄滅的火堆旁。

「棺材板！棺材板！」沈老大這才叫出來。

弟兄們都像考證古物似的擁上來考驗。

「棺材板！眞的棺材板！」一齊叫起來，表示非常的失望。

「是不是鄧司令的？不，不是，鄧司令是雪白的薄板。」

「罪過！罪過」

「爲什麽把棺材板拿來！」

他們都在埋怨張譜庚，認爲就是眞的凍死，這東西不應該拿來烤火。

張譜庚手托着下顎，坐在石板上，氣得說不出話。

「不過，這東西也可以燒的。」後來，靠着牆壁的那位弟兄這樣說。

沈老大以爲燒這東西，實在對不住死者。

「他媽的，死了的人，那裏會知道活人在這裏受罪呵：」張譜庚憤慨極了，他說出這樣的話，算是對沈老大一種報復，爲着他首先發覺是棺材板。

「現在活着的人，也不會知道我們在這裏受罪呢！」沈老大也像發氣似地回答着。

「不必鬧開氣了，死和活於我們有多少區別呢？點起火來燒呵！」那凍得忍不住的人突然地喊出來。

於是，他們在燃燒棺材板，那年久的棺木，很容易着火，火燄蛇舌頭似的吞吐着，大家感

覺到一個溫暖的舒適，血液加速循環，成千成萬的蟣蝨蠕動起來，週身痳癢起來，，他們都趁着熊熊的烈火，把衣服脫下來，蝨剝蝨剝地舉行肅清的工作。

像這種不容易獲得的舒適，使他們不約而同地興奮着說：『他媽的，明兒殺鬼子，也同殺蝨子一樣。』

『不能有一些東西可以吃吃嗎？』有個人不知趣的問着。

『能有一點吃的東西，那就更好了。』有人在附和。

但，這是明知不能實現的；所以大家並不怎麼理會。

許多人中，祇有李得勝一個人聯念到那些還在山頂上工作着的弟兄們。他縐攏苦悶的眉頭說：『此刻站在雪堆裏的弟兄們，不知凍到怎麼樣了？』

『我們應該換防了。』沈老大說着，獨自跑到門外去探望。

『何不等到天亮再說呢！』多數人都是這樣的主張。

那時候，山脚下的敵人，竟不再攻擊了，周圍寂得一點聲息都沒有。

在這樣死寂的空氣裏，東方已經破曉。

棺材板也快燒完了，火灰中祇留些燒殘的微溫，他們懶洋洋地站起，開始換防，屢屢回頭留着那堆燒殘的火灰，寄托無限的留戀與惜別。

那些在山上守候通宵的弟兄們，早已凍餓得倒在雪堆裏不能動彈了。他們因爲沒有接受到

命令無法自由地換防，就這樣不聲不響地凍斃在雪堆裏了。祇有吳國材還留着最後一口氣，十分勉強苟延着最後的一口氣。

躺在山上的屍骸，被冷風打起的雪花壓抑着，如同海水沖激到岸邊的死鹹魚一樣。薄薄的衣衫給北風揭開，露出根根的久經凍餒的瘦骨，本來是很熟悉的面龐，他們都不相識了。而每個人所攜帶的一根槍，還是死命地握緊着沒有放手。

吳國材發出最後的悲鳴，眼睛睜得特別大，他感覺到責任未了，還不能死，還應該活下去。期待着有能承繼他的責任的人。

弟兄們悲感地圍繞着吳國材。希望他無論如何不能死，他眼不轉睛地望望弟兄們，他祇說出一句話：

「你們來得太遲了！」

（六）

吳國材最後的一句話，刻在活着的弟兄們的心坎裏，誰都感覺非常的難受。

在屢次苦悶的掙扎中，弟兄們快要犧牲完了。現在連俘虜在內，還祇剩得幾十個人。而又因為過分的寒冷，常要挨餓，透頂的勞苦，使他們都離死不遠，愈益縮短了能夠生存的時刻。

反正，一切都完了，至多，也不過是幾天以內的事。他們極願意把這些消息最好讓敵人知

道，樂得使他們節省一些子彈，再也不必小題大做了。雖然，敵方成千成萬的子彈的獲得，並沒有用去很多的氣力；但，那些造子彈的工人們的辛苦，他們也總應該稍微體惜的吧！

「你們來得太遲了！」吳國材臨死的那句話，誠然是使他們十分傷心的。其實，就是來得更早一些，又怎麼樣呢！

李得勝為了那句話，不只是對於還活着的弟兄們，責罵了多少次，甚至要把主張延待到天亮再去換防的弟兄，作為違抗軍令的要犯，推出去槍斃。可是，當他一想到在幾天之內就可以看得見的悲哀的結局，也就聽其自然不加深究了。並且，當他們發覺到躺在雪地上的纍纍的屍骸，誰都不會表示特異之感的。

從前他們在故鄉做莊稼伙，在工廠裏作苦工，以及在瀋陽××公館當馬弁的時候，那種平靜優裕的生活，使他們多麼地愛憐自己的生命啊！就是，割破了一個指頭，流着涓涓的鮮血，也會使他們大驚小怪的。後來，被人家趕出了自己的家園，被趕到日暮途窮的大孤山上，他們已漸漸地不覺得生命的重要了。但，在初來的時候，總疑心中國的同胞們，決不至於讓他們在敵人的鐵蹄之下輾轉哀號，而仍舊是醉生夢死視若無睹的；所以還不免要想出種種的方法，用求死的手段去求生，和敵人們反來覆去地苦鬥，睜開了眼睛，期待出血來，還是如癡如狂地期待着。他們相信祇要能夠不死於敵人的砲火，總能得救的；不但他們，就是已失去的國土，也未嘗沒有收回的一天。因此，他們對於那些在戰爭中損失了的弟兄，常常觸動了傷悲的同情，

有的。

滴下痛心的酸淚。現在呢，他們知道一切都完了。那些打死的，餓死的遺屍，無論怎麽可憐，再也不能使他們感動得下淚了。他們看到那些犧牲者，簡直如若無事，連一點面部的表情都沒有的。

『死的死了，總不能聽他們在雪堆裏腐爛吧！』有一個弟兄這樣說。

『誰有氣力葬埋他們呢？』另外的一個不經意地囘答。

『倒在雪堆裏，總不成體統。』

『讓他們給野獸拖去好了，誰叫他們死在外國的土地上呢！』

他們彼此的談話，還在繼續的時候，李得勝的命令傳來了。說是：要把這些凍死的弟兄們從速葬埋，免得給敵人發見了破綻，這不是替死人着想，完全是爲活人打算的。

弟兄們都哄然大笑起來。異口同聲地說：

『唉！可憐的李司令！還要爲我們打算什麽呢？』

但，他們還是照例執行着命令不敢違抗。他們都應用挖掘壕溝的器具挖掘葬埋死骸的墓穴。假定在平時，像這樣草草了事的一個墓穴，本用不了費多大的周折。現在因爲山頂上積滿五尺許深的雪，比較不容易動手，稍微挖淺一些，便給融化了的雪水滲進去，像新下過雨一樣；挖深一些，而那堅硬的山土更難於用力，一個墓穴的做成，他們都覺得夠受了。

他們是有組織地進行着葬埋的工作。把那些凍斃的骼骼的死骸，像臥倒預備放似的排列在

墓穴裏，從最下層逐漸堆積上來。有些人站在墓穴的旁邊準備遮蓋沙土，有些人在忙碌着搬運死骸。他們把打斷的臂膊，腿肚，身體的上半截或下半截……祇要是屬於人體的東西，都部分地集攏來用營帳包裹着運到墓穴裏去。

那些完整的死骸——昨夜凍斃了的死骸，面上都現出鐵青的氣色，暴露着死之莊嚴，因爲肌肉貼近積雪，吸收了充分的水分的緣故，都已開始腐爛，軟得同海棉一樣。多虧在冬天，並沒有發出十分難耐的奇臭。

那時候，張譜庚和沈老大也在雪堆裏四處波奔尋找死骸。後來，他們發現到一具還保留一線呼吸的士兵，扛到墓穴旁邊，正想一併拋下去了。立刻被從事葬理的弟兄們發覺，把他暫時在旁邊擺一擺；但，因爲過於勞動，胸口冲出一陣殷血，頓時氣絕。他們就毫不費力地把他向墓穴裏拋。

墓穴已經塞滿了，他們在忙着做掩蓋的工作。在這時候，張譜庚又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扛來一具死骸，堅決要投入墓穴裏去，弟兄們都一致地拒絕，表示萬難通融的神氣說：

『塞不進去了！老鄉！』

張譜庚不問理由，把那具扛在肩上頗覺得有些吃力的死屍，擲在他們的面前便走開了。

衰冬的陽光，映在那些工作者的面頰上，乏力無色，眼睛都凹陷下去，圍了一層黑圈，朔風梳弄他們枯草般的頭髮，愈益顯出髑髏的模樣了。他們一面工作着，一面預測自己的命運，

還不如在有一口氣的時候，把葬埋自己的墓穴提前掘好。

工作已經完畢，他們都急切需要食物。他們好久沒有逢到一樣可吃的東西了，而工作是極度緊重，一刻沒有停止的可能。

山上是明知絕望的，但，也許有出於萬一的僥倖。他們主張整着隊，一致行動，向營部去請願，看他們的李司令如何答覆？將拿出什麽東西來敷衍他們。

主張就這樣乾脆地決定了。大家公推張譜庚做代表。他義不容辭地承受着，率領十幾個受凍挨餓的同伴從雪堆裏一滑一步走到營部的門前。大家嘴裏不三不四地亂嚷着：

『餓壞了！』

『拿東西來吃呵！』

『難道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嗎？』

『把火伕拖出來！他究竟幹的是什麽？』

外面嘈嘈雜雜的聲音，逼迫李得勝祇好走出來，從他們緊張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們是十分饑餓才至於此的。像這種不守軍規的舉動，自從到了大孤山以來，從來沒有過。其實，這在李得勝自己，也是一樣的無辦法。那時候，要李得勝設法出好東西來吃，無寧是要他的命。弟兄們雖知道這一點，但是不會原諒的。

『既然一無辦法，爲什麽不投降？』張譜庚固執着先前的理由質問李得勝。

可是，他們都不贊成他拿出這種牽强的理由來質問李得勝，尤其是沈老大。

『張譜庚！不要說這些話。這是最無恥最下賤的理由。』沈老大重着聲音叫出來。

同伴們一致地應和着：

『取消他的資格，滾他媽的蛋！』

『投降不至於餓死呢。』張譜庚壓低了聲音說。

『我們甯可餓死，決不投降。』沈老大像發怒似地回答。

他們幾乎自已內訌起來。

『唉！弟兄們！是我連累了你們，請你們殺死我罷！殺死了吃，吃飽了肚，殺敵人去。』

李得勝沉痛地說着，噴出一口鮮血，像中風似的暈倒了。

弟兄們都奮不顧生地擁上去救護。淚珠點點，像融化的雪水般滴落他身上。

湃的一聲，突然從營房的後面傳來，大家驟吃一驚，把正在喧嘩的聲音，立刻停止。一會兒，跑出一個看管俘虜的弟兄向大家報告：

『火伕自殺了！』

他們像沒有聽到這報告似地在施行救護李得勝的工作。但，這就算他們一場請願的僅有的結果了，他們依舊是在饑餓着，工作着。

火伕畢竟是見機，他自已知道窮於應付提早把自已結束了。如果再勉强拖延幾天，決想不

出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安慰餓餓的弟兄們的。自從火伕自殺了以後，那些弟兄們就甘心聽候死神的發落，不願再有什麼舉動了。

一個冷酷的大雪之夜，淒涼的風帶着棉花般的雪片從灰白的天空中降落到山頂上。落罷！索性盡量地落罷！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了。他們都這樣想。

孤聳的高峯，沉默的大地、冰凍的河流，狂嘯的海洋，一切的一切盡在死滅中，太陽也死滅了，好像此後永不會再生。

許多同命人都盡可能地團結一起。在他們鐵青的面上，充分現出死的悸動，軀幹緊靠着軀幹，肉體貼近着肉體，企圖彼此交換一點暖熱。但，因爲營養早經缺乏，血液的循環亦已停止，就是人體上疊架着人體，依然是抗不過饑寒的壓迫的。

他們疲頹無力地坐起來，時常睜大豬血似的眼珠，朦朧地互相瞧着同伴們的死相，那種勉強遷延呼吸，手足拘攣；顴骨突起的慘狀，誰都是一樣地在表現着生命的最後節奏。這情形雖然使他們感覺到深深的悲感而至於滴下了最後的血淚；可是，正因爲大家都是一樣都是在最後的霎那間，把生命的頁數，飛快地撕過去，就是痛得心碎腸斷，也沒有一個人叫苦。

那時候的營部，淸淸冷冷，淒淒切切，原舊是一座荒涼的古剎。天井裏那株梧桐樹，不但葉已盡落，連根幹也早被砍斷，烤了火了。屋子裏除了還留幾個靜待畢命的殘兵和俘虜以外，空空洞洞，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一種森然的鬼氣，比坟墓裏還要沉悶的死氣籠罩四週。

弟兄們都先先後後倒下來，有的緊抱着槍根，合扑在雪堆裏；有的，把腦袋無力地枕在手臂上，舌頭儘可能伸長着；有的，因爲突然地躺下，把面部剌在鋒利的樹根上，還在流着殷色的死血：有的，脚跟和脚跟疊起，仰臥着正視模糊的天空；有的，拳曲着身體像打斃的野獸似的死在雪堆裏，嘴裏流着珍珠樣的水泡……但是，他們的眼睛始終沒有合攏，依然死盯住前面，期待着有能援救他們的人。

大孤山在無風的雪夜裏，寂寂地死滅了，山上一點聲息都沒有。祇有李得勝還留着最後的一口氣，抱住了自已的國旗，伏在雪地上痛苦地呻吟。

自從九月上山，到了冬天的盡頭，敵人的計劃，終算完全實現了，他們都大着胆子走上山來。

李得勝猶鼓足最後的餘勇，厲聲痛罵，眼睛裏依然爆發復仇的火花。

敵人不慌不忙，對準他的前腦，遊戲似地補上一槍，他不能再罵了，但，自已的國旗還是握緊着始終沒有放手。

敵人檢點山上的遺屍，把凍斃了的俘虜，裝在麻袋，預備歸葬到自已的國土。他們永遠在山上。那些未及埋葬的屍身，在雪堆裏反映紅裏翻白的白光，敵人無意識地把裝好刺刀的槍尖撥一下，發覺他們身上穿着的，還是夏天的制服。

（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83327·1)

湖濱秋色一冊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王平陵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